國聞周報

第十三卷 第四十四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九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全國新書彙刊

（第廿四週民國廿五年十一月四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曾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査。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本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査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總類學術

墨經校釋	梁啓超著	三角五分
古書眞僞及其年代	梁啓超著	三角五分
德育鑑	梁啓超著	三角
荀子柬釋	梁啓雄著	三元五角
先秦諸子學說	胡耐安著	四角

哲學

綜合邏輯	林仲達編	九角
扎拉圖特拉如是說	蕭贛譯	一元四角

社會科學

中國婦女問題	杜君慧著	一角五分
世界學生怎樣援助中國學生	韓立生譯	二角

政治

政治學綱要	劉宇光編	特價二角

經濟

中外經濟關係	外交評論社編	四角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第四卷第一本	陶孟和編	四角
政治經濟學	區克宣譯	四角
世界經濟恐慌	蕭日宸著	一角五分
農業信用概論	趙鼎元譯	八角
中國財政問題	蔣靜一著	四角五分

教育

國防教育與各科教學	汪懋祖等著	四角五分
各國教育新趨勢	莊澤宣、[illegible]啓昌編	六角
文納特卡新教學法		七角
教育播音講演集（一）	教育部編	八角

法律

中國民法親屬論	胡長清著	精三元平二元

戰爭

世界海軍軍備	歐[illegible]	七角

自然科學

生物學要覽	王儒林編	四角五分
應用氣象學	楊國[illegible][illegible]	六角
奧氏初等微積分學	張方[illegible][illegible]	二元二角

語文學

日文自修講座第三冊	張我軍編	一元

應用技術

性(醫類)	郭豫育等譯	二角
日常用水問題	孫雲蘼著	二角
纖維素化學工業	佘颯聲編	六角
保險從業須知	管懷琮編	三角五分

文藝論著

近古文學概論	徐嘉瑞著	七角
詩與眞(二集)	梁宗岱著	五角
構圖法示例	陳影梅著	三角

小說

曼陀羅集	陳白塵著	三角五分
佳人奇遇	梁啓超著	六角
永久的女性	葉靈鳳著	特價四角
恭勇者	金溟若譯	三角五分
騎馬而去的婦人	唐錫如譯	五角
于是沒有笑的	夏征農等譯	六角五分

小品散文

鵲吻集	烏一蝶著	二角五分

詩詞

高僧山居詩續編	儀盦居士輯	二角五分

史地

中國正史編纂法	蕭允輝著	一角五分
國史研究之篇	梁啓超著	九角五分
巴黎公社(歷史叢書)	風沙編輯	一角四分
悼魯迅	倉夫著	二角八分
管子傳	梁啓超著	二角五分
厲樊榭年譜	陸謙祉編	四角
賽金花外傳	曾繁編	二角五分
威廉退爾	項子龢譯	三角
緬甸鳥瞰	張正藩著	四角
新大陸遊記節錄	梁啓超著	六角
檳榔嶼開闢史	顧因明等譯	四角五分

兒童讀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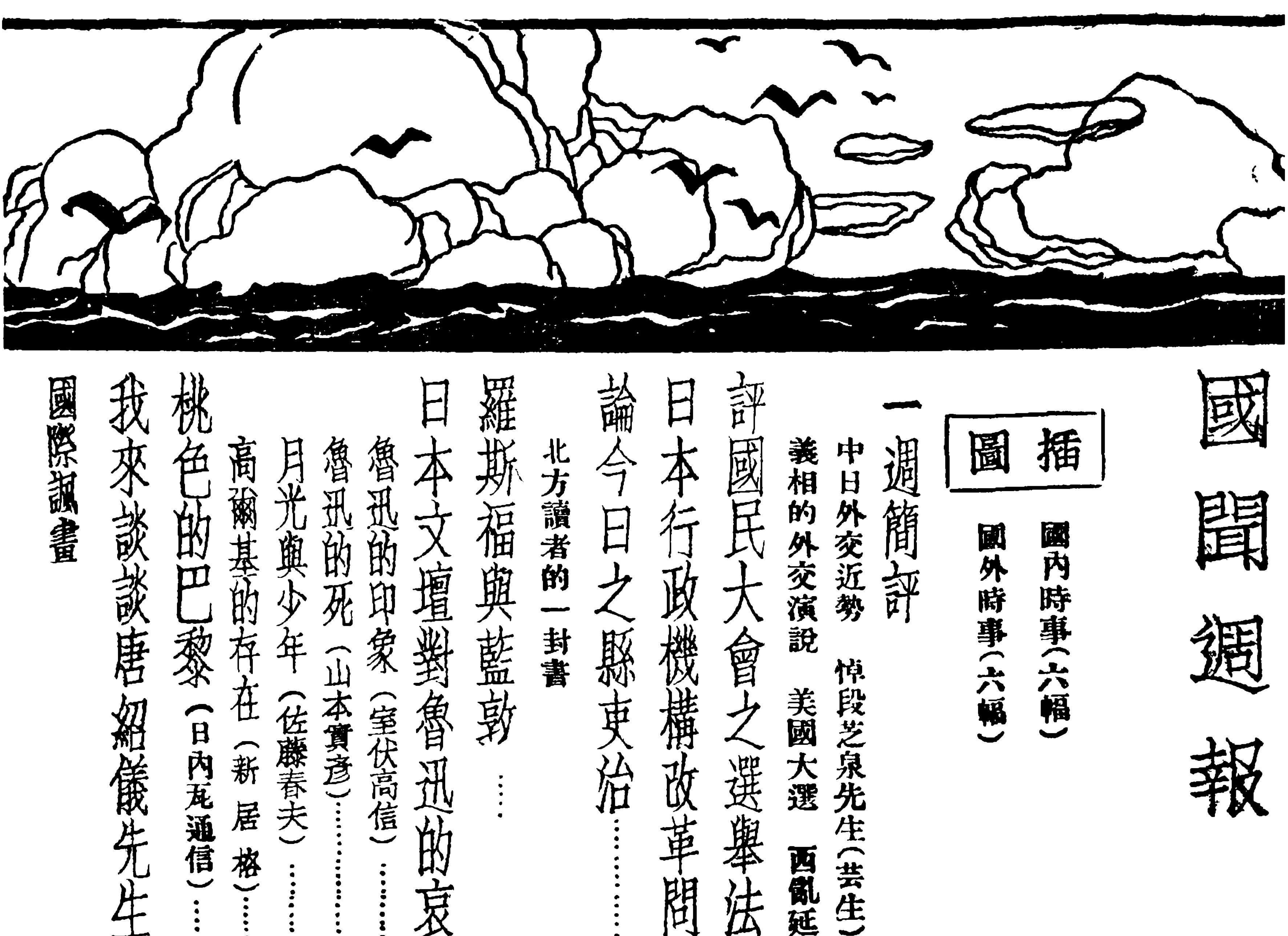
國難的故事	施瑛著	三角五分
到自然界去	萬以咸編	二角

讀者們：

諸君選購書籍，如欲免除種種困難並減省耗費，若惠顧 大公報代辦部，則一切可以如意。大公報代辦部爲優待本報讀者，所售各種書籍，非減低折扣；實價悉較市上爲廉，因其目的祇在爲社會服務，營業利益，均所注意也。

大公報代辦部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電話九一五七二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四十四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十一月九日出版

插圖





中日外交近勢

中日外交，這一週無發展。

上月二十六日張川越六次會見後，迄本欄截稿時（十一月三日晚）尚無續談確期。日領須磨於上月三十一日歸返南京，携有東京新訓令。川越根據須磨携來的新訓令，召集文武館員，作縝密的研究。三日午後須磨訪我高宗武司長，長談三小時餘，作張川越七次會見的預備折衝。據悉雙方意見，猶未一致，或尚須作二三次預備交涉，然後再由張川越正式會談。故距大勢之分曉，尚有相當距離。

至於交涉的內容，大致完全集中於所謂「共同防共」問題。這一個問題，關係我們國家的獨立立場甚大，簡直不能考慮。據聞迄張川越六次會談時止，我方並未讓步。我們希望政府堅持不動搖的態度，勿失國家獨立立場。

此次交涉，迄現今爲止，日方的態度頗甚愼重。須磨歸任後對人表示，謂中日交涉絕不至決裂。日方消息，甚至有謂交涉即將解決者，那未免樂觀太早吧。

悼段芝泉先生

段芝泉先生久患胃疾，近以憂憤國事，夙疾增劇，竟於本月二日晚八時四十五分逝世於上海。民國偉人，又弱一個！

段先生對於中華民國的關係之大，爲孫中山先生及袁項城以外之第一人。先生於民國有兩大功勳一爲民六之參加歐戰，二爲同年之馬廠起義。參戰之役，先生力排衆議，勇毅決斷，使中國國際地位增高，開華盛頓會議以來十年外交無事之局面；而馬廠之役，再造民國，厥功尤偉。先生數度柄政，雖治績不及殊勳，而功遠超於過。先生自民國十五年卸任執政以來，不復問政，二十二年當華北局面危疑震撼之際，翩然南下，摒絕陰險家之覬覦，其高風亮節，尤邀國人澈感。

先生南來後，夙疾日深，而關懷國事，熱情不減。據家人言，近在沈疴中，每日猶索閱報章，於北方之事尤致憤慨。今國家方在與亡線上，失此元勳，國人當不勝悲戚之感矣！（芸生）

義相的外交演說

上週德義會談後，義相墨索里尼於一日在米蘭發表重要外交演說，主要點在反對國聯和集體安全主義，幷恢復反共政策，結果更加重了歐局的嚴重性。

觀察德義兩國目前的傾向，似着重拉攏英國和離間法蘇兩點。義大利欲藉地中海問題，强英國締結新羅迦諾公約，如此則對於東歐方面，可以自由行動。這種政策潛在的危險性，是非常的可怕！

不過我們知道，任何國家或國家的團體，要用壓力，去强迫他國變更根本國策，是決辦不到的。無論英法對德義，或是德義對英法，俱是如此。以力服人，定不能達到所期的目的。預料英國除將利用此機會，對義德開始談判外，她在國策上，定然不會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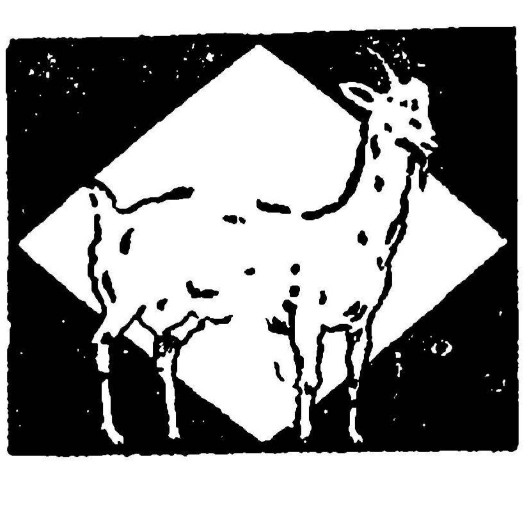
美國大選

美國大選於本月三日舉行。在本期齊稿時（三日晚），結果尙無從明瞭。我們單就兩大政黨本身觀察，民主黨是偏於進步的，它獲得勞工和思想進步分子的擁護，共和黨則趨重保守，贊助者有財界和大工業家。所以從何黨勝利上，我們很可以看出美國今後政治的趨向。她將進步向前或仍然故步自封，確是一個很有興趣的問題。

關於美國的外交政策，不論何黨勝利，他們仍然是要保持孤立政策的，他們在內政問題未解決以前，均無暇顧及外交。不過對於武備，尤其是海軍問題，任何黨執政，全是不會忽視的。所以我們不妨說，美國大選的結果，對於國際問題，至少在目前，還不會有重大影響。（素）

西亂延長

西班牙戰事，本週無重大發展。西京仍在堅守中，看形勢，戰事恐將延長。西政府於三日改組，更名共和國防會，有無政府主義派加入，可見左翼不放棄政權的意志，十分堅決。現在不干涉委員會的討論，甚為熱烈，不易獲得結果。亂事這樣延長下去，夜長夢多，眞是可慮得很。（素）



評國民大會之選舉法

費鞏

憲法草案既於五月五日公布，國民大會本定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今以各省推選候選人未盡蕆事，以延期聞。競選之時期愈延長，候選人之賠累亦愈大，當不能勝負荷之重。今日何日，國難嚴重，外患迫切，國權爲重，本不容從容論政。倘果不顧危難，必欲令憲政及早實現，則吾人願見眞憲政，不欲見假憲政，後者足爲民治主義之玷，固尤不如黨治也。憲政之成功與否，與國民代表大會之選舉，關係至鉅，茲願就國民大會之選舉法，一加論列。作者於選舉法覺有未妥而欲批評者五端，曰選舉權之過於普遍，曰區域代表制與職業代表制之合採，曰候選人之須經圈定與中央委員之爲當然委員，曰競選方法之不上軌道，曰公民宣誓之易滋流弊。

憲法草案第二十八條規定國民代表之選舉以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投票之方法行之。繹釋「普通」二字之義，蓋凡屬公民，不論性別，貧富，智愚，年滿二十歲者，（依第二十九條之規定），概有選舉權，且同時以平等直接與秘密票權之方法出之，斯誠「民主」之尤，而「進步」有過於諸憲政先進之國者矣。歐戰以還，民主主義蓬勃一時，中歐東歐新興之國，若德意志共和國，若捷克，若波蘭，以及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諸小國，莫不競採成人選舉權之制。吾國追跡其後，亦有同樣之規定，本不足奇。然吾所欲問者，中國選民之程度，之政治的經驗，果能無忝於此龐大民權之行使否乎。以全國文盲之多，人民智識之低，鄉間風氣之閉塞，人民對於選舉之缺乏經驗與興趣，而令各縣市之人民，年滿二十以上，無論男女，一律投票，不待深論，可斷言其爲不能勝任之事。勉爲之，不爲政客操縱，即爲土豪利用，作僞製造，弊端百出，足貽憲政之羞，其爲禍害，可勝言哉。如此而曰民意之表現，民權之運用，無寧不有此表之舉，與選權之賦之爲坦白率眞也。數月來，各地國選已

關笑談不少，有生才彌月之嬰孩領到公民之証，亦可參加投票者，有年才十齡之童子，居然持公民証，領到選票者，有乞丐老嫗手持公民誓詞，堅索公民證不肯去若於其選權甚重視者，此固辦理選舉之機關，組織辦事，未臻完善，有以使然，要亦選權太濫之過也。試問車夫阿四，廚子阿毛，以及張媽李媽之儔，於政治有何興趣，於國是有何認識，而亦選權與之，其不輕輕放棄，或奇貨可居，或爲黠者利用假借，安可得乎。蓋人民未經敎育，忙於生計，殊無興緻與餘暇以及此，更無能力以及此也。結果不爲人民對於選舉之極端冷淡，不肯踴躍參加，即爲選舉爲少數人所包辦，二者必居其一，而尤以後者之成分爲多，而爲害亦愈烈也。夫選舉權之行使，固甚簡單，祇須於選票上劃一記號足矣，然選舉權之意義至爲重大，將恃是以爲抉擇政府決定國是之具。使於國事茫然無所知，於主義政策啞然不能解，與報紙終年不接觸，或舉閱報之能力而無之，而令投票，如之何其可？以西洋民主國之經驗而論，戰後新興國家之民智高於我，政治經驗多於我，交通便於我，幅員之廣人口之衆則遠不如我，是其於普通選舉之採行，條件遠較我爲優，尙且不免「盲目投票」「政客操縱」與「過分民主」之譏，更遑論吾國？反觀憲政最先進，「民主」亦最眞之英美法三國，英美於歐戰結束後，方許婦女參政，法國女子至今無選權，而諸國於成男選權之擴充，亦莫不逐步而來，迨人民程度進至相當地步，始爲相當之擴充，非一舉而即爲「普通」，毫無限制也。吾國民智不如人，經驗不如人，一切實行憲政之條件不如人，而欲後來居上，一蹴而躋極端民主之境，是爲好高騖遠，不切事實。按之中山遺敎，必訓政完成，憲政始能開始。中國今日所謂訓政尙未開始，更何論憲政，人民政權之行使尙未經過訓練，地方自治尙未啓其序幕，一躍而遽欲辦選舉，且是「普通」選舉，躐等而進，欲速則不達，吾未見其可也。今日乘國民大會展緩召集之機，使能先切實從事於各縣人口之調查，土地之測量，四權使用之訓練，鄉村選舉之試辦，反覺脚踏實地，有裨實際。國人喁喁望治者久矣，立憲之要求亦久矣，今幸將次得覩憲治，宜如何懽忻，然與其選舉爲一部分人所把持，不如仍行黨治之爲眞實。必欲於今日行憲政，則宜承認事實，承認一般人民尙未到此程度，至少應有敎育程度之資格限制，在今日之中國，憲政方行，全國人民中，使有什一能參政，選權已不爲不廣，而其爲效，反可遠勝於普通選舉也。

國民大會選舉方法，區域選舉與職業選舉並用。職業選舉，亦一簇新之制度，歐戰以前採行之者，殊不多覯。戰後

德之章瑪憲法，首以是產生聯邦經濟會議。一九二八年來，義大利合地域代表之舊制，而改採職業代表制，由各職業團體及文化教育慈善等團體，合推候選千人，經圈定投票，而有國會議員四百人，一九三四年復分全國職業團體為二十二個組合。吾國博採衆長，而有地域與職業兩種代表制之合採。揆草憲者之意，殆欲擷取人之精英，而成一特異之新制。殊不知政制之創設，非能東摭西拾而成。義之採職業代表，固為便法西黨之包攬一切，然同時即不復有地域代表，猶有可說。德之經濟會議，是國會以外之另一機關，僅備諮詢，係屬另一性質，不能與吾之於同一機關之選舉中，合採區域與職業代表，一概而論。作者之愚，以為果吾國各職業團體已有良好與普遍之組織，足為行使斯制之基礎，則國民大會之選舉，竟棄區域選舉不用，而純以職業選舉行之，亦無不可。蓋選民程度當能較高，選民之間較有組織，而選舉亦較簡單也。但以今日中國之情狀而言，職業團體寥寥無幾，本無廣泛而嚴密之組織，採行職業代表制之基礎，即不存在。僅有之若干職業團體，多集中都市，全國各地同業之間又向少聯絡，因之國民大會選舉法，使各省市之職業團體自成一單位，亦與職業代表制之真義不合。退一步言即據是以產代表，亦缺乏可靠之標準，以衡量各種職業之重要，以定其所出代表之多寡。故以今日之情形，區域選舉之外，復有職業選舉，徒增選舉之麻煩，而殊難得職業代表制之好處。獲選之後，地域代表約佔總數三之二，職業代表三之一。二者之背境不同，志趣逐異，亦徒增會場中之意見紛歧而已。吾故以為此時宜暫放職業選舉，專行區域選舉。果必不忍棄之，則他日可節取德國設立經濟會議之作用，俟職業團體組織稍有基礎後，在約略相當於外國之衆議院之立法院外，設一純以職業代表組成之第二院以輔之。如此，則立法機關將自憲草原定之一院制改為兩院制。兩院制一院制之得失，茲文不遑深論。惟簡略言之，則倘以此不同之選舉制，產生立法機關之兩院，第二院之產生方法，第二院之人選，以及其所代表之利益，完全與第一院不同，固亦足糾今日各國所通行之兩院制之弊也。此點可於他日在國民大會中討論憲法草案時，從長計議，然終非所語於今日國民大會之選舉也。

依國民大會選舉法之規定，代表之產生須經三步手續。第一步，區域之候選人，由各選舉區內各縣市之鄉長鎮長坊長等聯合推選該區應出代表名額之十倍。職業團體之候選人，由自由職業團體及各省市職業團體之執行機關人員推選各該團體應出代表名額之三倍。第二步，除自由職業團體外，各選舉區所推選之候選人，由國民政府就中指定三倍於各該

區應出代表之名額為正式候選人（見國民大會選舉法第十三條），各省市職業團體所推選之候選人，由國民政府就中指定二倍於各該團體應出代表之名額，為候選人，（見國民大會選舉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步，如此指定之候選人，始由選民依照名額，投票舉出，以任代表。此外，區域代表與職業代表之外，現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皆為國民大會之當然會員，不必參加競選，自然享有代表之權利。此種「指定」與「當然」之辦法，使人民對開放黨禁，實行憲政之誠意，殊不能無疑。先論「指定」，參加競選者，即使第一步幸獲被推選，使與官廳黨部無接觸，無諒解，第二步之圈定，殆無希望，故無被圈之把握者，自始即不敢參加競選。反之，自認圈定有把握而來競選者，將有所恃以求最後之當選。在區域選舉有資格推薦候選人者，為各縣市之鄉長鎮長等。彼輩日與官廳黨部接觸，不免為後者之勢力所籠罩，以推選托諸此少數地方人員，已覺不盡可恃。況依國民大會選舉法第十四條，省政府對於各選舉區所推選之候選人，在呈報國民政府指定前，得簽註意見，是官廳之力量，又加重一層。經過國府之圈定，是謂已經過一番沙漏工夫，「不良份子」已被淘汰，人民所能選舉者，祇限指定之少數候選人，無自由選擇之可言。選舉人既無自由表示意見之機會，在事前政府即能預斷選舉之結果，殊違「政權」屬諸人民之本意。此種圈定之規定，與義大利之候選議員千人，須經法西斯大評議會圈定四百，由人民投票之辦法，殆相近似。但須知義大利所實行者，獨裁政治也，一黨專政之政治也，非可與揭示已久今日決心實行之「憲政」相提並論也。行此法，將使特立獨行志行高潔之士，根本不願參加競選，豈但減少人民對代表之信仰，抑亦影響代表之人材至鉅也。夫以如此推出之千餘人，而稱為國民大會，其人既非真正出自民選，自候選以迄當選，恐始終出於被動，則其出席會議也，『勢必勞大力者，代為組織而支配之，逢選舉總統及各院院長時，預擬名單，分交書寫。此千餘人者，但唯唯否否，旋進旋退，以完成其出席之任務而已』。（引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大公報社評語）。況中央委員既為國民大會之當然代表以其存黨在政，地位之崇高，勢力之雄厚，人數雖僅代表總數之十之一，其為大會之中心人物，領導勢力，可以必也。是加於代表之壓力，又加重一層。而前文所謂支配一般代表之大力者，殆非此輩中

委莫屬焉。人數較多之會議，終不免恃少數活躍份子，加以推動，而中委在國民大會所處之地位，殆將似美國議會中之政黨幹部 Party Caucus 本亦常見之事，無所用其驚詫。然國民黨既云還政於民，既云開放黨禁，即應坦然容許人民及其代表有充分活動之自由與機會，今於「指定」候選之外，復有「當然」代表之中委，似終不甚肯信任一般之人才，似非計之得者。中央委員而欲熱心參加大會，宜如他人同樣經過競選，須知實行憲政，即已放棄黨治，中委諸公不應仍以特殊階級自居也。

國民大會之召集，表示吾民已經走完軍政及訓政兩時期，而踏入最終之憲政時期。故競選之時，候選人應有認爲足以代表公民之主張提出，供大家較量。在英美法比諸國之選舉，吾人所見者，爲候選人之到處演說，到處發表文章，在講壇，在報章，提出彼輩之主張抱負，提出解決國是之辦法，公開辯論，以供人民之評騭批判，據是以定候選人之取舍。候選人之所盡力者，爲發爲動聽之議論，以取得人民之信任，而其一旦獲選，人民亦將以其夙昔所承諾表示者，視其此後之行動與實踐，代表固向人民負責，而人民固亦真爲國家之主人。人民投票之時，直接雖舉某一候選人，間接蓋舉其所隸屬之黨之領袖爲當政者，並所以望該黨行某種主張與政策也。故英國選民之舉保守黨候選人，即不啻舉包爾溫爲首相，並採保守黨所提之主張與辦法也。美國選民之舉民主黨黨員爲總統推選員Presidential electors，即無異舉羅斯福爲總統，與贊成民主黨之主義與政策也。以候選人之先有主張提出，故選舉之於民意表顯至明。返觀吾國國民大會之選舉，自開始以來，所予人之觀感，爲候選人之應酬請客，散發名片，拉攏請託甚至賄買選票，奔走營逐，一如獵官。利用金錢地位，感情面子，以求獲選。初選尚未結束，所耗競選之費，已堪驚人，且多不能公開，所能公開者，亦惟請客之費爲最鉅耳。曾未聞有主張之提出，國是之討論，曾未見有文章之發表，與演說之播送。此輩候選人，他日當選，將舉誰何爲當政者，將主何種政策之採行，對於憲法草案又有何意見，人民竟皆無從聞知。公民投票，即使不爲利誘，當亦徒憑感情，殆近盲目。所謂代表向人民負責，所謂國民大會代人民行使「四權」，皆成空言。競選而以此種方式出之，仍不脫中國式政治之舊面目，人民將無「主權」可言，距真憲

政之途，仍甚遠也。今幸離決選之期尙遙，候選人無主張提出，或可謂時機未到，則深望正式競選開始之時，一改今日之行徑，少宴會應酬，多發表議論，亦足補救於來茲。另一方面近代民治國家之選舉費，本不獨賄賂行爲爲法所不許，即所謂合法費用亦有限制，故尤切望政府對於過分之應酬與宴會是否違反合法費用，有所規定，當較國府尊重選政之一紙空文爲有效也。

最後，以中國幅員之遼闊，交通之不便，一縣有廣闊數百里者，鄉人入城投票，往返數日，費且不貲，亦足爲選舉之難關。況各地戶口向少統計，調查亦未盡周密，居民年齡與出生死亡，尤乏可靠記錄。凡此，均應設法補救。投票之日，應於全縣各地遍設投票處，使偏僻之地之居民，亦能各按區域，就近投票，不必遠道跋涉，趕至城內，庶免選權之放棄，或選票之爲人代投。而戶口調查清楚，亦庶免再鬧死人投票，孩提投票，與一票數投之笑話。至於領公民證以前，須經公民宣誓之規定，似亦可以不必。此種規定，固以昭選舉之鄭重，然同時於選權之行使，只多添一層障礙。國人不乏厭惡此種儀式者，倘於選舉本不甚熱心，即不耐參加宣誓，選權遂無形剝奪。而一般勞動者，或以無暇宣誓，或以智識不夠，不知有此手續者，數當尤夥，選票不爲放棄，即爲有人代投，皆非選舉之好現象。況今日事實上所謂宣誓者，祇須填就表格飭一僕役送去，即爲完事。選舉辦公處內所見者，擠滿鳩首垢面短衣跣足之流，秩序混亂，予人以不良印象，更何必多此一舉。選舉本不僅公民之權利，亦一義務，倘臨期肯來領取選票，即已足爲肯盡此義務之表示，不必事前再有宣誓。倘戶口調查清楚，一切都有詳密之記載與對證，即不患有人冒領選票之危險，尤不必添出一宣誓之手續也。

總之，憲政誠國民渴望之一劑藥，但須重實際，不圖空名。茲次選舉影響於異日憲政之成敗至鉅，將以此奠憲政之始基，故一切不可不愼。作者爰秉愛人以德之旨，貢此芻議，以期選舉法之改善。



日本行政機構改革問題

靜觀

一

在近日的日本政局上，再沒有比行政機構改革這個問題更惹人注意的了。各報紙上時常載着「行政機構改革尖銳化」或「行政機構改革問題廣田與寺內意見對立」…等大標題；各著名雜誌上對此問題，亦皆有所論列與推測；更有人以此問題爲廣田內閣深抱杞憂，也有人在那裏預測廣田首相之後繼者，好似廣田之船定將在這座暗礁上撞破的樣子。最近雖有對此問題首相陸相意見已趨一致的消息，但此問題，仍爲今後廣田內閣之一大難題，則似無疑義。然此問題何以如此重要？其發生的情形若何？其內容又若何？軍部與內閣的爭點何在？一般輿論之意見如何？凡此等等，實皆爲欲了解此問題者必須注意之點。做作者於此，擬先就此諸點，作一有系統的敘述；然後再就管見所及，畧推測其可能的發展，以供國內留心日本政局者之參考。

二

行政機構改革，可以說是庶政一新之一部份，或者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這個問題，是與廣田內閣同時產生的。我們都還記得：當廣田組閣遇着難關之時，經與軍部數度折衝，大體完全承認了軍部的要求，然後廣田內閣始能呱呱墮地。行政機構改革，實爲軍部的要求之一。故三月十七日廣田內閣發表政綱之時，對此問題，即有左列之聲明：

『庶政之匡革，若僅就運用上着眼，實難期其完成。故有大大的振肅吏道及更新行政機構之必要。政府決不囿於舊來的習慣，當曠觀內外之大勢，以期實行適合時世之改善。』

不過聲明雖聲明了，但如何始爲「適合時世之改善」，對此問題，不但當時的廣田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即提出此

問題的軍部，亦尚在摸索中。原來二，二六事變以後的軍部，第一要務是肅軍，在肅軍問題未有眉目之時，軍部對此，亦無暇顧及，故在廣田內閣成立後三四個月中，這問題並不大使人注意。直到七月五日二，二六事件之判決發表，肅軍問題告一段落之後（此處言一段落者，因此問題表面上雖似已經結束；而實際上仍有未解決的問題，故只能說告一段落），寺內陸相隨即發表談話，說軍部對於肅軍，已盡了最大的努力，此後將鞭策政府實行庶政一新之諾言，尤其要斷行行政機構之改革。這個問題，至此才漸漸的緊張起來。

關於此問題，當時雖有種種的傳說，如副總理大臣的設置，航空省的添設……等等，但皆不詳不確，其原因，則爲軍部尚未有具體的提案，不過先造空氣，促廣田及其他閣員之注意。然即在這一般的空氣中，對此問題，亦可看出廣田及其他閣員與軍部之見解，相差甚遠。在廣田等之意，以爲行政機構之改革，不過是將各部間複雜綜錯之局課，使之統一，如貿易局之統轄改正問題；及必要的局課之新設，如航空局，燃料局，保健局等添置問題。關於這些問題，有的正在進行，有的正在着手準備，故就廣田等的見解，認爲關於行政機構改革問題，政府已在努力實行中。而軍部則不然，軍部以爲行政機構改革，不是這些枝節問題，而是國策統制機關的設立，不管部大臣的新設，及各部之廢合……等等。因此意見的差異，故當決定國策大綱最後閣議時（八月二十五日），廣田原案，並沒有行政機構改革問題，但因軍部堅持此爲重要國策之一，故遂臨時加上『行政機構之整備改善』一項，作爲七大國策的第七項了。

以上爲此問題之發生與經過情形。但作者於此，要補充一句：行政機構改革，至此雖已成爲七大國策之一，然而問題却還未具體化，尖銳化。

二

對此問題熱心主張的，原來只是陸軍省，而海軍省則很淡然，故此處所謂軍部，實際上只是指陸軍省而言。但當此問題決定爲七大國策之一後，陸軍省即向兩點去努力：一是先與海軍省折衝，期圖得其同意；一是將其作成具體案。差不多經過一個月的時間，這兩個問題都獲得解决了。故當以文書向廣田首相提出改革案之綱要時，是由陸海兩相聯名的。原來只是陸軍省的意見，至此遂成爲陸海兩軍部一致的意見了；一個傳說不定的問題，至此才具體化。據報紙所載，改革案的提出，是在九月二十一日，但直到二十九日，各報才披露其內容如次：

(一)國策樹立遂行之綜合的統制機關之設置－內閣調查局及其他機關之改廢，新設國策樹立遂行之綜合的統制機關，擴大强化其機能。

(二)設置不管部大臣，使其兼任綜合機關之長官。

(三)外務部與拓務部合併－假定稱爲外政部，內設外務司與拓務司。

(四)農林部商工部合併－假定稱爲產業部，內設農林司與商工司。

(五)鐵道部與遞信部合併－假定稱爲交通部，內設鐵道司，遞信司與航空司。

(六)內務部所管事務中：關於土木局行政部份改歸交通部，關於神社局行政部份改歸文教部。

(七)拓務部事務中之關於殖民地事項，移歸內閣管轄。

這是改革案的大綱，於此我們有兩點須稍加叙述：(1)據說軍部在擬具改革案時，原有兩種基案，第一種是使國務大臣與行政長官分離，以少數國務大臣組成敏活的內閣，以期處理國策之暢行；第二種是國務大臣與行政長官并不分離，只强化總理的首腦部，使內閣統制力擴大强化。因爲第一種改革太大，故此次改革案，是基於第二種基案而作成的。(2)陸軍省原極力主張設立航空部，但因海軍省不表贊成，故在此次改革案中，并未提出，只主張于交通部中設立航空司，這自然是陸海兩軍部妥協的結果。這雖然足以看出陸軍省在提出改革案之前，已經過若干考慮與讓步；但就全案觀之，仍不失爲一種驚人的提議。

在上述改革案發表之後，陸軍省的意見，一時頗爲强硬，似乎非達到實現不可。故當發表之第二日，陸軍次官梅津即發表談話(因當時寺內陸相爲陸軍大演習事北海道)，說明此爲斷行庶政一新之前提條件，軍部痛感其必要，故希望廣田首相顧及組閣當初關於行政機構之改革的聲明，有以善處。軍部知道廣田首相對此問題，必將採取遷延主義，故特別放出緊張的空氣，非急速實現不可。而尤其着重的，則爲國策統合機關，與不管部大臣的設置。故於十月十二日寺內陸相歸京之時，又有比較更具體的『軍部之腹案』發表。其原文如次：(見東京朝日新聞)

△重要國務之綜合的統制機關。

第一案：將現在之調查局，法制局，資源局，統計局，情報委員會及大藏省(即財政部)主計局之一部份合併從新創設資源局，企劃局，預算局三局，置一長官統轄之。

第二案：不似第一案個別的分設三局，設一總務院機關

，於其內分設三局。

第三案：將資源局與調查局合併，作爲重要國務之企劃統制機關。

△右述之長官，以不管部大臣任之。

第一案之長官，以副總理資格之人物任之。

第二案之長官，爲避免各方面之衝突起見，不置副總理資格之人物，以參謀長資格之人物任之。

軍部的提案，分之雖爲七條；但合而觀之，實不過三事：(一)國策統轄機關的設置；(二)不管部大臣的設置；(三)各部之廢合。第三項因牽涉太大，自然比較困難；故軍部遂想使一二兩項先行實現。這不是讓步，而是一種戰略。

四

右面所述，將行政機構改革這個問題的內容說明了。現在我們要進一步問：軍部爲什麼要主張有此改革？這有消極與積極的兩種意義：就消極方面言，自五，一五事變後，日本的政黨內閣中斷。從齋藤內閣，經岡田內閣到廣田內閣，都是所謂舉國一致的內閣，以應付此「非常時」。而實際上則爲「雜拌內閣」，合軍部，官僚，政黨於一爐。在這種「雜拌內閣」之下，自然而然的會發生兩種現象：一是內閣的不統一或不調和，因爲閣員既不是從一個政黨出來的，自然各有各的主張，各有各的色彩，更詳言之：有人企圖向法西斯主義邁進，有人則仍欲保持傳統的自由主義，有人可東可西，專以做官爲目的。齋藤，岡田，與廣田內閣，在程度上雖有若干差異，但有此種現象，却是一致的。第二種現象是：合部分割主義之日趨强烈。因爲閣員既是雜揉而成，各人遂想將本部的事權日益擴大，無論就事業上或政策上言，皆抱着各部本位主義，而對於整個國策的計劃，却不大熱心。因此兩種現象，內閣遂趨於無力，這自然不合於軍部所要求的强力內閣。故這次的改革案，在消極方面，就是要打破這兩種現象的。所以中野登美雄在其不管部大臣制度一文中，即說此次改革案，「一面是救濟政治之貧困」的。(見十月十三日東朝)

至於積極方面的意義，則爲造成準戰時的內閣，換言之，使廣田內閣更走向法西斯化。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法西斯勢力激進，所謂五，一五事變，血盟團事件，二，二六事件，都是法西斯勢力想用暴力直接攫得政權的一種表現。雖因日本的政治情形，使法西斯未達目的，但法西斯支配政權的勢力日益强化，則爲不可掩諱的事實。軍部深知暴力政變，爲日本政治情形所不許，故不如用和平手段，使現內閣日

認法西斯化。如國策綜合機關的設立，如不管部的設置，如將部數減少，在表面上，是要使內閣統制力强化；而實際上，則是要使軍部統制內閣力量的加强。原來庶政一新的要求，就是要將日本的經濟和政治急速的作成戰時編制；故政治機構的改革，也就是要將政治機構向着戰時編制狀態實行邁進，以期與戰時經濟編制相合拍，這不外乎是政治的法西斯化。

這是軍部行政機構改革案的根本目的，我們若不了解此點，是無法懂得此問題的。

五

行政機構改革問題，既是軍部的一種法寶，作爲向廣田內閣更進一步進攻的武器，那末，廣田及其他閣員，對於軍部的這種攻勢，是以何種態度與方法去應付呢？就態度方面說，一般閣員對於軍部的提案，大致都是不滿的，但是也有例外。如平生文相在改革案發表的當日，即發表談話，表示贊成，希望首相英斷，使此種改革得以實現；幷聲明若因部之廢合而須減少大臣，其本人隨時可以告退，以示有爲國策而不惜犧牲個人職位之決心（其談話見於九月三十日東朝）。現在再轉回來敘說一般閣員及廣田之態度，各閣員對于改革案雖然不贊成，但很少單獨表示意見的，據報紙所傳，只有島田農相與林法相或曾向首相進言，或表示將有對案提出。他們都認爲中央行政機構是與地方行政機構息息相關的，故不如將地方行政機構全面的加以檢討，以期中央的與地方的行政機構同時改革。而最重要的，自然還是廣田首相的態度。依十月七日及十二日東朝所載，廣田的態度約可歸納如下：

(一)國策統合機關的設立，政府雖亦感覺有此必要，但最妥的辦法，莫如將現在內閣調查局之機構擴大强化，使其担負此種任務。至於調查局，法制局，資源局之合倂及豫算關係事項移管等問題，亦可就軍部案加以考慮，但因事務上種種障阻，不能急速期其實現，必須在明年度預算編成之後，然後徐圖解決。

(二)不管部大臣設置，雖依內閣官制第十條（註一）有此規定，但政府認爲現時無此必要。前項統合機關之長官，可由閣員中一人兼任。軍部若堅持其主張，則亦必於議會後適當時機內，物色此種專任長官。

(三)各部之廢合，必須使三閣員辭職，這等於內閣之改

註一：內閣官制第十條，『各部大臣之外，依特旨得設國務大臣，使其列席閣議。』

造，依於當初組閣原意，除採取內閣總辭職之形式外，實無他法。但在負着編製明年度預算重大使命之今日，輕率出此，決不可能，故只能俟將來考慮。

我們看了上述的廣田及其他閣員(平生文相除外)之態度，就知道他們對付此問題的方法，不外乎三件武器：第一件是遷延主義，第二件是遷延主義，第三件還是遷延主義。他們根本沒有與軍部積極對抗的勇氣，他們對於軍部的改革案，也不敢有絲毫指摘的批評。他們只說：現在內閣重要的責任，是在編製明年度預算；各種大改革，需要相當準備時間，現時無暇為此；中央行政機構改革，須與地方行政機構改革同時並行；總而言之，一切一切，都要留待明年度預算編成後再說；俟預算編成，當然又是一年了。他們的口號，是排斥揣速斷行主義；而他們所持的擋箭牌，則為遷延主義。

然而這種遷延主義能奏效嗎？即能奏效，其限度又若何？這是關于本問題今後的動向，要看軍部與內閣的鬥法如何而定。關于此點，且留到最後一段裏再行討論。

六

行政機構改革問題，在日本輿論界，是引起普遍的注意了。雖然也有贊成的意見，然而無條件或全盤贊成的，實在是太少了！一班的輿論，都是加以指摘的批評。他們雖不便說出，這是政治法西斯化更進一步的企圖；但他們卻異口同聲的說明這是最近政治情勢的一種必然趨向，換而言之，軍部為使政治的權力更集中，為使政府對於政治經濟方面的統治更為强化，作成準戰時的內閣，這種改革案的提出，並非偶然，毋寧視為必然的歸趨。他們主張內閣對此問題，不應只守着消極的拖延政策，而應積極的提出對案。茲綜合各方面的意見(註二)，略述於左：

甲，關於國策樹立遂行之綜合的統制機關與不管部大臣之設置問題。依軍部的提案，不管部大臣即為統合機關之長官，故此兩問題實有聯帶關係，在此暫將其合而為一。與論對此問題的批評，有從法律的觀點與事實的觀點兩種說法。就法律觀點言，雖然內閣官制第十條有設國務大臣（即不管部大臣）的規定，但該國務大臣只能列席閣議，並不能作統合機關的長官。且就日本的政治史言，此種國務大臣的設置，共有五次：前四次都是樞密院議長，後一次則為在陸軍大臣病假期中，為使代理次官能列席閣議起見，故有此任命。這都與此次軍部所要設置的不管部大臣之性質不同。其次，依據責任內閣言，國策的樹立與遂行，是內閣閣員全體的責

任，也只有內閣閣員才能負此責任。能於內閣之上或內閣之內再設一統合機關，這不僅屋上架屋，且與責任內閣的精神根本衝突。再次，依內閣官制第二條之規定：『內閣總理大臣爲各大臣之首班，宣奏機務，承受諭旨，以保持行政各部之統一。』是國策樹立遂行之統合責任，實爲總理大臣之職務；若再設一大臣爲統轄機關的長官，這不僅有侵蝕總理大臣職權的危險，而一機關之內，有兩個統合長官，將使國策之樹立與遂行更不能統合。

再就事實觀點言，不管部大臣的設置，其作用原只在使其列席閣議，而本身無專管事項，今若使其爲一機關的長官，那與添設一部何異。設言此機關爲統合機關，與其他各部不同，此機關的長官，與以國策樹立遂行之統合權力，那末，其他大臣，就不能算是國務大臣而只是其屬員了；總理大臣，更變成無用之物了。若此機關長官，仍直屬總理大臣，其本身並無綜合統制權力，其結果，不過等於內閣書記長官之類的一人而已，又不足以稱不管部大臣了。

故就法律與事實兩面看來，此種改革辦法既不妥當而又難於實行。若必欲改革，最好莫如將國務大臣與行政長官分離。使各部長官只爲行政長官，另設少數國務大臣，組成內閣，以爲國策的統合機關。

乙，關於各部之廢合問題。一般批評的意見，共有三點：(1)將部數減少之目的，不過是要將國務大臣之人數減少，使內閣活動趨於敏活與圓滑。現在制度，國務大臣共爲十三人，依改革案減少三部而增加一不管部大臣，實際上是由十三人減爲十一人，結果還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不能達到國策敏活運行之目的。(2)若必欲廢合各部，爲國防着想，首先應該合併陸海兩軍部爲國防部，故認此種改革案，實不澈底。(3)因時代的進展，政府的職務一天天的擴大增加，故現代的行政機能，更趨於分工化，專門化。日本內閣制度自明治十八年成立以來，于大正九年加設鐵道部，十四年將農商務部分成農林部與商工部，昭和四年新設拓務部(註三)，也就是順應此種新的趨勢。現在反欲將各部廢合，實不合現代行政機能精分之原則。

以上是與論界一般意見，作者實在是「述」而未「作」。我所以作以上之敘述者，即因當此問題初起時，軍部態度十分

註二：本段所述，係綜合各方的，故未能一一註明出處。最重要的材料來源，則爲東京朝日，日日諸報紙關于此問題的社論，及十一月號的中央公論，日本評論，政界往來諸雜誌關于本問題的論文。

註三，明治二十九年曾設過拓殖務部、到三十八年廢止了。關於昭和四年新設拓務部。

強硬，大有雷厲風行之概，現在所以和緩下去，一面固然由於廣田等之遷延政策；而輿論的批評指摘，也實在很有關係，這是我們不可忽略的。

至於各政黨對于此問題的態度，有的是發表過了，有的仍未見發表。即就發表的觀之，亦皆語焉不詳，其內容很少超出上述輿論意見之範圍的，這或者是政黨退嬰主義之當然的現象，故作者也就未加敘述了。

七

十日十七日東朝有一個新聞標題是：『行政機構改革之根本的態度，首相陸相已邀一致。』內面說到陸軍方面對於行政機構改革，也並不是强要全部於短期內同時實施，希望政府於可能實行的問題漸次具體化。這自然是廣田首相遷延主義已收得相當效果了。但我們當新聞載着本問題尖銳化時，即以為廣田內閣將因此崩壞，固然不免神經過敏；現在若見其和緩，即以為此問題已不成問題，實也不免過於樂觀了。這問題的根本所在，是軍部欲政治法西斯化更進一步的企圖，而廣田等則欲保持自由主義的一點最後殘滓。這問題一日不解決，則軍部與內閣的磨擦，即一日不能解消。軍部的進攻態度，雖有時激烈，有時和緩，但這并不是根本態度的改變，只是因為時會而轉移。現在因為要內閣通過龐大的軍費預算，故對此問題，不能不暫時稍緩一步，但時機一到，必將舊事重提，廣田等應付的方法，自然第一是遷延主義，然而這種遷延主義，其效力是有限度的。第二步或將採取零讓政策。就是表面上大部份接受軍部要求，而實際上改變其性質，如：關於國策統合機關，或先將內閣調查局擴大强化，添設航空局，及燃料局等等，以期漸進為國策綜合的樹立機關。關于不管部大臣問題，或將設立，但決不會使其任國策統合機關的長官。而最困難的問題，自然是各部之廢合。為着一個貿易局之外局化問題，因為拓務部與外務部的爭執，直到現在還未能解決。故我敢說，各部之廢合，在廣田內閣手中，是沒有實現希望。但為敷衍軍部的面子起見，或將組織一種調查或研究委員會，使其對此問題作詳細的研究，以拖延下去。

這就是作者對于行政機構改革問題之前途的幾種推測。

（十月二十二日於東京）

論今日之縣吏治

程清舫



一 最低限度的政治建設

大凡調整政治或推進政治不外採取兩個方策：一是改善靜的制度，一是增强動的效能。前者即所謂『治法』後者即所謂『治人』。

法治與人治必須是相互的，非片面的；是相成的，非相反的。若僅有治法而無治人，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僅有治人而無治法，則『徒善不足以爲政』。兩者應該並重，而不可偏廢的。縣政的制度既經改善，則所留下來的問題，便是如何選用眞才去推進，以增强其效能。

法何以立？因人而立。法何以行？待人而行。所以幾千年來的中國政治思想，信法治的勢力總不如信人治的勢力來得大。『以用世爲目的，以格君爲手段』的宗師一統之儒術，便是嘗斥法治爲『慘礉寡恩』人治思想雖在春秋戰國以至秦政統一時代，曾經受過法治思想的極度打擊，但自漢武帝選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賢良對策後，人治思想又復抬頭，而法治思想因以中衰。直至今日，事實上，一般的還是重人治而輕法治。惟其如是，誅賞予奪皆從心出，這便慢慢地釀成了舞弊的趨勢。所謂人治主義，原是要整飭吏治的，而結果吏治之效反不見。此種情形，以一般縣政爲尤甚。近數十年來紀綱廢弛，人慾橫流，兼以社會汚濁，民智低陋，復使奸佞者得以僥倖仕途，而賢良者多以不屑而退避，貪汚之風：更瀰漫于官場之間。政府頒一令，則一令即爲漁獵之媒；地方舉一事，則一事即爲科斂之藉。據監察院的統計：自民國二十年四月至二十二年七月，彈劾案共二百四十二件，其中關於縣政府舞弊案共一百三十七件，中央政府省政府軍事機關及司法機關舞弊案共一百零五件。（見監察院公報一至十九期）至未經彈劾的舞弊案或未經偵悉的舞弊事實，尚不知凡幾。但從這個統計裏，我們亦足以証實，縣政府的官吏確在枉法舞弊，而且其舞弊之多，竟超過其他各級政府機關總數之和。試想，這種樣的下級政府的基本吏治，怎能運用良好的組織？增强行政的效能？又怎能敎人民悅服的愛戴？

我們深信：最低限度的政治建設，是要做到清明的境地，而政治清明的唯一條件，必須建築在廉潔的基礎之上。政府能樹立廉潔的紀綱使貪汚的痕迹，沒有存留的餘地，然後政治方能走上清明的大道。國民政府自成

若干的距離。從去歲（二十四年）五全大會以後，中樞改組，政治上陡然緊張不少，同時行政院當軸對于全國各機關積弊的袪除，與政府效能的增進，都予以極大的注意，並且決心力行。曾于本年（二十五年）三月十日通令內外文武各機關，自行省察，認眞清除。原令略謂：『國家積弱已久，政府積弊日深，本院長受任以來，環顧外患之嚴重，內憫物力之凋殘，觸目傷心，忘餐廢寢，深維國家之敗，實由官邪，官之失德，寵賂用彰。今欲修明政治，首當剷除貪汚。查公務人員中，謹厚者固多，廉隅自守，不待申儆；其不肖者，長官監視稍懈，即不免弊端百出，（著者所見：利令智昏的長官，亦頗不乏人。）其顯著者，則有一，侵吞公欵。二，侵佔公物，三，濫用公物。四，虛糜公帑。五，僞造報銷。六，買賣物品及經手銀錢，收受回扣。七，浮報物價。八，兼職兼薪或津貼。九，乾薪。十，以公欵生息歸入私囊，及其他陋規等項。每見各機關掌管庶務會計員司，俸給有限，而揮霍無藝，或廣通聲氣，或厚殖資財，試問錢從何來？言之深堪痛恨！方今國家多難，民力已殫，而百廢待興，國用益廣，凡我同僚，服務黨國，自宜共體時艱，綜覈名實，務令財不虛糜，事有實驗，費一錢，須計一錢之效；辦一事，必程一事之功。上述各種弊端，應即責成各機關長官，自行省察，認眞清除，務期弊絕風淸。所有辦理情形，限文到兩個月內，據實具報，屆期本院長當派員嚴密訪查，並分別呈咨中央及監察院，依法糾察，剷除舊染汚俗；樹立廉潔政治。』據本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央社電訊，各級政府機關呈報，均未發現貪汚情事。但實際上是否眞如所言，這尙使我們不能不有多少的疑問。因爲要做到弊絕風淸，自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不過，最高政府當局既有此堅毅的主張，至少可以說廉潔政治已放射出些微的曙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能持之以恒，格之以理，繩之以法，澈頭澈尾的奉行不懈，廉潔政治的基礎是可以漸臻穩固的。這樣的，把這最低限度的政治建設完成了以後，善良的靜的制度方能運用無缺，發揮功能；而動的效能亦庶乎得以增進不已，使人民受到實惠。而在人民方面，允宜組織團體監督政府，如最近山西的主張公道團，爲喚起民衆掃除貪汚，恢復人民責任心，實行監督政府官吏，採取調查，檢舉，彈劾，訴冤，露布，鳴鼓運動等等方法，料其對於廉潔政治的建設，必有極大的效力。我以爲各省均宜仿行。

二　縣行政人員的現代訓練及其改進

制度是死的，必須有眞正的幹才去運用，才變成活的。政綱政策是空洞的，必須有眞正的幹才去推行，才變成實在的。事業在那裏？必待眞正的幹才去開拓，才看得到東西。所以對于負責推動縣政的行政人員的能力問題，就先得有個妥善的解決。

目前的中國是在非常時期的國難裏掙扎着。國家民族的整個生命常在危難顛簸之中。眞要想衝破當前的重要難關，更需要有『鐵與血』的人才，計畫一切，推動一切。曾國藩論國家大計，首重得人，選用賢良，取得人心，在消極方面不至欺壓人民，在積極方面且能努力建設。其論國家禦侮，認非畏葸退縮可了，而謂『中興在乎得人』。其平生『閱歷世變，但覺除得人以外，無一可恃』。（見覆方子白書）以吏治紓國難，以吏治救中國，這是曾氏對政治的一貫主張。吾人於此，亦足以見吏治與國難關係之重

要●

可是『人才難得』，自古已然，而一般負政治責任的人，又有如洪北江所說：『以模稜爲曉事，以軟弱爲良圖，以鑽營爲進取之階，以苟且爲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以是衣鉢相承，牢結而不可解』。今日上下級政府習氣之壞，還不是這樣？曾國藩亦說：『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事實粉飾，而語無歸宿是也。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遇，將來一有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見應詔陳言疏）今日一般官吏辦事，又還不是與此相類？

現在一般縣行政人員——縣長及佐治人員，大多犯着稜模或顢頇，軟弱或退縮，鑽營，偏私，苟且，散漫，偷惰等種種毛病。佘井塘在視察江蘇各縣縣政感想一文中，對于現在一般縣長的觀察，有這幾種感想：『一是等事幹的縣長較多，找事幹的縣長較少；二是說得多的縣長較多，做得多的縣長較少；三是在城裏做縣長的較多，在鄉下做縣長的較少；四是能領導縣府職員去幹的縣長較多，能領導全縣民衆去幹的縣長較少，五是大呼困難的縣長較多，不喚困難的縣長較少。這是許多縣長所犯的通病。這種毛病，由于不肯幹的原因尚少，由於不會幹的原因實多。』這種種『人』與『事』的毛病，都是縣政進行的大障碍，生產建設的致命傷。要想基本的地方政治辦得好，務須將縣行政人員的素質加以改造。要想改造成功，必須對他們予以嚴格的訓練，現代的訓練。

訓練的方法，約可分爲三種：一，體魄的訓練，二，精神的訓練，三，技能的訓練。這三種訓練，都是針對着上述種種毛病的醫治良方。第一，體魄訓練，就是軍事訓練，是現代新國民所必須的一種訓練，一方面是鍛鍊體格，另一方面是使生活紀律化軍事化，以救治散漫，偷惰，苟且等毛病。不獨負地方責任者應該如此，就是一般國民也都要受這種訓練。所謂『敎民要如敎兵，用兵莫如用民，』這兩句話，就可以顯示軍事訓練的重要性。第二是精神訓練，目的是在於改造縣政人員的『處世』和『處事』的態度，要以『至公至正』去改革過去偏私，鑽營的惡習，以『剛毅謹厚』去改革過去軟弱，　　，模稜的惡習。振作起蓬勃的朝氣，清除了銷沉的暮氣，以前一種精神『體國』，以後一種精神『任事』。第三是技能訓練，就是辦理地方行政，須具有專門的行政技能，所謂專門的行政技能，就是要明白一切行政法令規章或政綱政策的立法用意之所在，及其運用的基本原則，與夫行政上必須具備的各項本領，以救治『不會幹』的毛病。今年春間，行政院蔣院長赴各省攷察所及，以爲各地縣長之年齡過老，暮氣太深，及體格懦弱，精神萎靡者，屢見不鮮，故特令內政部通行各省，以後各省對於縣長人選應選用『體格健全，耳目聰明，通明治理，矢忠職守之人。』其用意亦與現在所說的三種訓練的目的相合。內政部所辦的對於縣市行政人員的訓練，就是這事實的具體的表現。

三　縣長的選任

縣行政人員，要有兩種：即縣長與縣佐治員。

縣長是推進縣政的總發動機，是執行政令的基本重要人員。故對于縣長的人選，應本『選賢任能』之義，嚴爲規定辦法。

過去各省縣長的任用，大多是出於推荐與援引兩種辦法，其流弊即是『濫』與『滯』。濫則爵祿不足重，而人人有僥倖功名之心；滯則激勸無所能，而人人有自甘暴棄之患。欲剷除或防止『濫』與『滯』的流弊，而實行『選賢任能』之旨，則唯一的方法，是在確立勵行考銓制度。

內政部綜理全國內政，自十七年成立以後，對於縣長任用的方法，即加以縝密的考慮。依照現行縣組織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任用縣長須由民政廳提出合格人員之人至二人至三人經省政府議決任用之。但怎樣才算『合格』？合格了，又能否『勝任』？選任縣長必須于此『合格』而又『勝任』兩個條件下求之；欲求『合格』而又能『勝任』的縣長，又必先對於(一)考試(二)訓練(三)任用三個步驟爲嚴密的規劃與執行。茲請依次而分論之：

(一)考試：考試制度，原爲中國固有的良好制度，所以拔取眞才，啓迪多士，以期人盡其才，才盡其用。故　總理手訂建國大綱有『凡候選及任命官吏，無論中央及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之規定。縣長爲親民之官，爲國家政治的基幹，其賢不肖影響於人民利害者甚大，所以厲行縣長考試是非常必要的。內政部成立後，即訂定縣長考試暫行條例，其時考試院尙未成立，即由內政部派員赴各省舉行考試。在民國十七，十八兩年，內政部監督各省縣長考試時期中，計江蘇舉行縣長考試兩次；浙江，江西，湖南等三省各舉行三次；安徽，福建，廣東，廣西，湖北，雲南，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等十一省各舉行一次；河南陝西甘肅等三省合併舉行一次：共計考取縣長一千三百餘名，分別留省任用，著有相當成績。迨十九年一月考試院成立，內政部即將縣長考試事項移歸考試院接辦，縣長考試暫行條例亦即廢止。自此以後，在考試院未制定縣長考試法規，尙未正式舉行縣長考試以前，內政部爲充分準備合格人才以應各省之需要起見，又另定補救的辦法，即舉辦全國合格縣長登記，其登記人員，依照法定手續，經內政部銓敍部會同審查認爲合格後，即塡寫名册，分送各省政府存候選用，以符中央愼重吏治登庸人才之初意。同時，復爲補救登記之不及起見，又飭由各省政府組織縣長檢定委員會分省舉行縣長檢定。此登記與檢定，均爲未正式舉行縣長考試以前的臨時補救辦法。但各省有些長官，囿於過去惡習，尙難免與援親故；而一般狡滑之徒，復覬覦弃競，多方夤緣，致紊亂官常，擾攘社會。這是殉于情面而缺乏法治精神的緣故。今者，縣長考試條例業已公佈施行（二十四年九月七日國民政府公佈即日施行），其要點：（一）應考資格，注重經驗，尤貴縣政經驗；（二）高考及格人員，亦須重行考試；（三）縣長考試分爲三試：第一試注重學理之應用，第二試注重本省實際問題及建設方案，均以筆試行之。第三試注重應試人之經驗及才識，以口試行之。（四）縣長考試分省舉行，但有特殊情形時，得聯合二省舉行。（五）各省縣長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但考試院認爲必要時，得變更之。今年五月間考試院已將分省縣長考試之舉行順序表排定：二十五年爲：（一）四川，西康，（二）江蘇山東，（三）雲南貴州，（四）河南陝西。二十六年爲：（一）安徽湖北，（二）廣東廣西，（三）新疆，（四）甘肅寧夏青海。二十七年爲：（一）江西湖南，（二）浙江福建，（三）河北察哈爾，（四）山西綏遠，東四省。考試時期，臨時酌定，並可將列在較後之各省，於必要時提前舉行。

（二）訓練　考試所以測驗其學力，訓練所以增進其效能；考試是短時間的甄拔，訓練則爲較長時期的體驗。後者是補救前者之所不及，故攷試而必繼之以訓練，這恰如唇齒之相依，應該是相輔而行的。二十三年八月四日行政院公布之縣行政人員訓諫辦法大綱第一條規定：凡縣長縣佐員及協助籌備縣自治人員，於任用之先，應施以相當訓練，就是現任合格之縣行政人員亦得調省施以相當訓練，訓練之目的，係就已具有法定任用資格人員，增進其行政效能，並不以訓練而造成某種的資格。實施訓練時，不必採用課本課室形式，可以下列各方法行之：（一）製定論文，（二）草擬設計方案，（三）提出本省行政上重要問題辯論研究，（四）聘請專家講演，（五）高級長官訓話，（精神講話）（六）調查報告，（七）實習。此外，並須注重這幾件事：（一）明瞭國家及本省政綱政策，（二）注重實際建設工作，（三）注重某縣某區之精密研究，（四）注重紀律及操行之訓練或施以軍事訓練。凡經訓練的行政人員，均須按其成績，次第任用，不得無故投閒置散，以尊重國家培養人材之至意。現在各省多已先後依照前項辦法大綱實施訓練，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刷新吏治之新現象。

（三）任用　上述考試，登記，檢定及訓練，都是任用縣長以先的初步工作。其終極目的是在於縣長之『任用得人』。但是在任用時，在須有一定的準繩，依照現行修正縣長任用法，規定縣長任用，分爲『代理』『試署』『實授』三種程序。代理縣長係由省政府委派，其代理期間，不得逾三個月；試署縣長期間一年，實授縣長期間以三年爲一任。試署與實授的縣長，均須由省政府咨內政部轉咨銓敍部，經審查合格後，由內政部呈請行政院轉呈國民政府任用之。惟施行以來，各省以爲修正縣長任用法規定資格標準（該任用法第一條之一至八各款）未免稍高，紛紛請求變通辦理；而剿匪區域各省，並經另訂任用法。內政部爲統一法令顧全事實起見，復於二十三年六月間呈請行政院轉請中央政治會議核定補充縣長任用資格標準實施辦法，規定：嗣後各省任用縣長，准其暫時於適用修正定縣長任用資格及縣長任免程序外，並得參用公務員任用法第三條規定荐任職公務員之資格，及剿匪區內縣長任用限制暫行辦法第一條規定之縣長資格。自此次變通辦法經中央核准通行以後，各省不得再有自訂縣長任用荐舉章程辦法之事。至是，各省縣長之任用辦法，乃由『各自爲政』而漸趨於『整齊劃一』。

至今年夏間，銓叙部以現行縣長任用法，尚有應行補充之處，特提出意見，與內政部會商，擬具修正草案，呈請核定施行，聞修正之處甚多，其最要之點，即爲依法考取之縣長，及其有縣長資格者，均由銓叙部以候用縣長存記。未經考試或資格不合，而才德兼優，富有行政上的學識或經驗者，亦得由各省政府特予保送攷試院考詢及格後，交銓叙部以候用縣長存記。凡存記的候用縣長，須經內政部分期訓練合格後，再行呈請國府分發各省任用。又依法實授的縣長，在三年爲一任的期間內，非有特殊情形，經內政部核准者，不得停職或免職。

綜觀選任縣長之重要點，厥爲學識與經驗雙方並重，考試與訓練合而爲一。特種人材亦可保送考試，或保送考詢。其思慮不可謂不周。主持此事的當局，如能本『我喜可抑，我忿可容，我法不可離也』的精神，絲毫不爲人事所拘，綜覈名實，力行不渝，第一步，在最近的將來，使全國各縣縣長一律任用法定合格之人，第二步，依法舉行分省縣長考試，並加以訓練，使考試訓練合格人員，足敷任用，而且要全數任用，不使閑散。俾

賢者各以彙征，儆司皆得自達，則雜流庶乎屛息，吏治可望清澄。斯吾人所企望於將來者。

四　縣佐治員之選任

縣政之能否推動與改進，當然不是僅繫於縣長一人，必須全體佐治人員，個個有能力，個個肯勤奮，才可以秉承縣長切切實實做一些事，才能建設起良好的縣政。否則，如果佐治人員都缺能力，都不知勤奮，即縣長有萬鈞之力，亦必苦於『獨木難支』，而且稍一疏忽，還不免要受佐治人員的拖累。

過去，一般縣政府的佐治人員，如秘書科長或局長，甚至於主任科員，大都是隨着縣長進退。不管前任的秘書科長如何，總是照例要更動一番，一若非此就不足以辦事。而舊任的秘書科長或局長每屆交替之時，亦總隨舊任縣長自動告退，大有『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的態度，好像是對於長官表示其忠誠。至於主任科員呢，可別爲二部分來說：關於會計庶務及收發一部分的職員，到了縣長更替的時候，也多照例去職，因爲新任（前任亦復如此）一定帶來若干人來代替他們的。故無論誰，一發表縣長，總先注意這個人事問題，得要打算一番，新舊相承，迄未稍改。關於管理卷宗撰擬文件一部分的職員，大概多可以穩安的蟬聯下去，因爲這些事，實有非新手所能理得清辦得了的。況縣長履新伊始人地兩皆生疏，似乎亦應借重於他們，權作『識途老馬』，此即從前所謂書房。

這種種官場現象，都是很深的流弊，自應加以整理和改革。掃除舊的壞的，創造新的好的，如三四年前江浙等省所設教育，建設，財政等各種人員養成所，就是爲創造縣吏治的新人才。近年各省政府多設有縣行政人員訓練所，內設縣長組及縣佐治員組。關於縣長的訓練，前已言之。縣佐治員之訓練，則凡現任縣佐治員，具有縣行政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至第五條之規定資格者，皆須調省訓練；即其考試及格人員，亦須經過訓練後，方可委用。至於非現任人員，則宜招收大學或專門以上及高中以上的畢業生，或具有專門技術人員，施以訓練。今年行政院對於全國大學畢業生所舉辦的就業訓導班，據該院前政務處長蔣廷黻的談話，謂其『用意固在謀職業，然實際上與地方政治之改善，確具有密切關係。蓋近年來中央與省政府之從政人員，均爲受近代教育的人才，故人才得宜，才盡其用。惟縣政府工作人員之學識程度，則遠不如前者，因之地方行政，效率較低，以言改善，愈感困難，若以經過訓練之大學畢業生，使之服務縣政，將來行政效率之改善，自必迅速無阻……』。其旨趣亦就和我剛才所說的一樣。至對於不合法定資格之現任人員，均應一律免職，而以訓練及格者委用，以增效能，而重均衡。

至其訓練方法，亦一樣適用縣行政人員訓練辦法大綱之規定。訓練內容，應以講習本省各種現行法令，及實際問題之研討爲主。並特別注意精神訓練，力矯過去一般官吏之惡習。不過，縣佐治員之訓練，應與縣長訓練有別，縣長是綜攬一切政務的，故須具備各方面的學識與才能；而佐治人員則當就其學歷經驗及興趣，分爲民政，財政，教育，建設，土地，公安等組，分別指定研習，加以訓練，於訓練期滿後，按其成績，次第分發各縣政府任用，分別担任上述各項實際工作。所有單獨臨時開辦之各種訓練所，應即一律歸併，以節糜費，而收統一事權集中管理之效。

此外，尙有與澄淸吏治極有關係，而爲許多人所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最低層的書吏與衙役之整飭。書吏衙役向爲我國地方政治上的大汚點。所謂『書』，是把持縣府內部的例行公事；所謂『吏』，則把持縣府外部的例行公事。因縣長之無確實保障，任期短促，有如萍踪飄忽，故多存五日京兆之心，既不能詳察縣務內幕，復不能熟悉民情，因之隔膜之處，都得就教書房，積習既深，縣政運權就旁落于他們之手：且一般縣長很少與民衆接近，發生直接關係，書吏便更利用官民隔閡的大缺點，勾結土豪劣紳，向平民敲剝，近年各省縣政府，裁汰書吏雖多，但以限於經費，或安於故常，仍不能有實質上的革新。允宜釐定澈底改革辦法，先由各省民政廳責成各縣政府將檔案糧册清理整齊，（現在有許多縣份已做到這點，且有相當成績）。免得因甄汰書吏，而誤公務之進行。然後將所有書吏嚴行甄別，凡是染有不良嗜好，或有舊官署背吏惡習，或年老不堪者，即應一律革除，另考選中學畢業或具有相當學力與經驗的青年補充之，並予以教導和訓練。至於差役，如政警法警等，（在已設縣法院或縣司法處的縣份，對于法警舞弊，已嚴加改革）。應詳核各縣事務之繁簡，規定相當員額，計劃核實給資辦法，將以前自名散役，及深染惡習不堪任事之流，査明革除，另行考用小學以上畢業或具有相當程度的青年，一律加以嚴格的訓練，並隨時考査其下鄉服務，有無勒索詐財種種行爲，用期革除民衆歷年所受恫嚇欺壓剝削的苦痛。

五　縣政人員待遇考績及奬懲的改善

國家之設公務員俸給制度，約有數種功用：一以安定其生活；二以保養其淸廉；三以振奮其辦事精神，增加行政效率；四以酬勞其爲國效忠，使其知所激勸，用意至深，事極重要。但在釐訂俸給之時，若無合理之標準，則仍不足以發揮其功能。吾以爲俸給之釐訂，至少須合於二個極重要的標準：一是須能維持其生活，二是須依職務之繁簡難易。吾人試以此兩個標準，衡量一般縣行政人員的待遇，看是如何。

一般縣政府的俸給待遇，向以按照縣缺等級爲支配的標準。若以全國各縣平均計算，每月經費，一等縣約二千元，二等縣約一千六百元，三等縣約一千三百元。縣長月薪有僅及二百元者，最多亦不過四百元，此尙極居少數。至於秘書科長或局長等，月薪最多，約在百三四十元左右，低者僅及六七十元。他如科員辦事員以及書記等，更無論矣。縣行政人員之待遇如此，試問：何能安定其生活保養其淸廉？振奮其精神？更何能使其盡忠職責，以圖報効國家？（如私爾忘公，只圖貪婪權位爵祿者，自當別論。）此各僅依縣缺優劣等級，規定俸給多寡，在財政本身上立論，以其可由縣長私自任意支配，造報計算，務使收支適合，跡近包辦，已非愼重公欵之道；而同是縣行政人員，俸給多寡不均，往往又不能與其職務之繁簡難易相稱，揆諸情理，亦覺不甚公平。故就現制度之本身言，宜加改革，將縣缺優劣之陋規廢除，重新釐訂分級晋俸辦法，將縣長及秘書科長局長等之月俸，各分爲數級，俾知行卓著者，均可循序漸進，使之安心任事，而不必覬覦優遷，示鼓勵，抑奔競，此其一。現代縣政繁重，建設多端，責成既切，考核又嚴，若與中央及省各級機關之人員相比，則縣治人員之責，更覺繁難得多。縣政如此繁重，非專才不能勝任。然而縣行政人員之待遇，既如此其微薄，試問又何能羅致長才？故欲羅致縣政人才，必須提高縣政人員的待遇，使合於維持安定生活及職務繁簡難易之標準，此其二。凡此兩點，皆爲改善縣行政人員待遇之基準，應兼籌並顧，不能有所偏歧。著者走筆至此，適見九月二十三日國府修正公布縣行政人員官等官俸表，吾人讀後，尙有數點意見，玆附錄該表，加以評議。

縣府及各科局官等官俸表

薦任		委任	
一	400	一	200
二	380	二	180
三	360	三	160
四	240	四	142
五	320	五	130
六	300	六	120
七	280	七	110
八	260	八	100
九	240	九	90
十	220	十	85
十一	200	十一	80
十二	180	十二	75
		十三	70
		十四	65
		十五	60
		十六	55

一等縣長
二等縣長
三等縣長
一等縣秘書科長局長
二等縣秘書科長局長
三等縣秘書科長局長
一等縣督學科員
二等縣督學科員
三等縣督學科員
辦事員

綜觀上表，行政人員的俸給，已一般的改善提高，而其俸給支配，亦略合上述分級晋俸之標準，差慰吾人願望。惟縣缺優劣等級之分，仍然存而未廢，吾人之愚，認爲此乃舊習陋規，殊少合理根據，仍宜予以革除。即欲一仍其舊，亦不宜據以爲俸給支配之標準，須一律平等的按級晋俸，無稍歧異，免得予人以『肥缺』『瘦缺』之稱，以啓『奔競』之漸。若以爲縣缺等級之分，乃據縣疆廣狹，人口多寡，財力貧富之標準，則吾人欲問：縣等之差是否即可據以判其縣政繁簡輕重難易之別？倘其謂然，則吾人復問：優缺縣份之政務果眞較劣缺縣份爲繁爲重爲難乎？吾敢斷言：决不！且適相反！蓋以縣政建設，項目紛繁，劣等之縣，以限於文化經濟等種種客觀條件，百廢待舉，急宜邁步開拓，進至水平以上，其事之繁重困難，恐更有甚於優等之縣；即使其爲僻小之縣，在事務的『量』方面，或比較的『簡而少』，用人不妨可以減少；但在『質』方面，因一切皆尙無基礎，自須加緊推進，迎頭趕上，尤須羅致長才，擘劃建設，是其待遇自更亦不能有所軒輊于其間。雖一二等縣長最低與最高俸額之差，比例的皆爲二十元，三等與一等縣長俸額之差則爲四十元，但以其根本即缺乏客觀的合理根據，殊未能洽于人心。他如秘書科長局長等，無論一二三等縣，均分爲九級，自九十元起俸，至二百元止，其督學科員起俸額之差，各爲五元，均至百六十元止；辦事員則皆以五進分爲五級，自五十五元至七十五元止。依『但書』規定：『但遇有特殊情形不能照本表規定俸額支俸時，得由各省政府按照本表規定等級』。此種付予主管長官的伸縮之權，於縣長科員及辦事員之俸額，似尙無碍大體；然於秘書科長局長，則覺尙須加以愼重考慮，若以起俸九十元支給，實嫌太薄，殊未合於職務繁簡難易之標準，其起俸額允宜提高至百二十元。不過，此等佐治人員之選任，務必以考試訓練及格或合於法定資格而受過訓練者爲合格，而縣長亦宜依此標準，愼重選用。

可是，改善縣行政人員待遇之目的，要在能增進行政效率，而行政效率果能隨其待遇改善而增進與否，則又須繼之以考績和獎懲。考績即是考核其服務成績之優劣，而獎懲即爲對於考績結果的一種處置辦法。過去各省對於縣長及佐治人員的考核，向無正確客觀的標準，省方多聽取視察員的報告，以爲考核的依據，而視察員赴縣視察照例是發表照塡，或向縣政當局稽詢，對於各地實際施政狀況，多不能有明確的認識，即使欲認眞視察，但因格於人力的單薄與時間的短促，對於有關施政的人力財力以及風土人情諸種客觀條件，亦不易得眞實的判斷。所以，一般視察員的報告，概以地方紳士的批評及對其招待的好壞而定，既不免所偏聽偏信之弊，且必雜有愛憎好惡的主觀成見。這種樣的考核結果，怎可據爲優劣之定評？再就考績標準而言，亦復少科學的合理性。例如辦理民團，不能即以其籠統的成績，比較其孰優孰劣，同時，尙須細察各縣人民性格的柔悍，交

通的通塞，民智之高下，與夫地方需要緩急先後以爲斷。民性强悍，交通便利，民智發達，而地方需要又甚急切之縣，則其辦理民國之成績，自較『精而速』；反是，在民性柔懦，交通梗塞，民智低陋，而地方需要又不必急急之縣，則其成績，自較『鈍而遲』。但吾人不得即評斷後者之『鈍而遲』爲甚劣，而前者『精而速』爲甚優。蓋以彼此基本條件不同，成績自亦有異，不可一概而論，遽下籠統斷言。凡此所陳視察報告之缺少眞實性與考績標準之缺乏合理性兩點，均應澈底改革，改革之基本原則有二：第一，對於各縣縣政的考核標準，應分別察其文化經濟的程度，及其地方建設之緩急先後需要等種種客觀條件，析列考績課目，分別詳加考核，不宜以籠統的成績多寡，定其優劣。第二，考績標準釐訂後，省廳對於各項行政，宜多派富有學識經驗的專員，畀以職權，實地考察某一項行政之優劣，較量客觀環境條件，記其分數，呈報省廳，例如甲員考察民政，乙員考察財政之類，不得一人兼而考察各項行政，以免籠統模糊之弊，然後按其總平均分數，以定各項成績之優劣。並規定各縣縣長由民廳初核，省府覆核；縣府秘書科長局長由縣長初核，民廳覆核；其低級人員，則予縣長以考核之權，但須呈報民廳備核，以防偏私之弊。尤有進者，縣政視察員，除應多注重事務的調査外，尤應特別注重政治的視察與指導。至於視察方法，在出發以前，最要簡單秘密，切不可事前就聲揚出去，人還未動身，便已到處曉得，免得人家作僞，『從前所謂輕車簡從，微服巡行，就是簡單秘密的意思。』（蔣委員長視察意義及其方法）至在考査之際，要撇開私人的恩怨，注意客觀事實的公道，地方上之招待，歡迎，宴會以及普遍應酬，均須謝絕。不勞人家代開銷一個錢，不受人家賄賂一個錢。總之，所有足以惑亂蒙蔽視察的『眞實』和『公道』的，均應絕緣，一洗過去積弊，還他淸白面目。

據此視察的眞實報告，認眞公平核考以後，應厲行獎懲，使賢者有所勸，不肖者有所警。査現在對于各縣政府的獎懲辦法，在獎勵方面，約分爲嘉獎，記功，加俸，晉級，優遷等數種，在懲戒方面，約分爲申誡，記過，減俸，降級，撤職査辦等數種。玆應加檢討者，是在獎勵辦法。按之實際情形，縣分三等，俸亦隨之而異其數，如一等縣長或佐治人員成績優異者，最後即無法晉級加俸，僅限于嘉獎記功。此種獎勵辦法，實欠合理，且易使賢者灰心，轉趨因循敷衍。我認爲：除前述改善待遇，按級晉俸外，應進而別籌獎進政策，宏其出路，奮其志趣，展其長才。策之善者，莫若定爲升轉之法，使任事久長治績卓著者，得升級擢用於省府或登庸於中央，委任者可以升至荐任，荐任者可以升至簡任。蕭公權對此曾有極中肯之意見謂：『國民服務於社會之動機爲公亦復爲私，故獎勵人才，要以合法之名利勸誘爲最有力。所謂改善縣政人員待遇及出路：政策似宜爲升轉之法，使縣府從政人員達到一定年限，且經考核具有治績者，得升級擢用於省府，或登庸于中央。同時亦不妨規定各級政府中某一部份人員之選任，須具有縣政成績之資格，於考試徵荐外，別闢銓叙之途。如此則不特才志之士樂於從政，縣府人員勉於職守，而上級政府中有此身歷地方政事，目擊民間艱苦之人員參加工作，其於全國之政治及建設，豈云小補？』（見本年九月六日大公報論縣政建設）辦法至雖平庸，卻不失爲獎進人材之良策。

綜上所論，對于縣行政人員之待遇及出路，務求改善與寬安，俾能以資以勞；考績務求眞實公道，合於科學的合理標準，使功罪皆歸實際；獎懲務求嚴明有方，使知警勉，且須『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然後，益以切實保障，久於其任，進退不隨愛憎倩之，用舍不繫異同之趣，褒升黜免，率由定章，所有『另候任用』莫須有之罪名，尤應極力掃除，倘有此等情事，屬員准其申訴，概予糾正。則『天無枉生之材，野無抑鬱之士，朝無倖進之途。』地方吏治，庶幾觀成！

北方讀者的一封書

芸生先生賜鑒：

在本報第四十一期上讀到了　先生的「重來上海」一文，末節對於「北方人民大多奸滑」的辯駁，予我以莫大之感動，使我異常興奮。今天我方知道，北方人不都是行尸走肉了。我是生長在河北省的東部，可是自幼就旅居在外省，中年時候又住在江南，爲了職業的關係，不能常到北方來，所以對於家鄉的人情，也不大了然。時常聽見南方人對於北方人的冷譏熱嘲，尤以九一八以後，曾聽見一位受過大學教育南方人說：「自古亡中國必定先亡北方，固然也是由於地理關係，但是最可痛心的，是北方人之卑汚，例如元淸亡中國，都是先征服北方，然後再利用北人來征南方，這些沒有民族意識的北人，也干爲虎作倀，眼前的冀東察北僞軍，不都是北方同胞嗎？只爲很有限的代價，又要演自相殘殺了。」這是多們不能諒解北方同胞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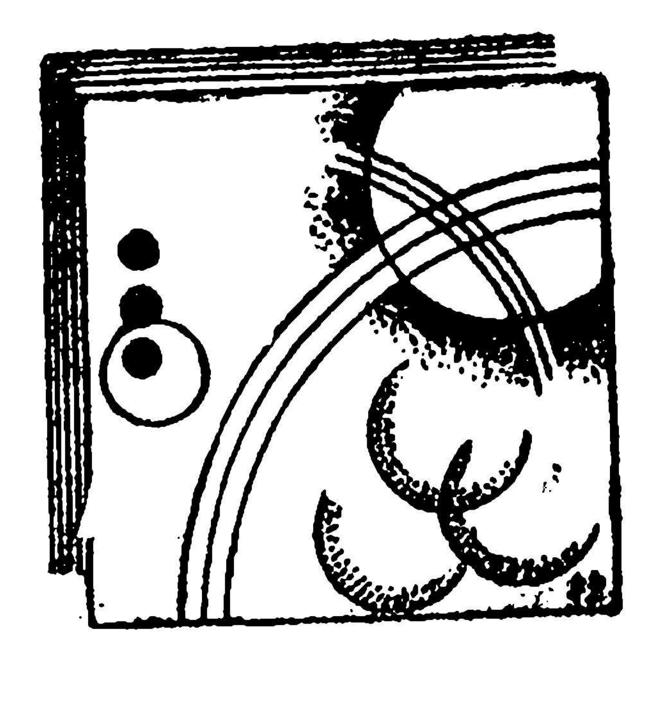
先生，我是有血氣的男兒，受的了這樣激刺嗎？這是令我們北方人多們慚愧的事！我不相信他的話是眞，我相信北方人也是像南方人一樣的有朝氣，況且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曾載之於書呢？然而必須用事實來証明，我被意氣心所趨使，不惜犧牲了江南較優的職業，來到代表北方的北平，過水平線以下的生活。古城中五個月長時間的經驗，証明了慷慨悲歌之士，一個未見，卑汚圓滑的奴性人，到處皆是。南方人是那樣生氣勃勃，社會上普遍着進步，北方是這樣死氣沉沉，社會上仍舊畸形過甚，階級觀念仍舊深，下層階級仍舊學奴作婢，野蠻時代的遺毒，仍然未去，我對於家鄉人，不禁感到失望和悲觀，誠如某人所謂，「華北人民大多奸滑，而意志薄弱，易於利誘與威脅」，「北平雖有抗×組織，概皆客籍份子，」對於前項，北平市人，眞可當之而無愧，對於後項，據我眼看，那是純粹事實。

先生，你我同是河北主人，忍着看我們悲壯的祖先，有這樣無恥的後代嗎？我堅决相信，人能格動社會風氣，我們要繼續着出乎共性的慷慨，在暮氣籠罩下的北方，造出一座强光的燈塔，使我們這慷慨悲歌之士的發祥地，永遠繼續下去，勿使異族腐惡力，絲毫存在。任你何等的烏烟瘴氣，掩沒不了悲壯的魂魄！

事急了，北方英雄認淸目標，向我們直接間接的敵拚人！

先生，愛國愛鄉，向來站在最前線上，請您把關於北方人的短處，不必諱言，盡量揭露出來，喚起他們良知來，注意改善！多多登載激刺北方人的文字，叫這羣無民族國家思想，只有個人利害的北方人，覺悟覺悟。長點勁，這不也對於救國有很大的力量嗎？

編者按，本報讀者劉君致芸生先生的一函，給予我們很多的感慨。我們認爲在目前國難嚴重的期間，不論是北方人或南方人，全應該如芸生先生的指示，下一番克己反省的工夫，認明我們民族性的弱點，方能對症下藥，發奮圖强。我相信南方人中，覺悟自己的弱點，能如劉君這樣深刻的，定不乏人。我更信，北方人和南方人，各有他們的弱點與優點，不容軒輊，惟有全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汰除弱點，發揚優點，國家方能有救。我們並且希望國人，勿矯枉過正，自視太卑，反足失去民族的自信力。



羅斯福與藍敦

祝麟

一

今年六月美國克利扶輪，Cleveland 與費城Philadelphia二地的共和民主兩黨全國代表大會比較往年平靜得多。民主黨在二十四小時內舉定了該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開美國政黨史上的創舉；就是在羣龍無首的共和黨，本來認爲將有一番激烈競爭，豈知總統候選人的推出，亦極不費周折！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於六月九日開幕於克利扶輪。除胡佛前總統抨擊華盛頓冒險家的「新政」外，其他沒有任何足以撼動會衆的演說。各州代表一致推崇甘薩斯州 Kansas 州長藍敦 Alfred M. Landon 爲該黨總統候選人。那位負有國際重望的政治家——老參議員波拉，——竟一敗塗地，波拉反大托拉斯主張，顯然觸怒了華爾街的財閥，在金元國裏，競選不得財閥的資助，是非失敗不可的。藍敦其他的政敵，如：著名參議員凡登堡，A.K. Vandenberg 芝加哥每日新聞主人諾克斯 Colonel F. Knox 及狄更遜L.J. Dickinson 俱告失敗了。

共和黨所以推舉這樣一位不知名的人物，並不是偶然的。藍敦在華盛頓政治舞台上從未扮演過任何角色，可以不致成爲各方攻擊的目標，因而易於當選。美國政黨推選他們候選人時是常常如此的，不但如此，共和黨曾仔細端詳藍敦的性格，歷史，政見及方法，認他是共和黨中與羅斯福競選最有望的一人。共和黨漸漸知道：胡佛所高呼的美國憲法神聖，再不能鼓起人民的興奮，「神聖」的憲法到底不能充飢啊！保守的共和黨漸染有改良主義的色彩，還觀於共和黨本屆候選總統的如凡登堡，諾克斯及藍敦三人都是一九一二年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進步黨的健將可知。共和黨欲借藍敦，使二十餘年前共和黨偉大政治家老羅斯福的進步主義復活轉來！

藍敦尙有兩種特長，使他能擊敗其他二位進步主義的黨友。第一：藍敦是以調和共和黨兩派的利益。共和黨二派——，東方資本家及西方農人，——利害的衝突，危及了共和黨的統一陣線 。東方大資本家全部推翻新政的主張，使西部農人惴惴危懼，因爲「新政」對於農人確有相當利益。藍敦素以穩健著名，當羅斯福在一九三一年經濟風浪中要求廣泛的權力時，藍敦是最早表示贊成者之一；當胡佛及諾克斯等肆意醜詆華盛頓的政府，及最高法院幾全部摧毀「新政」的建築時，藍敦常常甘守緘默。他的

妥協精神，應了共和黨兩派利益調整的需要。

藍敦的另一特長，是他「預算平衡」的理論與實行。他二任甘薩斯州長，在他任內，當地租稅由一萬二千七百萬元，減至九千七百萬元。因此，在四年前民主黨氣焰不可一世，共和黨各地選舉着着失敗的時候，共和黨黨員中得蟬聯州長者，唯藍敦一人！共和黨人攻擊羅斯福，動輒以他的「行政浪費」及「收支相差」爲藉辭。這位曾以辦理他方財政馳名的人物，自然足以引起黨員的擁戴。

羅斯福的在費城民主黨全國大會中再度膺選爲該黨總統候選人，更在一般人意料之中，依照美國政治傳統；現在總統例能被推爲該黨下屆之總統候選人。一九三二年美國不景氣達到頂點時，成爲衆矢之的的胡佛，尚能被推爲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就可知道傳統的很少有例外。羅斯福四年「新政」到底有些成績，自然胡佛更未可比。

我們記得，在不久前，美國南部最負盛名的政治家，惠朗Huey Long曾一度爲羅斯福本年競選的極大勁敵。凡遇惠朗挾了他的「均富」經濟哲學出現於羣衆前時，聽衆如受催眠術，無不爲之如醉如痴，雖然他的主張是建築在不健全的理論上的。不唯寧是，一座冷靜森嚴的參院，當惠朗駕臨演說時，亦無不全院坐無間隙。惠朗渴望着白宮，他自己說他將不顧一切使羅斯福落選。但是，惠朗在數月前被暗殺了！六月二三日民主黨大會時，民主黨領袖中再沒有能像惠朗的給羅斯福以打擊。在大會開幕前，雖有民主黨老領袖五人，一九二八年該黨總統候選人史密斯 Al Smith 及威爾遜總統時代的國務卿柯培爾 B. Cobly 俱在內，聯名致電大會，請求：排斥羅斯福及其新政，但絲毫未起影響，大會終於採取羅斯福的「新政」爲大選的宣傳品。當本人赴蘇研究政綱時，史密斯的「蝦兵蟹將」十二人闖入會場，使大會一度起了騷擾，但此十二人盡被驅出，史密斯與羅斯福二人間現在已隔有不可飛渡的深淵了！

二

羅斯福與藍敦現在成了今後四年白宮主人的競爭者。兩人是代表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家典型。

羅斯福是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他在本年新年向全世界廣播無綫電演詞中的抨擊墨索里尼，希忒拉及日本軍閥，風狂似的法西斯及帝國主義的傾向，贏得了世界每一隅愛好和平者的同情與稱讚。但是藍敦是美國中西部一個不著名農業州的州長，羅斯福競選的後台老板稱藍敦是密士西必河草原來的「模糊人物」。華盛頓政治通訊員克拉伯 R. Clapper 在「評論之評論」說：他去年在密西德法必河至美國西岸旅行中，與許多共和黨員談話時，很少有人知道藍敦其人，間有知道的亦祇說：他是中西部某州的州長而已，藍敦所以能由一個無聲無臭政治家，一變爲全國知名的人物，是得力於報紙的狂捧，尤其是哈斯特 Hearst 一系的報紙。世界有名的美國新聞大王哈斯特原是美國資產階段的代表，他對於羅斯福重徵資本家的「新政」，深爲懷恨。所以在數年前已開始旅行美國各地，留心訪尋足與羅斯福在本年競選的適當人物。藍敦在甘州的「節約」政治大得哈斯特的歡心，於是，哈斯特所統率的二十七家報紙及十二家雜誌一齊替藍敦大吹大擂，現在居然把他捧上共和黨候選總統的寶座了！雖然如此，藍敦到底資望太淺，不唯不及羅斯福的有名；就是共和黨中聲譽崇高的領袖，如

波拉，弗萊讒 H.P. Fleicher 藍氏對之，亦不免有愧色。

其次，羅斯福是一個天才領袖的代表者，但藍敦僅是「法治」政府中的一個普通公僕，羅斯福體格雄偉，一如哈定 Harding 的生得像一個總統，他熱烈的情感，勤苦的德性，及過人的精力，雖是反對新政的人，對於羅斯福本人，亦無不心折，但藍敦中等身材，不善辭令，沒有任何近代政治領袖的特徵。共和黨人在選擇他們的候選人時，對於是否能在火爐旁雍雍談話，及羣衆前滔滔不絕的演說，顯然沒有加以重視。但這些條件是使羅斯福成爲全國領袖的重要因素，漢密爾頓 John Hamilton 在克來扶輪大會介紹藍敦爲候選總統的演說中，稱：藍敦個人的歷史就是近代美國的歷史，——一個平常人的歷史。漢密爾頓說「中庸頭腦的人造成了美國人民的大部分，藍敦將引起這羣人的同情，因爲他是代表這一群人的。」


藍敦

復次，羅斯福與藍敦的背境亦不同。羅斯福的父親雖是一個商人，但羅斯福自己始終保持農村社會的傳習，古樹掩映中的羅斯福在海特公園 Hyde Park 家鄉靜僻的住宅，比較白宮更適於他的生活。羅斯福常在星期杪悄悄的偕了夫人遨遊於赫貞河上。在這一點，他與英國大戰時英外長葛萊勳爵 Sir Edward Grey 的厭惡倫敦的濃霧及喧閙是相同的。但藍敦十足是個商人，他亦沒有像羅斯福的一個鄉村環境，可供他休憩。他從本雪凡尼亞流浪到阿哈俄，從阿哈俄到甘薩斯。羅斯福生長於家族傳統的隱庇下；藍敦是一個可憐的異鄉飄泊者。

復次，羅斯福與藍敦的政治哲學亦大不相同，甘薩斯州是在南北戰爭前夕反奴隸空氣中墾植起來的，後來又受了老羅斯福的進步主義思潮的洗禮，所以雖然是保守的中西部的一小州，但自由空氣極濃厚，這種環境造成了藍敦具有改良主義色彩的保守派傾向。民主黨的要人法萊 Farley 指摘藍敦以自由主義的假面具，掩蔽其守舊派的眞相，這是由於法萊不瞭解甘薩斯的哲學。藍敦的「預算平衡」的主張是建築在「甘薩斯哲學」的另一方面。甘州農人素尙節儉，從不願拖債，他們在可保證的進款範圍內求改進，於是，藍敦的甘薩斯地方行政亦斤斤於收支的平衡。他的需要一輛新車，亦許與羅斯福相同，但他在買車以前，對於是否能付款這一層，必加以鄭重的考慮。但是羅斯福的「新政」從不計算金錢，他認爲祇是需要的話，即超出預算的大量政費，亦所不惜，羅斯福是大膽的革命家。

藍敦與羅福斯二人既代表兩個如此不同的典型，所可怪的是，他們所持的政綱，竟很少差異。藍敦不像胡佛的堅持着美國的傳統制度，他認爲若然憲法不能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時，雖加以修改，亦將不猶豫。他修改的建議，限於使各州政府將控制工資及工時方面；至於羅斯福認爲：憲法修改的範圍應擴大至其他工業及經濟問題方面。羅斯福與藍敦政見最大之爭，還是在方法方面，羅斯福主張，唯有聯邦政府是社會及工業問題的適當

統制者；但藍敦雖然放棄了，共和黨放任主義的自由競爭，依舊堅持各州亦應有權處理此種問題。

三

這次美國大選競爭，不是羅斯福藍敦兩人的政見之爭；倒是二個不同人選的抉擇。



羅斯福

羅斯福在一九三三——三四年間顯然對於美國有極大貢獻，那時美國人民對於銀行及投資制度的信仰，幾全爲消滅；甚至竟有數百萬人民對於美利堅共和國本身制度，第一次發生懷疑。羅斯福在這樣的空前經濟危機中的勇敢與有力，在那時大受稱頌，克拉伯在現代史料中說：「羅斯福新政施行結果：美國商業恢復了九成，今日商業的繁榮，是五年來所從未有。」但是，風浪既經過去，羅斯福的政績似漸在美國人的記憶中消失。大企業家起而責總統違反憲法，使聯邦政治走向法西斯或共產主義之路，是美國制度的敵人；民主黨領袖多與羅斯福爲敵；美國報紙大半反對羅斯福。雖然如此，羅斯福挾了 N.R.A.（產業復興法），及 A.A.A（農業調整法，）的兩把利刃，依然維持他在本年競選優越的地位。「紐約時報」駐華盛頓通訊員麥隆 Paul Mallon 在「現代史料」中估計：羅斯福利用新政，使官吏商人等受惠的共三千餘萬，這三千餘萬依賴新政的選民，顯然是羅斯福蟬聯最可靠的保証。藍敦說：「新政是利用人民的窮乏與困苦，以培養政黨勢力的工具。」

藍敦的聲勢，亦頗不弱。華爾街的金融界苦於新政大量政費的壓迫，久已渴望哈定顧理治時代的復臨，他們對於這一位以行政節儉著稱的甘薩斯政治家，不由得不大爲傾心。藍敦的聲望由是與日俱增。據克拉伯的估計：藍敦在去年三月僅得共和黨百分之二八的擁護，本年二月激增至百分之四七，八月增至百分之五六，這實在是羅斯福在數月前夢想不到的威脅，當白宮的四周盡爲敵人時，藍敦的政敵於落選後，俱沒有史密斯所表示的醋意與憤恨。反之，凡登堡，狄更遜諸人的出現在華盛頓，是有助於藍敦的！

有人以爲：在危機中需要一勇往邁進的領袖。美國已渡過了難關，非常時期的各種組織，俱有調整的必要。現在需一更謹愼的政治家，使美國政制恢復於憲政的常軌。最近紐約市場以巨金爲賭，預以五比七斷定羅斯福的落選，羅斯福的前途似未可十分樂觀的。



日本文壇對魯迅的哀悼

室伏高信　山本實彥　佐藤春夫　新居格

魯迅的印象

室伏高信作　陳琳譯

魯迅先生的逝世，引起國際文壇深切的悼惜。下譯爲室伏高信與山本實彥二氏所作悼魯迅文二篇，室伏氏去年曾與胡適之先生熱烈討論過中日問題，國人已多注意。山本氏是改造社社長，著有研究中國之作品極多，被稱爲理解我邦最深之學者。二氏皆魯迅先生朋友，故特多眞切之詞也。

——譯者附記——

我和魯迅會面是在一九三〇年的夏天，去年帶了讀賣新聞的使命，再到中國去漫遊的時候，也想要訪他，但因爲他病，所以沒有面談的機會。

與魯迅會面是在內山書店主人爲我開歡迎會的席上。當席有兩三位日本新聞記者，還有鄭伯奇君等幾位相當知名的中國勤勞文學作家。

去年的夏天，又在內山書店見到鄭伯奇關於中國現狀的意見和他爭論了好一會。以國民黨作爲今日中國發展段階唯一底代表的我與寄同情於共產黨的鄭君，兩人的意見，當然是不一致的。

我當面駁議鄭君小兒病的認識，現在想起來也覺得過於喋舌了。鄭君當時非常興奮，臉色完全變成蒼白，渾身不住地抖動，終於憤然絕席而去。我對於這特地訪問的作家實在是抱歉得很！

與魯迅會見時，說的是什麼，到現在已忘記了。大概不過是雜談吧！據實說，我對於普羅作家們並沒有怎樣注意的，但魯迅先生的風貌，到現在卻仍是淸晰地存在我腦海中。僅一度會面而給與這樣難忘的印象的人，在我是不大多的。在羅曼羅蘭，卡賓脫(Carpenter)威爾斯，這些少數難忘的印象中，我又想見魯迅先生的姿貌了。

他穿着一件素樸的中國服，稀疏的鬍子，優美地增彩了這極親藹的臉容。是屬於典型的中國智識者的風貌。

眼前的日本已變成這樣了，但在中國，普羅文學卻極盛。魯迅的名字也就是在這種流行中顯赫的。他在左翼作家中，佔着最高位置。他不是普

羅文學時代出世的作家，但在這時代他是最輝耀的，由他的見識和經歷，自然地會被給與指導者的地位。

也不少人把魯迅稱為中國的高爾基，這種比擬對他怕是很恰切吧？魯迅的作品，我不過讀了兩三篇，而且到現在又記憶不大清楚了，對於這位作家，我實在沒有評論的資格。


魯迅

我在這兒所想略加說明的，是當我讀他的作品時，感訴我的並不是作為普羅作家的他底意識形態。但縱使他不是普羅作家，然對他在文壇上，或在更廣泛的中國文化上的地位和名聲仍是煊赫的。他持着這種意識形態，為它所拘囚，和向它傾注了全副熱情；但我總覺得像他這樣的人物，是巍峨地超越在它的上面呢！正如高爾基不單是蘇聯的作家，而是巍然地超越了它，在高聳着；有些彷彿。

魯迅先生受着今日中國青年和文化人所崇拜，是因為他理解左翼理論，在向它寄同情之故，這是不消說的。假使他對這理論不理解和同情，他會蒙了反動之名，而受着排擊，也未可知。但因此之故，就單稱呼他做左翼作家或偉大的左翼作家，這稱呼能把他的人物和事蹟盡善地評定嗎？怕還有疑問吧？

他的思想是否滲雜有虛無主義，這還有需討論的餘地呢？但他的思想確是近代的，而且是朝向近代努力的。在日本的某雜誌（大約是改造吧）所介紹的他底孔子批判，就明顯地表現出這種特點。也和一切的近代人相同，是偶像的破壞者，傳統的輕蔑者。他的思想和態度就是把他和中國青年羣連結做一起的魅力。但是在他的風貌中，在他的作品的魂中，也似沒可置疑的，有老莊的虛無主義，宿命地滲染着呢！離開五千年中國舊文化的傳統，而要把他的人物和作品想像是不可能的！

我聽到魯迅的噩耗，我非常悼惜，我希望他享有和老子與孔子一樣的高齡。如果他享有七十歲或八十歲的年壽，他一定會把孔子和老子再加評價，我確信那時，代替喜劇的諷刺，他自然地會和這類人作一種精魂的交遊了。

反言之，我極惋惜在中國革命的中道，與民族興亡的危機中，乃不能目睹其結局而溘然逝去。

（譯十月二十與二十一日讀賣新聞）

魯迅的死

山本實彥作　陳琳譯

超然存在權力上面的他，終於溘然逝世了。如今想起他那高逸的風格，真不解彼蒼為何要把這有意義的存在攫奪而去呢！

他的存在比起高爾基的存在是更清潔的。他不發不能求到的邏輯，這又和蕭伯納的存在稍異了。生於沒有恩惠的國家，終於沒有恩惠的生活；而不然貫徹其所信，他實在是够尊敬啊！他不像法蘭西作家們般活潑明朗，他是厚重和深遠的。他斷定在孔子的思想精神支配中國之下，國民是不能飛躍的。當國共還未分裂的時候，領袖們是信奉唯物史觀革命的，但到現在已全改變，孔子幾乎變成唯一守護的聖神了。但他卻冷靜地批評道：孔子只是權力者的聖人，支配者統治被支配者恰好的哲學，與被巧妙地組織成的東西而已。他又說中國民衆把孔子認做聖人并不是多數的。民衆與孔子并不親近。他所喜的對象是存於所謂愚民眞實的感情中的眞實底姿貌和眞理。於是在哲學的下面，產生了他的小說和散文，阿Q正傳及其他的作品，皆可作爲証明。

他不參加實踐運動，但他是生存於一貫的主張和情誼的。他在臨死之前，他還爲友人瞿秋白作評傳，表示與瞿有極深刻的友誼。我在本年二月到上海時，他爲我詳細描述其最後的壯烈。聽說在一月前此文已寫成了。他說近來已沒有寫小說的興味，現努力在繙譯高爾基的作品和介紹版畫。聽他對版畫感到興趣，我對他漸漸踏入東洋趣味的前途，特別抱着極大的期待。

本年二月間，我到南京和當地記者幹部會見的時候，大家協議當這兩國政府正在策求互相提攜之際，我們也來實行藝術上的互相提攜吧！第一彼此先從交換創作做起，南京諸位已願負責介紹當選的作品。我回到上海以此種辦法告訴魯迅和U。他說：『我不想當做商品出賣呢！』我說：『那末就請你介紹一些當選的作品吧！』他露着幾乎看不出的微笑說：有幾位新進作家的作品是可以達到在貴誌，(改造）上發表的水準的；但往後有稍低的東西也請將就刊載吧！中國的作家是可憐的，稿費的收入都是極少啊！』於是我們在這遭的談話中，就約定實行兩國藝術的提攜了。他說青年創作家的環境是很不安的，所以都不得不小心翼翼。他又說他們每月只要有四五十元的收入，一面從事××工作，而又不用憂心麵包，就寫得出東西了。他雖清窮，但不願和當道往來，就是日本的公人也不樂多所交遊。他說和權力提攜，或由權力的庇護而產生的藝術，是沒有生命的。又說被舊道德所支配的思想，是產生不出永遠的藝術的。他的作品頗爲易讀，但是那種尖刻的風格，在他的散文也一樣的。他一貫努力的核心，就是使中國民族從儒教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他和蔡元培先生是極親密的，當我往南京的時候，他爲我寫了一封鄭重的介紹信。蔡先生對他也是十分尊敬。蔡先生對於北大的舊同事，都是十分厚情的。

魯迅所著的書，並不十分多，也沒有長篇小說，他能獲得和羅曼羅蘭，高爾基，威爾斯匹敵的盛名，是因爲當讀他每篇作品時，都覺得它不是製造的而是現實的眞貌。他的學問的幅圓極廣博。關於政治的見識，他持有比世界一般文豪優越的特點。他的生活是簡素的。特別是對於有閑階級的厭惡。由此之故，便被一方面的人認做偏狹了。他和我說：『日本眞奇

隆，布爾喬亞文士和勤勞作家會集在一堂談論，這在中國是斷不可能的。」他意思是在冷罵這種調和爲不澈底和無意義的。

他也有意要來日本。我三次勸他今年來東京一遊。他說要約定怕是不可能的。他是因爲身體病弱之故，失了旅行的自信嗎？這又不是。他怕的是到日本受着歡迎，種下了大因緣，這對他自己眞正的路線會蒙上一些暗雲吧？個人中明白他立場的人也有吧？然而，也因爲這說要來者的思想立場不同，終於使他的旅程躊躇了。他也曾經受過蘇聯幾次招請，但因爲不願意染上過厚的政治色彩的緣故吧？也終沒有去莫斯科。他對於現在民族的政治動向，尤爲厭惡。

他不贊成民族主義的政治動向但他時常都想對於人生有所貢獻。他曾諷刺道：『因爲日本最近漢醫復興的福蔭，中國的醫術和文化都向後轉了。』他由浙江省派來日本留學，是在二十二歲的時候，直至二十九歲，都是住在東京和仙台。除了學醫之外，即專心從事於外國文學的繙譯。那時他又極喜研究日本的維新。關於大西鄉的事，無論巨細，都持着興味去探討。他聽見東京人罵他做"Chincoro"「註」，他十分憤恨；又在電影中看到侮辱中國人的情景，就決定停止研究醫學，而轉入文筆生活了。但後來對於侮辱的憤恨也漸消失了。我問他在日本是那樣事有興趣？他說『花夜到江戶川畔去遊玩有意思啊！』說時沉入冥想的境界中了。

他已溘然長逝了，但在北平依靠他的供給得以安居的母親，和在上海同住的夫人與孩子，今後將要怎樣過活呢？我對這是頗加關心的。（譯十月二十一與二十二日日日新聞）

註：Chincoro是當中日戰爭時，東京人罵中國的土話。因Chincoro與China的發音相近之故。

月光與少年

—魯迅的藝術—

佐藤春夫作
韋特孚譯

我同魯迅一面之識也沒有。偶爾與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現的偉大的東洋的文學者生於同一時代而終又永久失去了相會之期，這不能說不是一件恨事，永生的恨事。不過對於魯迅的藝術能有了幾分的親炙，也算是不幸中幸事了。

假若你讀魯迅作品時稍加注意，使你奇怪的是阿Q正傳，故鄉，孤獨者等比較長的文章不消說，就是在像村戲等的小品中，在什麼地方也一定表現着月光的描寫與少年的生活。我想月光是東洋文學在世界上傳統的光，少年是魯迅本國裏的將來的惟一希望。我永遠忘不掉從魯迅文中讀到的雖然中華民國的全部幾乎使自己絕望，然而這絕望並不能算是眞的絕望，中國還有無數的孩子們的這種意味。假若說月光是魯迅的傳統的愛，那末少年便是對於將來的希望與愛。這樣看來，就可理解了魯迅諸作中的月光與少年。

魯迅是最能理解本國的過去的文學者，就拿中國小說史略（本書已由

增田涉譯成日文，譯者註）一書看來，他對於過去的智識與理解是很明白的，而且魯迅不僅在他的頭腦裏擁有智識與理解，同時在他的作品中更有肉有血。從他的寫法上看來，阿Q正傳總是中國風的作品，就是這一點使那個作品得到了成功，所以能魅住了本國的大衆，能使國外的讀者認爲驚異的產物的，這祕密就在這一點上。而且我更相信，這也就是爲什麼在近代歐洲文學理解上決不落於人後的他。在另一方面，雖然總是中國風，然而在歐洲人看來却使他們的作品更易於理解，使人們了解，使人們驚嘆中國民族性的深奧的緣故。

他的虛無感決不是來自近代歐洲，而是本國自老莊以來傳下的。他所以決不陷於神經質的憂愁而擁有快活的笑的，也就是起因於此。快活的虛無感便成爲阿Q正傳的基調的文學。因此，他的絕望不是屬於人而是屬於天。這也就是所以甚至在現今的中國還能發見希望，還能在小孩子們當中找出希望的緣因。

擁有他以上的西洋的教養的東洋人總不在少數吧；但是身擁這些教養而又能自始至終爲一個純粹的東洋人的又有幾個呢！在這一點上使我想起他倒頗像日本的幸田露伴。

看到他的文學史上的事業，我想起日本的長谷川二葉亭與森鷗外，而且我也曾將他們對比過。現在我又想必須再加上一位幸田露伴。若說這三個人的合體便是魯迅，也許多少可以表出魯迅的事業與其爲人來。

現代中國縱然失去魯迅，還有茅盾這樣的大才。然而像魯迅這樣偉大的中國人能否再出，却是疑問。

幾年來就想請魯迅到日本來，以追求東洋人的精神。爲着一般的日本人起見，想以實例來圖示偉大的人物即在現今也不一定全出自西洋的這種自覺。然而這個希望終歸於泡影了。現在我要來譯他的隨筆體的自敍傳朝華夕拾」以補萬一。——十月十九聞魯迅訃之夜（譯十月二十一日中外商業）

× × × ×

十九日夜從學校回來時已經是十點左右了，睡了以後照例的房東上樓來替我關窗息燈。她順便向我說，下午七點多鐘時無線電報告貴國的一位文學家死了。聽了她的話使我很吃驚，她又說無綫電報告說是一位五十六歲的人，曾在日本念過書，而且是世界有名的文學家，我問這人的姓名，她說她聽不懂中國人的名字。然而這時我已經猜出這是誰了。

第二天清早跑到神田，在報紙上，見到許多關於魯迅的追悼文，回憶文和批評文字。我現在僅將我所看到的，寫在下面。佐藤春夫：魯迅的橫顏（二十日中外商業）；月光與少年，（二十一日同上）；新居格：高爾基的存在，（二十日起連載東京報知新聞），室伏高信，魯迅的印象（二十日至二十一日，讀賣），山本實彥：魯迅的死（二十一日起連載，日日）此外朝日新聞都有記念文。譯者附記。

高爾基的存在

新居格著
子修譯

在這朝來秋雨淅淅使人憂鬱的星期一午後，我忽然得到我所尊敬的魯迅的訃報，更使人發生悲愁之感。在山崎精純氏所著的「抗日中國觀」的文章中，他說雖與魯迅會見過。由他的記事中，知道魯迅的宿疾肺結核很重，最近常臥病床中，所以有點耽心，現在聽說他死了，不能不令人爲之一驚。

在我房間——就是現在正寫這篇文章的房間——的中堂上，掛有一幅

魯迅寫給我的七絕詩，是這樣的：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吟聲動地哀？
心耳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

我很愛讀這首詩。一半也是因爲我別的沒有字畫，魯迅這首詩，一年到頭都在我房間的壁上掛着的。

我會見他是前年五月，在上海的旅次，與他面談了幾次。當時他因爲知道我家有一個女孩在學畫，所以他贈送了我一本蒐集蘇俄藝術家的木刻而加以說明出版的「引玉集」。這本書在她的書架上排着的，我爲追念魯迅又取出來看。

魯迅今年應該是五十六歲，所以還可以說是年輕。他的兄弟都是知名之士。他的二弟作人是北平大學教授，三弟周建人是評論家。但是以魯迅這筆名通行的周樹人，當然是最大的存在。魯迅在中國文學界，完全與蘇俄的高爾基的存在一樣。現在把他喪失了，猶如蘇俄喪失了高爾基一樣的打擊。他在中國，有如聳立於羣峰中的高山之感，所以他的名聲，不僅是中國的存在，而是國際的存在。

我從他得到的印象，不僅他是優秀的文學者，就是由人物來說，也覺得他有罕見的卓越性。所以就是與他談話，他也常常是立在比較文學更爲廣大的視野與見解中談話。因之，與其說他是文學者，無寗說他是更大的思想家，他的立論，頗有銳爲的地方。他相當受過苦，這在他風貌上即有充分的表現。他弟弟作人是溫容如玉的典雅，而魯迅的臉上，則深而且强的刻有叛骨與不屈的精神。這又是他的思想苦鬬的表現，是我很喜歡的面貌。若問魯迅爲什麼占中國文壇的最高地位？實因他有這種價值，就是他有思想，不僅是文人。一方他精通世界文學，他方又對中國古典文學的造詣也深。文學者而兼思想家，同時又有透視政治情勢的見識。立在這些綜合上的魯迅，實有非其他的作家文學者所能企及的。這就是魯迅的强處，所以別的作家也十分敬畏他。在這種意義上，不問他意識與否，確是演的中國文學界的指導脚色。現在竟將這樣一個他喪亡了，眞是莫大的損失啊。

魯迅的文學閱歷，不必我在這裏多寫，他在日本是相當出名的。本來我既不是中國文學研究家，又讀不懂他的原著，所以正確的魯迅研究，只有讓與中國文學研究家們去做。這種魯迅研究確有必要，我很想有人出來幹。

我寫這篇稿子的材料，是由讀他作品的翻譯本並與他本人談過幾次話得來的，魯迅所說的日本話，是日本人的日本話，他那自然的調子，很覺可親，所以我反覺得我不能讀彼此能這樣談話的人的原文作品，頗爲可惜。

聽說「阿Q正傳」已譯成幾國文學了。日本譯本據我所知道的有兩種。一種是由四六書院作爲國際普羅文學選集中之一冊而出版的林守仁所譯的，另一種是作爲岩波文庫中之一冊而收錄在魯迅選集中的，譯者爲佐藤春夫，增田涉等。我對「阿Q正傳」完全爲之心折。在日本普羅文學極盛時代，也有人批評像「阿Q正傳」是無聊的。但是我在當時在現在，對於「阿Q正傳」的評價，却一點沒有變動，仍然認爲是偉大的作品。至於說這作品是如何偉大？因爲在這作品中，不特感到中國獨特的社會情味，並且藉一個愚昧的農民阿Q，到處愉快的表現他的人生觀。因爲除了認爲「阿Q正傳」是傑作而外，並且在讀後覺得即可明白的認識魯迅之偉大。現在「阿Q正傳」在現代中國文學上已占一種古典的地位。因爲這個作品，不特在中國文學史上，並且認爲是世界名著，而被登記了。去年這「阿Q正傳」攝成影片之時，經檢閱後，即被禁演。「阿Q正傳」不僅是普羅文學，而是更深廣透徹人性根底的文學，乃竟遭禁止，這或者不是對於這作品，而是含有彈壓魯迅之存在的意義。

魯迅的存在，在現代中國確是淸白高貴之精神的存在。這樣一個人現在死了，我們實不禁沈痛悲愁之感！

（譯十月二十日東京報知新聞）

桃色的巴黎

（日內瓦通信）

永研

一談到巴黎，人們常常聯想到是如何繁華如何富麗，在巴黎居住的人如何過着舒服的日子，巴黎的遊客如何鑑賞這優美華貴的花都，紙醉金迷，留戀着外國揚州之夢，眞個銷魂，樂不思蜀了。其實物質生活的奢華或美化，飲食男女之事的發達與考究，不過是供娛樂和遊玩的巴黎之一方面，而且是與一切大都會同性質的巴黎社會生活的外殼的光滑處，窮措大不能問津的，至於巴黎生活的核心和下層，完全不是這回事。

憑我們的想像所及，一條一條的大街或小巷，一條一條的大馬路或林陰路，路的兩旁平行着的人行路，走了一條又一條，似乎沒有盡頭，走到疲倦的時候，沒有停止的理由，而且事實也不許可，因爲他是一個窮小子，沒有錢坐咖啡館，也沒錢進飯店或開旅館，甚至於連交納「公立寄宿所」(Asile)一宿整付五十分錢的小費也沒有，當晚間各處公園都關了門之後他感覺到這樣的疲乏，酒館裏的酒肉薰蒸出來，跳舞場的音樂和澈夜的笙歌，對於他可望而不可即的時節，他的兩腿更感覺沉重，巴黎繁華，他何曾能絲毫享受得着。

除掉疲倦之外，還有飢與寒：從前在各飯館旁邊，還可以討一些殘羹剩骨和乾麪包，自從經濟恐慌以來，飯館裏拋棄的骨頭，一些筋肉也沒有了，盡是一些連狗也嚼不動的硬東西，沒有辦法只好走到總菜市場(Halles-Uutrales)的旁邊伺候着賣肉菜商人的遺秉滯穗偶然拾得一籃蘿蔔或幾條鹹魚，就是他十天半個月的糧食，運氣好一點的話，乞到幾個鎳幣，買一磅麵包，半瓶紅酒，一包花生，也就算過一回節慶日。

他大概是失業已久的工人，大巴黎的失業工人，照失業局的登記大概在三十萬左右，而照在野黨報紙的調查，數目照例要增加，其中的大多數雖可以有資格領公家的救濟費過着苟延殘喘的生活，也有不少的，就做那無家可歸的乞丐，然而隨街討錢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裏不很體面的事情，因而是違警律遭禁止的，一夜走到天光，又爲腳力所不許，翻大風落大雨雪的冬天，更爲天氣所壓迫。沒奈何，到橋底下去活吧。幸而巴黎城中，森納河上有二十多座長橋，每一座橋的下邊，總庇蔭着一些寬敞而平坦的堤坪，可以避風雨和警察的目光和權威所不及，同時也因爲不妨碍游客們的

觀瞻，警老爺，也就開個眼閉個眼讓他們暫圓其無家的殘夢。

橋上自然是車水馬龍，而橋下的生活，卻有的睡覺，有的喝酒，遇着男女流浪人自然也有接吻和性交，有說有笑，過着那原始共產社會的生活。有時人多了，半夜三更與黎明時分，還有一種臨時的市集，各人將討來或偷來拾來的東西，實行交易，懋遷有無；記得有一幕電影，叫「巴黎的小職業」(Petits Métiers de Paris)的，有一部份就是表演橋下的市集。

對於橋下生活的人們及其他失業失工而不以討飯爲職業的乞丐，巴黎市政府除失業津貼外，似乎也設有什麼救濟的機關及慈善社團的施賑處，並且在巴黎各區，都有分設的辦事處，對於上述窮苦顚連的人們，似乎在設法儘爲收容，據這些機關的負責人對報界記者談話：除自己願意絕食或不去救濟所求援聽其飢餓之外，巴黎沒有因飢餓而死的窮漢。這話倒底有幾分眞確性呢？橋下生活難道眞是令人樂而忘返的嗎？和我相識的一位自食其力刻苦努力的青年，在我沒認識他以前曾經有一次餓了三天，到了第四天的黎明時候，四肢無力，飢腸轆轆，頭昏眼花，神不守舍，眼看幾幾乎要死去了，惟獨心理還有一點光明，不願在這時節憑他餓死，於是扶掖墻壁到一家剛要開門的麵包鋪，賒了一基羅麵包，就路旁的水喉，吞嚥了一半，於是耳漸有聞，目漸有見，神色也漸漸恢復起來。要是再餓一兩天，他就非死不可了！據說飢餓的人要是寫信給救濟所，總會有一些援助的。有一次一個壯年男子，地位原來很不錯，因爲失業不能生活，擬到絕無辦法時，就自尋短見。寫信給救濟所主任，信到時已經晚上九點鐘了。信內說如果即晚十點鐘沒有救濟的可能，他底全家都得死絕，主任看到這裏，嚇了一跳，趕緊派人帶一百佛郎，坐車去救濟他。

× × × × ×

在大巴黎四百餘萬人口當中，平均每天有五個兒童被拋棄在兒童收育院。這些兒童來自階級不同的家庭，其中有的出生在好家庭，大多數卻是因爲父母無力養育所以纔被送來。這個收育棄兒的場所，在唐菲，賀舍胡(Denfert Rochereau)街。兒童一經被送在這裏而公育，就爲國家所有，與其本生父母斷絕關係。母性深厚而實逼處此的媽呀娘呀，那棄兒的一煞那其精神上的苦痛，只有普天下的慈母和在那裏當看護婦或乳娘的人纔能想像得着！這大概是天地間最慘戚的事體了！然而與「藉問生身親阿母，賣兒還勝幾多錢！」的慣於鬻兒女以維持生活或增益財富的一部份的中國人，和每年拋棄嬰兒於路旁或垃圾箱中達五百以上的上海浪人，比較起來其相去似猶有間了！

在歐戰前，法國政府曾經有津貼貧女逢門未結婚而養私生子的規定：生男每月五十佛郎，生女每月三十佛郎（每佛郎合現時六佛郎）無疑的有獎勵生男兒爲國家當兵的意思，這規定一直沿用了很久，救濟私生兒不少，還有私立的「母親哺乳所」(Allaitement maternel) 爲貧苦的母親保全那天賦的母子關係，很有托兒所的意味。

巴黎也有公押制度（當鋪），市政府設立，稱爲 Crédit Municipal，俗呼「孝敬山」(Les Monts-de-piété) 或稱「我的姑母」(Ma tante)，因爲我們要拿東西去孝敬她，而她總給一些小錢買糖菓吃，好像慈祥的姑母一般，押當鋪裏規模大抵相當宏大，以物質錢，大抵只給原價值十分之一二，利錢輕而時期短，屆時不贖還可延長，不贖亦不延，則沒收原物公開拍賣，到這裏當東西的，未必都是窮人。然而窮人總佔多數，近年來經濟恐慌

，許多有汽車的人，也弄到非當汽車不可了，有的與其存儲汽車場毋寧放在「孝敬山」下，結果巴黎市上最大的停汽車場屬於「我的姑母」。

除公押之外，也有律師和書記代人辦理押當產業公債券等等事體，還有重利盤剝的行爲，利息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契約上冊借債的以少寫多，借債的急於要錢用，飲鴆止渴，也是無可如何的事體，文明社會的法律雖然嚴厲禁止這吮吸窮人膏血的高利貸，然而苦命的窮人，畢竟沒有資格享受法律的恩惠呢。

○　○　○

晚上的巴黎有舉世馳名的夜景，什麼「鐵塔」的電光的閃爍，共歌劇場的輝耀如同白晝，愛里塞林蔭路到凱旋門一帶的壯觀，布峨林湖邊夏天的夜夜佳節，蒙巴納斯，蒙馬特兩區域之不夜之天，都是此城市之光，令人流連不置的所在，然而夜的巴黎，另有其勞作的黯淡的一方面。

當最後一班地道車開到半夜一點鐘的時候，一般娛樂場所正是音樂悠揚，蹁躚歌舞而做夜工的勞動階級已從地道車出來，到他們的工作場所去：他們有的也停留在地道車洞內，趁停車的時間做大掃除和清潔的工作。有的到停汽車場中，爲人家洗刷汽車和零件，有的到溝渠裏去的，穿着樹膠的長靴和衣服，預備站在污水泥中，爲這個大城市作排洩渣滓糞尿的工作。有的做清道夫坐上拉圾車和噴水汽車向大街小巷不歇地洒掃……種種勞苦的情形，絕非高堂大廈裏，好夢正酣的人們所能想像。

倘若你有機會參觀巴黎的總菜市場，就是廢你一宵眠，你也許覺得很有趣味吧。大巴黎四百多萬人的糧食，都取給在這裏，集中在這裏做工的巴黎人要吃，娛樂的巴黎人和外國人也要吃。全巴黎每一年大約要吃四十萬條牛，二十萬頭小牛，兩百萬頭羊，二十萬個豬，鷄，鴨，鵝，兎，魚鱉海味，野禽獵獸等，比較小的動物還不知道多少呢。這些東西除不分晝夜從各地方運到巴黎各車站，由各車站搬到總菜市場之外。一切蔬菜水菓之屬，每晚電車停開以後，從巴黎南北郊各村鎮用舊式輕便火車，走電車軌道運到城中心的總菜市場。當火車經過拉丁區聖米舍大街，汽笛嗚嗚，煤烟如霧的時節，坐在大街旁咖非館還沒散盡的野鷄和游客，總知道這時候巴黎大學涉朋的大鐘正報兩點。有些咖非館的掌櫃和茶房，也在息燈關門，結束整天的勞苦。

各地方的肉菜來時，在總菜市場及其附近工作的人們，都開始活動。運站街的警察和野鷄，也鼓舞精神，忠實於他們的業務。在菜花香，蒜苗氣和魚介的腥味當中，送貨，收貨，檢點，陳設，布置的人各司其事。麵包店的技士在炕麵包，猪肉店的老板在鋸猪頭。剛煮熟的香腸熱氣騰騰地在掛着賣。地下也有人擺攤子，賣十個佛郎五雙的襪子，和一個半佛郎一條的領帶。下等咖非館裏許多人站着吃與唱。忽然間街邊菜欄旁一個婦人連聲大叫。據說有幾隻老鼠爬到她的裙下，害她大吃一驚，另一個女人拿着花向人兜賣。菜市場的各大貨倉，已分門別類堆積如山。專等候黎明時分，最初一次地道車開動將他們的主顧帶來。許多工人也在等着這一班車歸去。偶然碰着剛從跳舞場出來瀕瀕打着呵欠的紳士和太太們，他們習慣了也不覺得奇怪。

上午三點至五點左右，各大車站來往車都停了。巴黎人大概好夢正甜吧。國家歌劇館附近的法蘭西銀行，在九個警察荷槍守衞之下，藏着八十億萬佛郎的黃金，也沉沉睡去。

× × × ×

英美人乃至一般外國人所描寫的巴黎之夜，有不可少的一章，就是巴黎夜站街的野鷄。巴黎的玻璃房子雖然著名，然而住在裏面或按時到裏面操神女生涯的姑娘們，絕沒有她們的那般站街的同寮這麼苦楚。

有人以爲巴黎站街的妓女，做作種種醜態以兜引過客，有時總未免誇張。住在巴黎日子長了，好像也沒有看見一個街上的妓女袒一隻乳，露一條腿，坐在行人的膝頭上來挑動男性，只是很平常地擠眼動嘴唇，叫一聲「親愛的」(Cheri)令人肉麻，自也難免。

她們營業的地點和時間，大都由警察廳指定，不能越雷池一步，每星期有一定醫生檢查，受特種風化警察，異常苛刻的監視，梅毒，肺癆或酒精中毒等病症固然是她們營業三五年後很少能够避免的結果，即幸而沒有得到病毒以前，每晚上的獨立悵望，倚牆賣笑的皮肉生涯，在人間地獄，過的眞是未亡人或半死人的生活，痛苦和疲乏，已不堪想像，何況隆冬盛寒，苦雨悽風，氷天雪地當中，她們都是照常工作，因爲她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愛情的篤行家和犧牲者，她們要不是爲子女之教養費工作，就是爲博姘頭之歡心而勞役。

她們一般的性格固然懶惰好安逸，不能依照規定的時間上工，以致屢屢被工廠或主人家開除，終於流落做沿街拉客的娼妓，爲父母所不容，社會所輕視，然而她們不是沒有良心的，她們的母性很發達，不肯把子女送入育嬰堂，要自己盡力設法撫養成人，她們受盡男性獸慾的踐踏，同時還要找一個鍾情的作侶所謂保護者 (Souteneur) 一流的人物來寄托她們的情愛，於是乎法國乃至歐美文明社會就有這一種以「女性保護者」爲職業的人，寄生於娼妓身上，從而國際聯盟每年討論禁娼時，也常常對 Souteneur 宣戰。據說要眞正廢止娼妓，必先剷除這驅使女人爲娼的「忘八階級」，乃是人道事業中正本清源之計。

〇 〇 〇

她是巴黎七八千街妓之一，名字叫做美麗 (M'elie)，她昨晚回家睡覺時，天色已近黎明時分。照例將一晚生意所得的一點錢交給情人 (忘八階級之一) 然後同他溫存，藉此稍稍報答一天的疲乏。今天下午一覺醒來，已是黃昏時候了。打了幾個呵欠之後，摹索她的情人，已不在身邊，近來似乎不大忠實的他，不知道又幹什麼去了?! 燃一支香烟吸着定定神吧。看一看皮包裏只有兩塊錢 (每塊十佛郎)，房租已欠了兩星期，何況還要喫飯呢。時間不早，趕快梳洗裝扮跑下樓去。喝了一杯牛奶咖非，就當今天的晚餐，等到有生意時，再喫一點消夜吧。美麗心中這般打算，已經坐地道車很快的就到達她的營業區了。

這個區域有她相熟的幾個同行姊妹，別的人是不能到來和她們競爭這地盤的。美麗在這街上的工作，是前進幾步，後退幾步，轉彎抹角，左顧右盼時常用眼睛和嘴唇做一些小小的暗號，當一個過客上鉤的時候，就陪他到近旁的旅館去開房間，一會兒她又回到街上來，照舊樣機械似地蹀躞着，警廳的禁例很多，不許立定一個地方，隨時要裝出散步的模樣；不許同姊妹們聚在一堆，互相攀談，違者送到聖拉薩(St, Lazase) 的特別女監獄受徒刑和做苦工夫，鐵面無私的「風化警察」，被她們起了種種徽號，表示她們的誠惶誠恐，和牢騷滿腹。

這一晚，美麗的運氣倒還不錯，而且遇着舊日的熟客，給她的小賬特

別豐厚一點，不過她眞疲乏得要命，兩隻大腿好像要縮進肚子裏去，眼蓬蓋拚命也撐不開，明天還要早起看醫生和驗血液呢。自從三個月來的神女生涯，身體一天瘦過一天，曲線固然漸漸消失，同時也更近似冢中的枯骨。醫生勸她要到南方空氣好和陽光充足的地方去休息，然而她那裏還有些錢呢！每晚交賬時佛郎不多還要受他的打罵，自己看看手掌中的生命線，似乎命中注定不得長壽的了。

往後的半個月老是翻風和落雨，同行的姊妹，依舊到這區域來拍賣她們的商品，同時她們自己也就是只有這一種商品的小商人，時間過的很辛苦，但是，除掉這行便宜的職業，她們這七千多的同行姊妹又能做些什麼呢！

轉眼半個月過去了，大家還是看不見美麗，原來她到公立醫院去受治療，已經這麼多天了。可憐的薄命的美麗，她一生眞個多愁多病，既然染了花柳，又得肺勞咳嗽咯血，不成一個女人的樣子，整天躺在醫院的一張大床上，兩顴不過一個拳頭大，兩眼深陷，閃爍發熱光，活像一具骷髏，又像一團陰影早晚不免到枉死城中去作陰曹的娼鬼。

有一天，菲芬(Fifine)來傳達美麗的死耗，並且向姊妹們募捐預備買一個花捐送她，不要讓她死後像狗死一般的零落，同時不要忘記她在生時常常希望死後能到教堂受祝福禮。我們爲她祈禱罷。

這是美麗的歷史，是巴黎各區域中不幸的街妓生活的代表。

第二天早晨，巴黎城中一個哥特式的教堂裏。一位白髮黃顏的老神父，在對一副橡木的小棺材作祝福的禱告，幾個美麗的舊日姊妹，特別是菲芬，却情不自禁爲這二十歲的薄命紅顏，灑一掬同情之淚，同時也是哀悼她們自己的身世和將來的歸宿吧。神父口念的祈禱詞，不大容易分辨。大意也許好像佛郎士，在紅百合中所紀錄的某神父爲妓女祝告之辭。勸大家敬重這人世間可憐人，猶之乎耶穌保護娼女馬德蓮一樣。因爲這些墮溷的花，是供奉上帝的聖水瓶中的沃土。也是古猶太祭禮的壇坫中的燒炙過的犧牲。她們比較貞節的婦人更接近上帝，因爲她們沒有很大的奢華和驕傲。她們的柔服和卑微，可以造成天堂中的柱石，只要她們死後稍爲懺悔過去的罪惡，以她們過去爲男性的獸性勤勞服務，受種種的羞辱和痛苦，上帝必然很容易地垂憐而拯救她們。天堂中的皇后和貴妃，將要很喜歡地收容她們做侍女，和天國中特別刨製出來的太監一般，有她們特殊的位置。

如今，美麗總算是魂升天堂，爲上帝服役，遠追巴比侖文明時代事神的妓女(Prostitu'ee religieure On Prostitution Sacr'ee)的盛德去了。

○ ○ ○ ○ ○

美麗和菲芬另有一些諂屬同行，而地位迥殊的姊妹，比較地富於誘惑力，同時也比較地狡猾而刁蠻，勾結類似黑店的「咖非館」或「酒吧」，大敲特敲游客們的竹槓，有幾分像上海的什麼「半開門」式「仙人跳」。

過了耶穌復活節以後，巴黎的春光，漸覺明媚，各大旅館裏人漸漸有尋春選勝，愛美多金的游客們報到。國家歌劇館「奧帕拉」廣場和馬德蓮廟附近的沿街的位座，許多腔調不同的外國人士在喝着談着，隨便看看街上往來的游人，雖不一定好像中國舊日城市裏過新年時的紅男綠女，却也花樣翻新，五光十色，如在山陰道上。

這些大咖非館的空氣，到處溫軟香膩，令人陶然忘醉，從咖非館出來

，與帕拉大街和望登廣場的清明的夜氣，又能够令他心曠神怡，如果機會湊巧，他可以碰到差不多類似下列的談話：

『對不起，先生，請問您可不可以借火給我吸烟呢？』一個妙齡的女郎，操一口清脆的巴黎音調的英語停着汽車在街邊，很客氣的問他借火，燃燒那正從一面是粉盒又一面是香烟盒裏抽出來的一支烟捲。登時一陣濃香，由鼻孔沁入他的心脾。

爲着禮貌和好奇心的滿足起見，他當然借火給她，同時這小巧玲瓏的汽車，和正在吸煙而裝束入時，光豔動人的女郎，的確可愛，而且口齒伶俐，落落大方，毫無半點羞怯，爲安慰踽踽獨行的寂寞，也不妨試作進一步的攀談，橫豎巴黎是有名的自由交際的地方。

這妙齡的女郎再三感謝他借火的盛情，一面吸烟捲一面半自言自語半對他提議說今晚從布峨林（巴黎西郊名勝）兜風回來，天氣這般清爽，很想再散步一遭，如果他想坐車散心的話，車上有的是空位，如果他願意回家或到達什麼地點，也可以奉送一程，藉此報答他的好意。

這時候他覺得女郎眞可愛到了極點，萍水相逢，既不妨揩油坐車，兜一個圈子，同時藉此親近芳澤，也算是得來全不費工夫的賞心樂事。

汽車慢慢地開動，女郎微妙的妖冶地表情，清風輕盈地拂面吹來，他這時節眞有得意忘言飄飄欲仙之感，大街兩旁的電燈廣告，咖非人物，都覺得改變了顏色，恍恍忽忽地往後退去。一會兒話匣子打開，女郎自憐身世，小姑居處，頗苦無郎，晚間無聊，更爲寂寞，問以有無丈夫或情人，則云法國青年，類皆薄倖，不能倚靠爲同心伴侶，很想結識一位忠實的外國人，藉數日的歡娛也不孤負這花都的良宵春色。

他底心頭這時正怦怦跳動，不知不覺就接受女郎的提議，到一間僻靜的酒館裏繼續談心，過了午夜一刻的客廳雅座，很清潔而安靜，屏風一角，輕輕掩護了這一對大街相逢的萍水因緣，酒綠燈紅，一杯又一杯地交相勸進，女郎兩頰緋紅，任憑他接吻和摩摩弄弄，他自己呢，趁着幾分酒意敦促女郎一同到他的旅舘。

『茶房，請算一算我們的賬吧！』他一面說一面想要穿外衣，同時女郎也在照鏡子擦脂抹粉，預備離開座位。

『一百八十四佛郎，小賬在外，先生！』茶房這樣對他說。他十分驚異，爲什麼在普通大酒舘裏不到三十佛郎的消費，這裏偏僻的小舘子到要算這麼貴呢！？他要求解釋。

茶房很鎭靜地解釋給他聽，說四杯香檳，每杯五十佛郎，還有許牙兒酒香烟八十四佛郎，合成功這個數目，是這裏的定規，有價目表掛在那邊牆上。

他知道上了當，但事前太得意忘形，不先看一看價目單，也是自己的疏忽。將要同茶房辯論，他們人多，有理講不淸，而且在女郎面前不可故作窮相，就在這時節，女郎說先上車去預備，等到他會鈔出來，女郎的汽車已開走了幾步，對他說聲再會，並且還送他一個手吻。

這時的他纔恍然大悟，知道中了美人計，懊喪地叫一部汽車回到旅舘時，彷彿做了一場春夢。

○　○　○

自從神聖的宗教的妓女制度，隨着巴比侖文明的毀滅而衰落，希臘文明所給與中古及現代歐洲的，是世俗的墮落紅塵的「公娼舘妓」，「站街妓」

和較爲闊綽的上述的「汽車女郎」或小仲馬的「茶花女」之類，然而在巴黎，後兩種所謂高等妓女的數目，還不如前二種普通妓女之多。

據說一般妓女的來源，大多數是從有錢人家的女僕改行而來的。咖非館和酒館，飯店的女招待，也很容易拿賣淫作退一步的職業。她們習慣於看見主婦和小姐們，女客們的盛裝美飾，抵抗不過誘惑的芳心頻頻跳動，她們的工資又十分微薄，不能滿足這享受奢華的慾望，但是她禀賦有一種爲男主人或男客們所常常追求的器官，用來換漂亮的衣服和光耀的金鋼鑽似乎並不很難，現代物質文明的引力，於是乎將她們推動，據倫敦，不魯捨爾，柏林各大城市的調查，與巴黎如出一轍。

○ ○ ○

說到「女僕」的生活，也是巴黎下層社會的一種悲慘，她們有的是「包做一切的女傭」(Bonne à tout faire)，有的是「收拾房間的侍女」(Femme de Chambre)，有的是「做廚房而有時兼雜務的灶下婢」(Cuisinire et domestique)，有的是看護小孩的保姆(Gouvernante)，這後一種比較地還算好一點。

她們通常是出賣手作的勞力，沒有限制的工作，沒有契約的保障，也沒有八小時工作的規定，每天早上從六七點鐘做到晚上九十點鐘，一刻不能停息，星期日一切工作的人們都休息了，她們還得做到下午兩三點鐘，晚上七點鐘後還得招呼主人家開飯。

這樣辛苦的勞役，比較中國舊日賣身的丫環婢僕，雖然還有一些人身的自由，合則留不合則去。但在巴黎的各種婦女職業當中這算是窮苦的一種了。她們的報酬，平常是食住在主人家，食還可以，住則不堪，工資最高不超過五百佛朗，比較一個打字的女工，或在公司賣貨的女店員，工資動輒在一千佛朗以上的，那就不可同日而語了。她們也不能比在工廠的女工，因爲她們是服侍他人的，多少還帶有上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奴隸意味。

巴黎各區，有許多介紹工作的「薦頭店」(Bureau de placement)，或職業介紹所，一個女記者，當經冒充同行的候補者調查這種種情形，據云聽到許多候補女僕的談話：

一個帶南方口音的褐色頭髮的女子對另一個女伴說：

『我因爲沒有了自由，所以離開那人家。是的，當我初到那人家的時候，那家裏的太太用親愛的口氣對我說「我的女兒，您在我們家裏做工，每星期日上午，總有半天的假期，不過晚上還得回來，照平常一樣，將我們每張床被褥上的鋪蓋收拾收拾，就行了。」最初幾個星期，一切還勉強過得去，每星期日下午，我必定到郊外一個乳娘家裏，看看我的小孩，他快要三歲了，這是我的寶貝，我每月四分三的工錢——三百佛郎——都花在他底身上。可憐他未出生以前，他底爸爸已經不知去向了。然而我愛我的小寶貝，他也給我無上的安慰。從乳娘家裏出來，我必定到一家飯店，吃一頓定價菜的晚餐，飯後總有一個青年男子請我喝咖非，偶然沒有人邀請，那就是頂倒霉的一天，如果不是因爲晚上要回家收拾鋪蓋的話我還可以同他們去看電影呢！

『時間過的很快，那太太的花樣也就來了。不是今天請客，就是明天害病，結果弄到我完全不能出門，我於是要求她准許我晚間出去一次，不料那老太婆叫喊起來說，「我的小人兒呀，我不是花了錢請女僕，而又自

已動手晚間揭被蓋的呀！」我氣極了回復她一句「大糞！」（Meride），當天晚上也就離開她家裏。（大糞，在法國俗話中侮辱之詞，猶中國說「狗矢」）事後我很悔恨，因爲好人家的確不容易找』。跟着嘆一口大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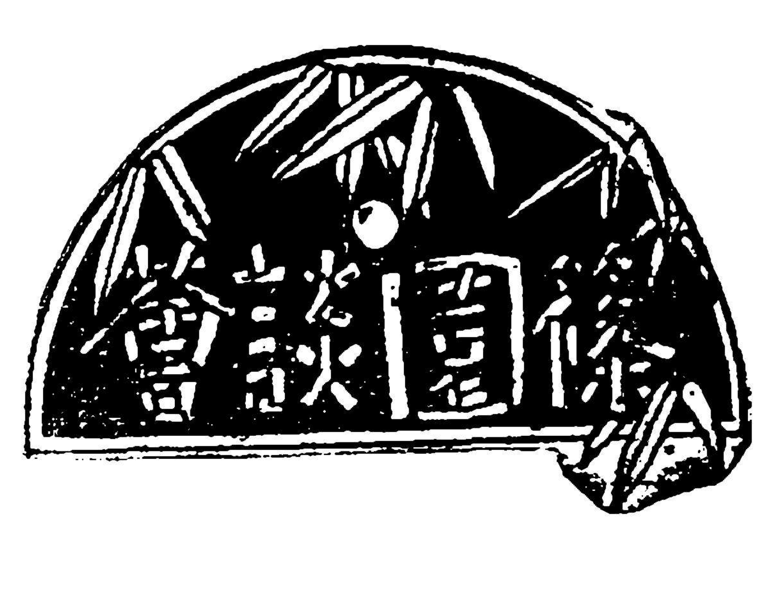
那個女伴搖搖頭，想起她底女兒已經四歲了，令她受孕的那位青年，是一個正在巴黎服兵役的外省人氏，一年期滿，他就回本鄉去了。至今消息全無，也不寄錢來給他底女兒，作教養費。天下的男人，都一般的可恨。又想起從前那位主人家待她還不錯，每逢聖誕節，還送給她女兒一些玩具。不過近年來經濟恐慌太利害。那家裏所經營的出口貨，完全因佛郎太貴的緣故不能輸出，終於宣告破產，自已纔到這裏來另找工做。

另一個候補的保姆，回首過去的光陰，感慨着說：『我開始做保姆時，眞像一個皇后，因爲我所服侍的不是什麼少爺，也不是什麼小姐，您們眞猜想不到是一個小狗，我給牠換衣服，弄飯餐，帶牠出去逛公園，游大街上散步，只要當心牠不要給惡狗所欺負，檢查牠的屎尿有無天主教的臭味，對答太太的詢問，報告牠一天的生活，就成了。可惜好事多磨，這條小狗有一天竟然給汽車壓死，這恰巧是太太自已牽着牠的時候，我雖然可告無罪，然而這保姆的優缺，也就完了。』大家聽說這故事，都發一聲天眞的嗤笑。

她們照例每年有半個月不扣工資的假期，給她們暑天休息或回鄉省親之用，然而有時遇着狡猾的主婦，看看要到避暑的時候，就托故把她們辭退，暑期三個月左右，能僱用女僕的人家多數到山上或海邊避暑去。非候到秋涼，沒有作工的機會，在這失業期間要她們支持三四個月的費用，怎麼辦呢？平常沒有儲蓄，又不甘心餓死和做乞丐的結果只有賣淫。所以她們的談話有時自然也談到假期的多少，和暑期失工後的困難。

薦頭店裏每逢接着一次找用人的電話，在那裏等候介紹的女人就減少一個，她們都各奔前程，向指定的地方，找未來的主人去。幸而不爲別人捷足先登，亦須博得主人喜歡和對於自已的條件適合，經過雙方同意以後，聽憑主人吩咐，幾天以後去上工。遇着有喪服的人家，還得自已花錢買黑色衣裙，跟着主人家帶孝，有時空跑幾趟，找不着一個合意的僱主，只好回到薦頭店再耐心等待，一直到能够出賣她們的勞力而有人把牠賤價收買的時候，她們的運命早已歸還上帝，聽憑經濟的權威和最低限度的物質需要的支配，什麼未來的生活計劃也沒有，美滿的婚姻和家庭的幸福固然談不到，就是這種寄人籬下整天做牛馬的職業，終歸有一天要失掉而免不了暴風雨的摧殘沉淪到地獄裏去與鬼爲隣的。

然而她們也有一種精神上的慰安，就是無聊時作一些非非之想，希望有一天能變成闊綽的女人，僱用許多男女僕傭，來驕她們的頤指氣使，西洋的天道如果好還，中國式的婢作夫人，也許有實現的時候吧！



我來談談唐紹儀先生(下)

篠園

袁對民黨，虛與委蛇，中懷猜忌，自是梟雄故智。時有王鐵珊(芝祥)者，舊直隸省通縣人，(另有一王鐵珊名瑚，定縣人，亦北方之聞人，)起家牧令，辦理緝捕，頗著能名，尤以知兵自命，先宦河西，後宦廣西，晚清官僚，以口頭新頴(甚至於口頭革命)結納黨人爲一種時髦風尚，光宣之際，王官廣西臬司，先與康梁之維新黨人接近，繼又識革命鉅子蔡鍔李書城尹昌衡諸君，而與之游，寅僚悉以識時俊傑稱之。辛亥九月十七日，以廣西藩司，擁巡撫沈幼嵐(秉堃)獨立，沈爲都督，王爲副都督，領兵北伐，抵南都，加盟同盟會。前清撫藩，投身民黨者，程雪樓(德全)外，王其一人，故民黨特器重之。直隸都督，即前清之北洋大臣，所謂北門鎖鑰，自昔屹然重鎮，民黨爲防袁起見，尤重視此職，謂必須由吾黨人尸之，而屬意於王。於是根據參議院在南京議決接收北方統治權案內，有都督由各省省議會公舉之規定，(各省督撫改稱都督，諮議局改稱省議會，亦由該議決案發生，)授意順直省議會，舉王爲直隸都督。時唐氏尚在南京，聞其議大贊之，亟電袁爲發表，迄未報可，旣抵北京，復論之，袁不得已而從而陰圖抵制，故將任命延閣。唐則已電王北上準備就職，並以此訊息公布之於直省紳民。乃王甫抵京，即有直省五路軍界反對通電出現。袁藉詞反汗，謂王氏功高，國家酬庸，自有懋賞，但疆圻之寄，物情未叶，大非所宜，遂一面正告唐氏，謂除直督一官外，凡可以位置王氏者，無不惟兄命是聽，一面授王爲陸軍上將(授陸軍上將者，以王爲第一人)，餌以虛榮，另給委狀，派赴南京，遣散軍隊，而此委狀，則未經唐副署者，(因唐拒絕副署故，)已遞給王氏。唐初猶力爭，謂不當以介士之讕言，遽拂輿人之

嗎望。繼即澈悟袁之種種作爲，存心欺騙民黨，終無望與民黨合作，其所懷抱之第三目的，勢成泡影，於是毅然決然，以六月十六日，呈辭國務總理職，不別而去。其與袁氏二十年布衣之交，就此割席，且並自是時起，便與北廷政治絕緣，以民黨爲安身立命之地，數十年如一日，即足跡亦未再履北中一步，卓然有歐美大政治家風度，吾於民國以來，閱盡世變，靜觀當局人物，其出處態度之鮮明如唐者，殆無第二人，嗚呼，倜乎遠矣。至王氏是否爲民黨忠實信徒，民黨當日以王防袁之計劃，是否澈底，另一問題，不在本文範圍之內，姑勿深論。說者又有謂唐柄政兩月，已受盡各方激刺不少，如內務總長趙秉鈞之從未列席閣議，某財政總長之反對對比借欵，（其時英美德法各國銀行團壟斷借欵，唐爲欲衝破此羅網，特對比成立小借欵，而某財長不謂然，）均爲促唐去位之原因，然而此特末節焉耳。

唐於民七八之交，軍政府七總裁時代，曾再度挺身出馬，當南北和會之衝，唐爲南代表，朱啓鈐爲北代表，終以不妥協態度，於八年五月十三日對北提出左列八條。

一、上海和會，對於歐洲和會決定山東問題之條件，即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之權利，絕對不能承認。

二、取銷中日間一切密約，宣言無效，並處罰締結此等密約之關係人以謝國民。

三、取締參戰軍，國防軍，及其他一切類似之軍隊。

四、各省督軍省長之罪情顯著不洽民情者一律更迭。

五、由和平會議宣告民國六年六月十三日黎元洪解散國會之命令無效。

六、由和平會議選出全國聲望顯著之人物組織政務會議，所有和平會議議決各案件，由其監督履行至國會能完全行使職權爲止。

七、和平會議已議定或審查未決之各案分別整理決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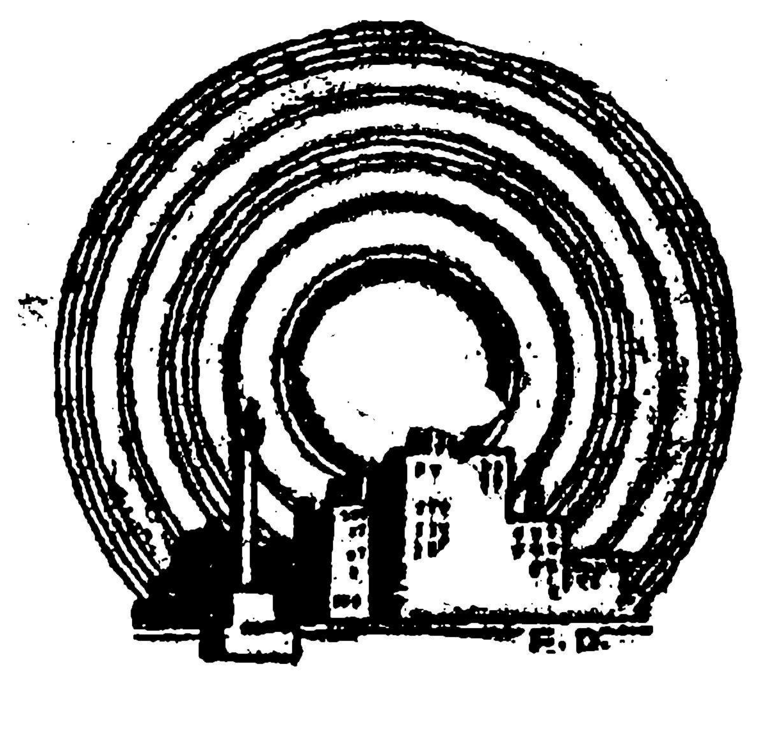
八、執行以上七條，則承認徐世昌爲臨時大總統。

北政府除對於第一條尙認有討論之餘地外，餘皆鑿枘難容，雙方代表，因此辭職，此會即無形消滅。氏亦未重登政治舞臺。近年雖曾屈就中山模範縣長，乃以牛刀效割雞之用，等於游戲，無足紀者。

抑吾嘗聞氏當日之佐袁辦理外交也，於與對方約定談判之先，屢屢設爲假壇坫，或則袁爲對方，氏爲我方，或則氏爲對方，袁爲我方，對方如何提議，我方如何駁覆，對方如何再提，我方如何再駁，詳細推敲，外交技術，演習純熟，始出臨議席，以故失敗較鮮。又聞袁每年不吝鉅金，收購東交民巷字紙，往往獲敦聞之奇詭，於是發見，此議亦由氏建之云云。

吾於是重有感矣，夫以氏在位日勇敢之精神，尖銳之思想，嚴整之手範，敏妙之手腕，求諸同列，固罕其儔，即媲諸東西之名政治家，亦未遑多讓，民元下野，齒不滿五十，正東西人士認爲壯盛有爲之年，使不遭鍛羽，俾其賡續十年或二十年之政治生活，其有造於國家，詎可限量，乃投諸閒散，不免漸淪頹放，曾文正公有言，精神愈用而愈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先哲之所憂也，吁，萬惡社會，燬滅人才，可勝慨哉，如唐先生者，倜中之一人而已。

外論介紹



中日交涉的難關

日本朝日新聞十月二十五日社說

中日交涉，果然遭遇了當初所預擬的難關，而到了成否分歧點的重大危機。交涉的內容，因爲是絕對秘密，對於正確的知悉，但綜合最近的情報，中國方面對於日方提出的排日抗日之取締，高率關稅的減低，反日鮮人之取締與引渡問題，聘請日本人爲顧問及中日重要交通聯絡問題，大概沒有異議，又如偶發事件的善後處置也可以承認，其使中日交涉瀕於危機關頭的乃是華北問題與共同防共問題。這兩個問題是此次作爲中日交涉的目的之國交調整的基本要件，中國對於華北問題，固有保持主權與行政完整及互惠平等的主張，很不容易承認日方的要求，至對共同防共問題，認爲其精神雖不錯，但對於防共方法與手段，則表示强硬之難色。

張羣與川越之第五次會見，關於華北防共意見的對立，業已顯明，始有駐京總領事須磨之急遽回國請訓。大概因爲雙方數次的會見，日本已充分闡明其調整國交的見解與態度，而以所提的要求全體爲不可分，如對各項目不能貫徹其要求的精神，則萬難讓步，而華方亦對這兩問題，提出與日方要求相隔懸遠的對案，并表示强硬的決心，所以中日交涉完全停頓，而達到最後階段。本月二十三日中國駐日大使復訪外相有田，但不過反復各言其各自的主張而已。中日交涉這樣已到了危機的尖端，而中國方面因恐交涉之停頓，對於兩國招來不利的情勢，所以想將

國際新語

蔭恩

英王的好友辛泊生夫人

前幾天中外報紙上盛傳英國國王愛德華第八和辛泊生夫人(Mrs. Ernst A. Simpson)的友誼，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辛夫人並已和她的丈夫離婚，以便和國王訂婚。這個消息，英國的報紙上，雖然一字沒提，可是美國的報紙，則多用極顯目的標題刊登。本報第三十八期本欄，對此消息，亦已儘先介紹。最近美國的「自由雜誌」(Liberty Magazine)上，曾經登過一篇文章，對於辛夫人的一切，調查得非常詳細。據英國「泰晤士週報」說，「自由雜誌」因爲這篇文章，曾經銷到二百五十萬份以上，可見全世界人對於這件事的注意。現在把該文譯述於下：

辛泊生夫人，在沒有出嫁以前，名叫華麗絲，魏飛爾德(Wallis War-

華北與防共兩問題移作長期交涉，先謀其他懸案之解決，而導中日國交漸進的調整，為打開此困難局面，希望一種轉變的方策，一方又在充實華北之軍備，以防中日交涉萬一之決裂。

中國的遷延主義固然不好，而日本的短兵主義亦斷難使交涉成功。華北與防共兩問題雖然是二大難關，但若想到交涉破裂之於中日兩國皆為不利，則兩國應本互讓的態度，而謀交涉之成功，能否轉禍為福，現在實為中日交涉絕大之危機。（子修）

日本與菲列賓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The Fortnightly, October, 1936

W. Price 著

如果美國要放棄菲列賓，那是美國自己的事，但如日本要佔據菲列賓，那便是英國的事，一般英國人對於菲列賓問題的意見，頗有這種傾向。

美國現在很有退出西太平洋的趨勢，而以夏威夷作她的防線。因為她在菲列賓的利益既不大，在中國的利益也不過等於英國的六分之一，不值得因此而冒戰爭的危險。即令退守本國，還可以供給她百年的享用。還有日本的前進，美國不會受到重大損失，反之日本是美國的好主顧之一，日本越向亞洲發展一步，越成為美國的好主顧。

英國的情形便大不相同。她不能退出西太平洋，因為這樣，便危及澳洲，紐西蘭，新幾內亞，婆羅洲，海峽殖民地，馬來聯邦，香港等地，甚至於印度。

菲列賓群島像一把鑰匙，澳洲，荷屬東印度，新加坡，安南，與中國合起來像一個鎖，這鑰匙正可以開這個鎖。誰把住這鎖便可以開發亞洲南部的寶藏。它又像一個檢閱台，所有北行到中國去的船，都須從台前經過。因此誰統制住它，便能支配中國的商業與中國的命運。

就經濟上說，菲島是世界上的瓌寶。美國未加開發，因為他們未決定是否保留菲島。但是日本卻已決定來開發它，因為菲島有豐富的錳礦與佳良的鐵礦，這都是日本軍火工業非常需要，而日本又生產極少的。所以日本和菲島天然的會發生密切的經濟關係，因為日本是工業國家，缺少原料；菲島是盛

field)，出於美國巴迪磨爾(Baltimore)之魏飛爾德族。魏族先為英人，Pagan de Warfield爵士，在一零六六年，遷徙至英。他在海斯汀斯大戰Battle of Hastings)中，曾經建立過功績。因此之故，他曾得到一塊封地，這塊封地，佔「溫藻森林」(Windsor Forest)的十六分之一，後來就名為魏飛爾德瓦克(Warfield Walk)。

李卻魏飛爾德(Richard Warfield)，是Pagan的直屬後代，在一六六二年，遷家至Merryland，住在西汶河(The Severn)的岸上。他的地產，叫做Warfield Right，這是魏族在美國一支的鼻祖。李卻的第四代孫卻爾斯亞歷山大魏飛爾德(Charles Alexander Warfield)，是一個富有革命思想的人，他曾經驕傲地說過魏族今後的標語是：「我們不容許有皇帝。」

辛夫人的母親，出自阜吉尼亞的蒙泰格族(Montague)。蒙族在歷史上，也是有名的大族，最明顯的例子，

產原料，缺乏工業製造品，正投菲人所好。同時日菲相距極近，日美相距過遠，日菲的商務的發達是必然的

還在菲島「獨立」之前，日貨在她的市場已佔優勢，除美貨外，其他皆不能敵。而從來佔菲島零售業牛耳的華僑差不多已被日人打倒。據本年華盛頓的官方報告，菲島零售商業的百分之三十五是在日人手裏，他們預料在一九四〇年，將達百分之八十。

現在菲列賓的第二大島，同時也是最富的島，明大諾（Mindanoo）日本的文明差不多全代替了美國的文明。它的主要產業大麻與本材幾乎全入於日本人之手。達瓦阿城（Davao)變爲赤道上的橫濱。該省有一萬五千日本人，美國人簡直少的像珍奇的古玩，該省進口貨物的百分之八十是來自日本。

在軍事戰略上，菲列賓和日本更發生密切的關係。美國國會似乎也看到這一點，所以在泰定斯麥克達斐的獨立法第二部中規定，「一旦菲列賓獨立成功，總統應及早與外國談判，俾成立條約，維持菲島之永久中立。」「中立」誠然是動人的名詞，但日本人却以爲可笑，因爲菲人自己便反對中立，覺得中立便是屈辱。菲列賓大學法學教授杜蘭（Pio Duran)說：「菲列賓應當反對中立條約，因爲它將使菲列賓變爲實實在在的經濟附庸，正和中國現今一樣。菲列賓不應當從美國的殖民地變爲國際奴役的國家。」

作者說，菲島各階級的人都像在動亂的漩渦中，不知道如何是好。從這漩渦中流出四道水流。一是主張完全獨立，這是四大潮流中，大家公開主張的一個。二是趨向日本，他們相信以日本爲霸主的「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論調。現在日菲的經濟與文化關係日益密切，所以此派日漸得勢。三是回向美國，因爲他們看到經濟的雜亂，黨派的傾軋，日本的野心都非常可怕，在菲人的前面擺着一個問題，還是在美國統治下享受自由，而不獨立呢？還是像滿洲國那樣獨立而不得自由呢？這樣還是回到美國的好！四是傾向英國，因爲英國對於西太平洋有重大利害關係，不能不應付菲島方面的任何新情勢，所以菲人一部頗想拉攏英國。

就今日情形看來，日本之征服菲列賓並無多大疑問，不過她的方法大約是從經濟着手，日本的利益越增進，保護利益便越感需要，菲島人種複雜，合作不易，正可給日本侵略的藉口，因爲日本本心是不希望和平與秩序的。（秀生）

就如現在的曼却斯特公爵（Duke of Manchester）和他的兒子愛德華蒙泰格貴族（Lord Edward Montague），就是蒙族的後裔。

後來，這歷史上的魏蒙兩大族，實行聯姻，而生下了華茜魏飛爾德（Bessie Warfield）。這個華茜名字，共有兩個來歷，一個是依着她母親的堂姊亞歷山大白朗夫人（Mrs. Alexander Brown)起的，因爲亞夫人本來的名字叫做華茜蒙泰格（Bessie Montague），亞夫人的女兒後來嫁給泰來（T. Suffern Tailer）。一個是依着她母親自己的姊姊墨萊門夫人（Mrs. D. Buchanan Merryman）起的，因爲墨夫人本來的名字也叫華茜。現在這位墨夫人還依然健在，住在華盛頓的墨萊門公寓裏。伴着她的姪女到比亞立茲（Biarritz）去旅行的，就是這位墨夫人。在比亞立茲威爾士太子的別墅Monte Mer中，她們曾經舉行盛大的宴會招待貴族，從那次起，她們才開始受歐洲社會人士的注意。

一九一四年，盛傳華茜魏飛爾德將由她的叔叔逹維斯魏飛爾德（S. Davies Warfield）—曾任海岸航空路主

西亂不干涉問題

No Intervention

倫敦泰晤士報十月九日社論

莫斯科公布脫離不干涉西班牙內亂公約的義務，無疑的違反担任不干涉西亂各國的精神，而且要使不干涉工作更加困難。一般承認不干涉公約事實上被人違犯。今早已經有人論及，「中立」極端的不完備。但干涉的力量在叛軍方面較爲强大。俄國及參加西亂赤黨之忿怒，甚易瞭解。叛軍現正迫近馬德里，一般相信他們由法西斯國家接到飛機援助，左派政府日形危殆。莫斯科領袖認爲共產主義在歐洲要受打擊，現時只有供給西班牙政府飛機軍火，可以挽救此種頹勢。不干涉委員會定今日在倫敦開會，或將提出調查運輸軍火問題，西班牙顯然要先向世界提出抗議。蘇俄的聲明實違反不干涉委員會的手續。依據該會手續，會議工作須在各國負責之下，由委員會向世界發表公報。但俄國聲明技術上固然提交委員會，但同時在莫斯科將全文公布，共用意顯然是訴之各地共黨的一種宣言，向法西斯主義挑戰，引起不干涉委員會企圖緩和的敵對主義。

在歐洲大陸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形成尖銳的兩突，星星之火即可使之燎原。有若干國家已完全法西斯主義化，但在多數國家中，蘇俄皆有贊助者。他們都有以奮鬥保持自己政治地位的理由。如果使西班牙糜爛的戰爭蔓延到該國境外，其殘酷與破壞亦將隨着發展。此爲注意歐洲文明各國政府所應關切的，武裝衝突應僅限於西國境內，對於侵蝕不幸的西班牙之火焰，愈少加油愈好，在歐洲其他各國不能再作引起巨變的事情。俄國行動應加譴責，因其跡近挑撥。共產黨徒信條與破壞精神及無政府狀態甚爲密切，如果蘇俄要想引起一般衝突各國必須予以注意。茲再申言之，如果蘇俄破壞倫敦諒解的精神，其他各國自然也要違犯不干涉公約。事實上雙方皆有違約之舉。西班牙外長在日內瓦曾說過，不干涉條約的應用完全在損害西班牙政府，對於叛軍並不有效。並列舉德義援助叛軍的事實作證。此種指責自然甚爲嚴重，應當實行調查。英法輿論皆有此種主張。不干涉委員會的工作固然不能完全有效，但可將運輸軍火等事，減至最少限度。不干涉政策是惟一的健全政策。英國政府對它，仍將極力擁護。(季廉)

任—以個人名義，舉行一個盛大的跳舞會，以使介紹他的姪女與社會人士相見。可是達維斯却聲明不確，因爲那時歐洲的戰端已啓，人民顛沛流離，實在沒有閒情逸致來做這樣的事。

一九一六年，華茜和一位美國的海軍軍官名史本塞(E. Winfield Spencer)的訂婚，當時用的名字，不是華茜，而是華麗絲 (Wallis)。就在同年的十一月八日，他們正式結婚。她所以用華麗絲的原因，是因爲她父親也叫這個名字，所以我們知道華茜魏飛爾德和華麗絲魏飛爾德正是一個人，也就是今日所謂的辛泊生夫人的前身。

她父親和她母親愛麗絲蒙泰格（Alice Montague) 結婚不久，就生起病來，不得已將全家遷至藍脊山 (Blue Ridge Mountain) 上去養病。但是她父親的病勢，祇是有增無減，結果就留下她母女兩人，與世長辭，那時她祇有三歲。

她父親死後，她和她母親又回巴迪慕爾。她父親是個不事生產的人，死後一點遺產都沒有，她母親沒法，祇得向族人弄點錢，由一九〇〇至一九〇八年間，在東舉德大街(Eas

西班牙的內戰

Crisis in Spain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ct 29, 1936

西班牙自從七月中旬發生內戰以來，生命物質的損失，不可勝計。人民陣線政府，軍事上迭遭失利，節節後退；右派的叛軍，則屢陷要塞，逼近馬德里，最後結果如何，這時還不敢預料。馬德里的內閣，雖然還想收拾殘餘，背城一戰，但是總統亞柴那，則遠在巴希隆那。以後不論何方勝負，其中關鍵，則完全在於歐洲。吾人試觀此次起釁緣因及戰時情況，即可洞悉其大概。

當亞柴那被選總統時，即有一部分人對之發生不信任心理，及至五月十三日基羅加領導之政府成立後，宣佈人民陣線政綱，即將實行，更使此種心理加深。即在此時，遂發現第一次暴動，但初僅為政治的，其後遂逐漸演變而成為軍事行動。

自從新人民政府成立以後，對於安內及政治統一問題，即遭遇極大的阻碍。其實基羅加內閣，並不能算是過分偏激，但為和右派勢力搏擊起見，不得不依賴左派勢力，來維持自身的生存，所以照一般人的意見，都認為基氏此舉，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至於右派，則主張以半法西斯方式，實行軍人獨裁，因為陸軍裏的人，不是法西斯派，就是保皇黨，所以結果就演出這一幕武力反對左派政府的慘劇。

這次西國內戰，所以殘忍到如此地步的，其中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在一九三四年時，政府曾藉非洲及外國軍隊壓迫阿斯都列亞(Asturias)礦工罷工，所以在這次戰爭中，礦工舊事重提，不惜對叛軍施用最新式的槍械與炸藥，以為報復。

今年春天，基羅加內閣眞是遭遇到非常的困難。全國各地，到處是罷工，擾亂，和暴動；同時，鼓動戰爭的人，也趁機而起，使政府安內計畫，受到重大的打擊。而且，暗殺之風盛行，實為引導內戰的序幕。七月十二日，一個突擊警察的官長被暗殺，接着第二天，就有人穿了突擊警察的制服，走進右派首領索第洛(Calvo Sotelo)的辦公室，也將他謀殺，從此以後，意外事件，時常發生，結果就有多數右派擁護者被捕入獄。七月十七日，西國的交通，不知什麼原故忽然不通，等到恢復以後，西班牙的陸軍就實行變叛。由弗朗哥將軍率領，首先在摩洛哥發動，繼而巴希隆那，塞維爾(Seville)坎那萊群島，以及馬德里及其他城市，都起而響應；不過馬德里因為是首都，所以變叛很快的就被彈壓下去。其他各地，雖然也在剿擊，可是叛軍勢力，極為雄厚，計劃組織，也很周密，於是西班牙就不得不發生一次她歷史上空前的流血慘劇了。

在戰事初爆發的時候，兩方面都沒有什

Biddle street) 二十二號租下一所房子，靠房金的收入來維持她們的生活。英國有一班人說國王和一個寄宿舍看門的女兒要好，就是從這兒來的。在一九〇八年，她母親和一位名叫瑞與(John Freeman Risin)的青年結婚，以前的生活，至此才告一段落。

她的叔父達維斯死後，遺囑上曾寫明不給任何姪女以遺產，但是她却例外。因為她的叔父特別喜歡她，所以她得到一萬五千元的遺產。

在巴迪慕爾人的眼光中，她是一個美麗，纖巧，快樂，聰明，和有着赤褐色頭髮的女孩子。在她未滿二十歲以前，她是出名善於講話的人，尤其是聲音，格外令人可愛，直到現在，還是一樣，所以國王愛德華曾經說過：『她的聲音，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她的美麗，並沒有什麼特出的地方，可是無論那一部分，却長得非常


辛泊生夫人

勻稱，毫無瑕疵。尤其面部那種嚴肅

變一定的計劃，後來海陸軍表示依附叛軍，政府才積極訓練那些自願報効的民團；不過這些新成立的民團，不管烏合之衆，那裏能夠和那些訓練有素的叛軍對抗；惟有靠着那一點政治上的信仰，才可以使他們盡忠國家，抵抗强敵。政府軍如果不放棄人口與財富中心的馬德里與巴希隆那兩地，總可以有恢復的一天。

在混戰中，一般重要的發展，就是加巴勒羅(Largo Caballero)領導過的新內閣的成立。加巴勒羅是工會的領袖，也是以共產黨及社會主義爲背景的强有力者，他對於弗朗哥宣布的「仿照義德的集團制度，加上西班牙固有傳統主義，」建立一個新國家的主張，極端反對這次他出來組閣，當然是有意義的。

南方的弗朗哥，率軍由摩洛哥登岸後，迭獲勝利；北方的摩拉，也屢建奇功，並會師蒲爾哥斯(Burgos)，共同作戰。自陷落杉桑西巴斯興(San Sebastian)，伊倫(Irun)，沃維多(Oveido)等重要口岸後，聲勢益盛，今且進逼首都馬德里，作最後之決戰。

八月一日，法政府(亦爲人民陣線政府)特發起不干涉西國內亂，歐洲國家，亦多附議，而贊成對西國不作任何物質上的供給。但是，表面上大家雖如此相約，而實際情形，殊不盡然。蘇俄說義德葡三國供給叛軍，而同時該三國也說蘇俄幇助西班牙政府，各執一詞，令人難以判別誰是誰非。雖不干涉委員會主席潑萊茅資爵士(Lord Plymouth)，也感到公約不過是死的文字，而各國對於西國內亂，儘可自由活動的困難。

西國前途，非常黑暗，血戰以後，生命財產，損失不貲，國家元氣，消耗殆盡，即使成立穩固政府，至少非有二十年的苦心經營，不能恢復原狀。今後的勝負，須看馬德里最後決戰的命運，方能決定。(蔭恩)

德國的食料恐慌

Shortage of Food in Reich Increases

The New York Times, Oct.4, 1936

Otto To[illegible]us 著

最近德元首希忒拉任命航空部長高林將軍爲德國四年計劃的指導者，力求調整國內的經濟情形，俾克自給自足。高林就新職後第一道的命令，就是勸人民力行節約，縮衣減食。這固然足以表現日耳曼民族奮發自强的精神，同時却又反映出來德國原料和糧食的缺乏。下面是紐約時報的一篇柏林通信，論述德國食料恐慌的情形，特加介紹。

十月四日是新德國的「農民收穫感謝節」，將有全國農民代表數十萬人，在蒲克堡(Bueckeberg)山旁集會遊行，並有陸空軍隊，表演戰術，希忒拉等黨國要人，也將親自參加，發表演說。德國農民們的歡悅，是理所應然的。自從國社黨執政後，他們的債務，已由政府代爲減輕；農產的價格，已因「市場調整」而提高；農民的平均收入，也已較前增加百分之三十。自然，他們應該興高彩烈地拉長嗓子來唱「收穫感謝歌」。

可是除了農民以外，其他的百姓，尤其是都市和工業中心地的居民，他們所得到的却是另外一種感覺。因爲食料恐慌的關係，麵包籃一天輕似一天了，難道還能叫他們空着肚子來跳舞嗎？

近來不斷地有外國人士來德參觀，固然也有一部分眞能明察秋毫，可是大多數，却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所看見的只是皮相，

的氣概，更增加了不少的美麗。

當她母親景況不好的時候，她自己也曾經到外面去找點工作做，來帮助她的母親。她同史本塞的婚禮，是在敎堂裏舉行，當時新郎及男儐相，都一律穿着海軍制服，非常別致，婚後到 White Sulphur 去度蜜月，冬天就在 Pensacola 過冬。一九一七年，史本塞被派到加州去籌設一所海軍飛行學校，因此他們又把家遷到那裏。但是八年以後，他們忽然離婚。

關於他們離婚這件事，外面的傳說，極不一致。竟然有人說史本塞因爲家庭的問題，神經受了刺激，從窗口跳下自殺。這個傳說，當然不甚可靠。因爲我們知道史氏夫婦，本來是極其快樂的一對，在他們九年的結婚生活中，並沒有發生過任何不名譽的事，上面的傳說，不免是捕風捉影之談。有一位史本塞的老朋友曾經說道：『他們兩個人的事，和現代成千成萬的青年夫婦的事，並沒有什麼異樣。他們意見不合，就按着現代的手續，實行離婚。』而且，現在的史本塞，仍舊在海軍界服務，在他努力之下，地位一天一天的往上升。這對於他個人的人格，可以作有力的證明。

至於她的第二個丈夫辛泊生呢，現在已經成爲全世界報紙上討論的中心人物。討論的集中點，是辛泊生對於他妻子這件事，究竟抱着什麼態度

回國後倒也能大發議論，談德國的工業如何發達，失業人數如何一天一天減少，等等的話。

誠然，近來德國的政府稅收，每年平均可以增加十萬萬馬克；國民收入總額，也較前激增；各處城市，多經修飾重建；公路建築，亦甚發達；而且在軍事方面，德國武力，已足稱霸歐洲。這些看起來十分偉大的政績，都是國社黨宣傳的好資料，而且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在事實的底面，我們應該知道，這種種建樹，都是借了債來舉辦的。結果不單政府財政，極感紊亂，就連整個國家的富源，也有榨迫殆盡之危險。其中尤以食料不足的恐慌，情形最爲嚴重。

自從一九三三年後，德國人口增加了二百萬（包括薩爾區在內），可是她的食料品進口額，反從一九二九年的四，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減爲一九三五年的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德國政府竭力減少食料進口的目的，不外兩點：(一)以買食糧的錢購取他種軍需原料，(二)刺激本國農業，使之迅速發展，達到自給自足。但是即令希忒拉本人，也不能不在紐倫堡國社黨大會中承認德國食料的缺乏，在平時約爲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近年因爲歉收，此數實際上更有增加。

德國的農產品中，只蕃薯和糖爲較豐富，其他皆感不足。肉類和蔬菜缺乏約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脂肪缺乏約百分之四十五。這種缺陷，無論德政府如何竭力調整市場和消費，都有無從補救之勢。

最近德國政府爲增加乳油供給起見，甚至下令禁止民間私自製造乳餅。可是一般中等階級仍然不易獲得肉類。至於窮苦的平民，情形更惡劣，簡直只能利用鯨魚製成的人造乳油來充飢了。

因此曾有人向政府建議，恢復歐戰時所用的「領用食糧証」，俾可調整全國食粮分配。不過政府方面，因爲這辦法太丟臉，足以引起人民心理的不安，已經加以拒絕了。

在這種不幸的情勢下，尤其可慮的，是德國政府的統制物價政策，未能十分見效。政府規定的物品最高價格現在已經變成事實上的最低價格；此外奸商不顧政府法令，私自高抬物價的情事，也所在都有。現時一磅麵粉，在美國只賣四分五厘在德國要值一角一分六厘；一磅乳油，美國只賣三角四分，德國要值五角七分六厘，按此類推，德國民生之困苦，食料缺乏情形之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丹楓）

美國與人民陣綫

Apologia for Democracy

Die Neue Weltbuline, Prague

Upton Sinclair著

自從最近法西兩國人民陣線執政以來，這運動已經風靡一時，世界論壇上，現已紛起討論。不過這運動的本身，現在還是一種試驗，其成敗尚難斷言。美國文豪辛克萊氏的這篇文章，中論美國勞工界不能接受人民陣線運動的理由。從辛氏此文，我們可以悟到一種新興的政治運動，適合於一地一時的，不盡能脗合他國的情形，而可貿貿然的做效。本文的論述，關於此點，頗有注意的價值，爰爲紹介如下：

。辛氏是哈佛大學一九一九年的畢業生，生在加拿大，但在倫敦住的時期很久。他是一個高大，漂亮，而英武的男子，曾經在愛德華統率的軍隊裏做過事，是一個喜歡戶外運動的人。他們結婚後曾於一九三四年到美國來



辛泊生

遊歷，在紐約住了些時，就到巴迪慕爾去看 Pimlice的大賽馬。他對於他的妻子，非常忠心，所以華麗絲對於這次的旅行，感到十分的快樂。她常常把她覲見英王喬治及瑪麗后時所着的宮裝的照片，拿給別人看，她還說：『我好像做新娘子了。』就在這次引見的時候，太子才第一次見到她。

後來，有一位柯立根夫人（Mrs. James W. Corrigan），在歐美社會中，是被稱無冕王后的，她常常在她寇桑街（Curzon Street）的華麗住宅裏，舉行盛大的宴會，請威爾士親王

（上略）馬克思曾經很明白地陳述過他的觀點，他相信實現革命運動的方法，是不必各處一律的。他指陳應該注意到各國的制度，習俗和傳統，而更不可否認的，就是在如英美等某某國家中，工人們很有希望，可以用和平的方法，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們必須體察歷史和日常發生的事件。我們看國社主義的大恐怖，便可以明瞭不僅是大規模屠殺的武器，已被這些模倣者所襲取，就是宣傳方法，也爲他們所剽用，他們魯莽地濫用這種武器，去欺侮民衆，他們剽竊了社會主義和「民衆社會」等的美名，把它們鍾打成資本主義獨裁的鐐鏈。所以我們必須盡力指導民衆，使得他們能認清什麼是眞正的民治主義，什麼是獨裁者的民治主義的假面罷。

本文並不想拿什麼特殊的策略，教給歐洲人；我只想談談美國的情形。美國的政治制度，已經有了三百餘年的歷史，縱使不能說他始終是民治的，但是至少在名義上一直是這樣。美國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就是他們願意完全服從一個按照大多數民意施行統治的政府。任何人想要獲得這種澈底具有民治思想的人民的贊助和信任，第一，他自己的心裏，必須具有民治的信仰，而對於這種信仰的忠實，更須沒有絲毫的疑竇。

說到這裏，我們發現了歐美情形特看的歧點。歐洲的民治，還是比較的年青；有大部分的人們，可以被人勸信，不妨按照大多數的意志而犧牲政府。

與上述有密切關係的，就是所謂的人民陣線問題，這種運動實際就是代表各民治主義政黨和共產黨締結的同盟。例如在法國，共產黨的勢力是很强大的，工人們在與共黨聯合的線陣下，就獲得選舉的勝利。但是美國的情形却是兩樣，美國的共黨黨員，人數很少，而反對的力量，却異常强大—反對者不僅是資本階級，還有勞工們，連工會也包括在內。

就拿加州最近 E.P.I.C.（End Poverty in California）黨競選一事來說，我們向民衆主張，消滅加州的貧苦，對失業者施行以工代賑的辦法，並由州政府供給必需的資本。我們担保採用民治的方法和嚴格遵守憲法，我們憑着美國的理想，用美國慣用的語言，以進行宣傳的運動。因爲共產黨所採用的方法，和美國大衆意願中的政府原則，不能適合，所以我們避免和共產黨發生關係。倘使在我們開會的時候，共黨提出質問，我們是答覆他的，此外我們就拿他抹煞。上次競選的結果，E.P.I.C.黨獲得了八十七萬九千票，而共黨却只得到了四千餘票。

假設在競選的時候，我們採用了歐洲的人民陣線的方法，結果將怎樣呢？我們可以得到的，就是共黨的四千票。失去的呢？根據我四十年來對於美國人情的研究，和政治的經驗，我估計將要失掉四十萬同情的選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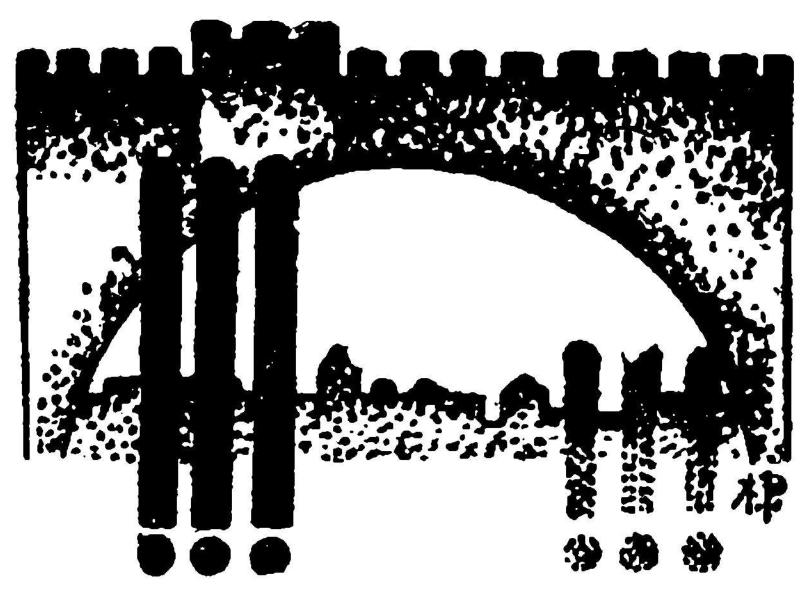
我的信念是這樣：凡是贊助美國獨裁制的，無論它是左傾或右傾，便是替法西斯打開門戶。美國唯一可能的獨裁制，必須是右傾的，贊助右傾獨裁的，占有握有武力工具者全數的百分之九十，占有握有宣傳工具者—報紙，雜誌，電影，學校，甚至於教會—全數的百分之九十九。我們要想避免法西斯主義的禍患，唯有恒常的去擁護取決於大多數統治的原則，和取得相信這種原則者的擁護，在沒有我們這種政治傳統觀念的國家裏，人民便不得不攫取武力，和他們的壓迫者去奮鬥，遇見這種場合時，我們的同情，當然是在勞工的一方面。但是僅就美國一方而講，我們堅信，我們所知道的，較比任何歐洲人士爲多。（歷樵）

參加，同時，並請了許多年青美貌的女子，陪親王跳舞。這時，美麗的辛泊生夫人，當然也在被邀之列。而且，從此以後柯夫人的會裏，她差不多變成固定的客人，每次都有她的芳蹤。

在柯夫人的團體裏，有一位孀婦克納夫人（Wrs. Bache Cunard），也非常活動，並且抱着極大的野心。不過不幸的，她却沒有辛夫人的迅速和有把握。同時，還有一位富納斯夫人（Mrs. Marmaduke Furness），也是活動人物之一，現在却變成辛夫人的好朋友了。

辛夫人現在已經四十二歲，自從和英王過從漸密以後，已經成爲英國人心目中最嫉妬的一個。英王在詹姆士宮舉行第一次正式宴會時，辛夫人當然是重要來賓之一，但是她的丈夫也在被邀之列，此外如首相鮑溫夫爾婦等，也均在座。但在第二次正式宴會時，賓客單上，則祇有辛夫人而沒有辛先生，其中的意義，當然不言可喻了。

這位辛泊生先生，也曾離過一次婚，他的前妻最近被人發現和她的女兒奧德萊（Audrey）同住在曼哈登（Mauhattan）。據這第一位辛夫人說：『關於現在的辛夫人和英王的事，我不願多說。這位辛夫人是我的熟人，所以我也很喜歡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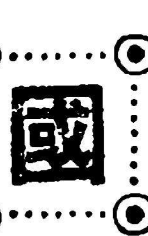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廿五年十月廿八日起至廿五年十一月三日止

本週中日商談，仍無顯著進步。張川越第七次晤面期迄未約定；僅高宗武與須磨曾晤談一次，為預備之折衝；聞以後將再有若干次之晤談，俾雙方意見略能接近後，再由張川越為正式之商討。日方意見，大約希望在「防共」及華北兩問題得一原則之結論。我方則始終抱既定方針，守必要限度，決不輕於退讓；蔣委員長於對大公報記者談話中，已明確言之，此項談話業已引起日方之注意。蔣委員長於三十一日在洛陽度其五十壽辰，閻錫山張學良等均趕往參加。同時全國各地均熱烈慶祝，首都並有隆重之獻機典禮。各國領袖，多有致電慶賀者。其盛況實為近年所少見。

國外方面，墨索里尼又作獅子吼，其外交演詞，說明義國態度之強硬，使歐陸各國，莫不相顧失色。美國大選，業已開始，羅斯福與藍敦競選甚烈，大約下週可以揭曉，照目前情勢觀察，羅斯福連任之希望比較濃厚。西班牙之首都爭奪戰，旋緊旋弛，蓋皆因其背後之勢力有以推動。現蘇俄方面頗有遠水難濟近火之勢，馬德里或終將不保矣。




國內

中日商談陷於停頓

中日商談，因日方等候須磨攜來之新訓令，故多日未續談；現須磨雖已返京，而正式交涉仍未開始，蓋問題已觸及焦點，時機又迫於機微，雙方均不能不多加慎重也。

蔣談外交方針不變

蔣委員長二十八日晚在陝西華清池接見大公報記者泛談時事，約一小時。茲摘記概略如下：(一)對兩廣平和統一之完成，認為國家之福利。(二)對中日交涉，謂政府始終本既定方針，守必要限度，以竭誠周旋；而河北省內行政完整之恢復，察北綏東匪禍之取締，在我方尤為必要。總之，中國外交，決以自主精神擁護國家，此種立場，絕對不變；決不依賴人，亦決不受人縛束。(三)對歐洲現狀甚關切。(四)對甘肅剿匪軍事，謂匪勢甚熾，軍事上易於處理，現一部分已竄河西。又談政府決貫徹戡亂方針，因共黨受國際指揮，不以中國民族利益為本位，不論其標榜若何，目的在中國為試驗品犧牲品；凡有常識者，皆明瞭此點。政府在無礙國家統一保持國法綱紀之範圍內，可以取寬大政策；但斷不能容許取國際操縱之勢力，以武力破壞國家，毀棄中國民族之獨立性，(五)對晉·綏·陝·甘地方情形，甚為殷念，稱讚張(學良)閻(錫山)及各將領之勞苦。(六)談及楊暢卿遇刺事，殊表悼惜，謂是一大打擊。(七)對各方祝誕，謂自感慚愧，不敢當，此外對教育問題，學界狀況，甚為注意，頗多垂詢。

川越談交涉難進展

據大阪每日新聞三十日載南京電稱，川越二十八日下午五時半接見日本記者團，曾作如次之談話：「須磨雖歸來，日對華根本方針並無改變，日方所主張者，中國當已明瞭。中國方面，亦已提出種種意見，殆可謂為對於日方要求之對案。目下討論之中心即在於此，中國所提之對案與日方所要求者，其間有非常之距離；是以中日交涉，自大體上論，能獲幾成的結果，實不易言。重要問題未得解決，其他問題即獲諒解，而因日本主張係在整個了結，故在實質上，謂為毫無進展，亦無不可。關於英美俄各國之策動，雖有許多傳說，但於中日交涉上尚未生積極的影響；依現在狀態，交涉之成功，固大有希望，但何時解決，自難斷定，惟談判已歷六次，長此遷延，亦屬不可」云云。又據十月二十八日東京讀賣新聞載稱，於二十七日晚須磨啟行返任時，外相有田所交川越之訓令內容，雖異常秘密，但據確聞，其中重要項目，有如下記諸點。（一）此次南京交涉，在川越與蔣院長會見時，原已獲得一致的意見，乃其後之交涉又陷於糾紛，故須再由川越與蔣院長繼續會談，以促進各種問題之解決。（二）關於「華北」及「防共」問題，只求成立原則的議定。其餘如取締排日，聯絡交通，以及成都事件之善後措置諸項，則予以解決，以使交涉告一段落，（三）華北問題。

日外務省之新訓令

據二十八日中外商業報載稱，倘使日本有田外相，果有訓令致駐中國大使川越，則日本對華政策，不致有所變更。該報復稱上述之訓令，係由須磨轉達川越，其內容包含下列各點：（一）日本已定之政策，根本上並無改變。（二）日本所提出之各項要求，既以關於華北及中日聯合防共之提議為其核心，是以欲求中日間之談判有美滿之結果，最低限度，亦必須對於以上兩事，作原則上之妥洽。（三）完全尊重中國之態度，並須耐心向華人說明日本之要求。（四）某種遲延，雖屬難免，惟中國方面如有意企圖延宕談判之進行，日方必須堅決反對之。（五）日本雖願見雙方之談判，能獲美滿之結果，惟有企圖曲解日本之基本要求，以阻談判之順利進行，者日本必須加以拒絕云。

東京各報甚為注視

據中央社一日東京電：駐南京總領須磨返任後，張外長與川越大使之第七次會見，或將於二日午後開始舉行，此間報紙，僉認此為目前中日談判之最後階段。蔣委員長最近西安，洛陽之行，對華北各重要軍事領袖之延見；蔣委員長最近所發表之談話，尤其對大公報記者之談話，全國愛國運動高潮之表徵，以及全國對蔣委員長五秩壽辰空前熱烈之慶祝等等，均予東京以非常顯著之深刻印象。此間各報均以顯著地位刊載上述種種情況，並以醒目之標題，表示其重要性及政府當局之密切注視。但于評論時，均以特別審慎之態度出之，僅朝日新聞今日指出中國國內合作統一增進之重要。

中日貿易反見增加

中央社三十日東京電：中日談判，現雖極端緊張，但頗令人驚異者，日本對華出口貿易，不僅未見減少，且大增加。聞中國近向日本大財閥所經營之企業：如滿鐵、三菱、三井及日清等公司定貨者，數量極多；即中小之實業商業會社，亦有應接不暇之勢。日本實業界各方面，現似因中國之需求而大見活躍，此間僉認為中國農民購買力之增高，由於今歲之豐收；故其結果，使都市經濟受良好之影響。另一重要原因，則為中國人民對貨物需要之增加，且中國經濟建設計畫之實行，尤需鉅大數量之原料，其中一部份，係由日本以賤價供給。此間外交當局，對於上述情勢，極為注意，現正計畫增進對華經濟關係，俾多少能將現狀維持久遠。聞日外交當局已將下列方策數則籌劃就緒：（一）日政府以英國之方法為藍本，關於與日本對華經濟政策，有至切關係之貨物，允担保予中國以短期信用放款。（二）發展上海·天津·大阪等地中日貿易協會之組織，廣田首相於外相任內即已有此計劃。（三）如中國減低日貨之關稅，日本亦允考慮商互惠關稅問題。（四）日本準備於相當範疇內，調整冀東之所謂特殊貿易。（五）關於日本對華貿易，施以相當之控制，而放棄從來所採取之放任政策。

我國抗議日軍演習

平津等處日軍，自二十六日，大規模演習，外部以日軍此舉實違反條約與國際公約，破壞我國主權，三十日午已致文日使館，提出抗議。又日人近在井任意行動，楊永泰被刺後，日報任意揣測刊載，有背事實，以上兩事，外部同時向日方提出抗議云。按平津豐台通縣等各地日駐軍，自二十七日起開始大演習，參加人數之多，演習範圍之廣，實為前此所無。二十七日依預定演習日程，平·通·豐日軍，全部集中平東東壩一帶舉行

○平日軍二十七日晨全部經朝陽東直兩門開赴東壩，豐台日軍，七時許分兩批專車到東便門下車，徒步開往，通縣日軍，則於八時開抵雙橋，各部演習迄下午四時竣事，參加部隊共達二千三百餘名。二十九日休息一日，三十日上午九時，由大糧台及馬駒橋統監部指揮，在四合莊及張家場附近與龍家場合家場附近演習，當夜在馬莊及騷子營附近露營，並在當地演習夜戰，三十一日，在騷子營東北地區演習，當夜在小高莊及蘇家坟附近露營。一日在原地演習聯隊對抗，分東西兩路，東軍在通縣附近，西軍在豐台港溝附近，二日休息，三日午前在北平東方之日軍經朝陽門正陽門乃出廣安門，經北平西郊赴平西八寶山演習。

慶祝蔣壽獻機盛典

十月三十一日為行政院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氏五十壽辰，全國同胞，紛紛先期醵金，購機祝壽，由蔣院長轉獻政府。是日全國政軍各界，自國府林主席以下，紛電蔣院長祝壽；駐華各國外交代表及德元首希志拉日總理大臣廣田等，皆紛晋祝詞。而全國各地，亦均懸旗誌慶，舉國歡騰，誠盛況也。



首都舉行獻機典禮

舉國同祝之蔣院長五秩壽辰獻機典禮，三十一日晨在首都明故宮飛機場開幕。林主席親莅大典賀壽，首都與會各界共二百三十餘單位，民衆自由參加亦極衆多，綜計約達二十萬人。熱烈慶賀，盛況空前。主席團到會者有吳鐵城·何應欽·翁文灝·程潛·陳果夫·周至柔·王曉籟·黃江泉八人。由吳鐵城主席，獻機代表者有總代表王柏齡·桂麥煥章·滬虞洽卿·顧馨一·杜月笙·蘇張公任。凌紹祖·丘河清·包明叔·姚溥臣·許體鋼·黃紹鴻·孫天放·冷禦秋·何輯五·東北王樹常·京馬超俊·張繼·王固磐·彭爾康·羅家倫·浙程遠帆·滇張維翰·湘何鍵·劉建緒·鄧渭川·川邱甲·禁烟督察處黃爲材·川省黨部周遂初·陝傅愼齋·天主教主教于斌等三十餘人，各界到會代表有中央秘書葉楚傖·組織部長張厲生·宣傳部長方治·中執會戴傳賢·中監會吳稚暉·文官長魏懷·參軍長呂超·各院部會長官·及陸大·中央軍校·炮兵學校。軍需學校·軍醫學校·警官學校· 遺族學校等機關代表一百二十餘人，特別來賓有阿王，章嘉等三十餘人。九時正，獻機大典於軍樂聲中揭幕。行禮後由吳鐵城致開會詞，繼由周至柔報告獻機籌備經過。報告後，由王柏齡代表向蔣院長獻機，先向大會誦讀獻機詞，嗣持木製小型飛機恭獻蔣院長代表何應欽。何氏接機後，即代蔣院長向大會宣讀獻機詞，詞畢，奉機於林主席。主席當即頒給蔣院長榮譽狀暨獻機代表獎狀各一，獻機典禮於此告成。繼由中央代表戴傳賢致賀詞，林主席講演祝壽之詞，末由來賓章嘉，林康侯致頌詞。十時許全體向蔣院長鞠躬祝壽後，由何應欽代蔣院長宣謝全國同胞同志文。讀畢，恭唱壽辰紀念歌。最後由吳鐵城高呼口號，十時半禮成散會。在大典進行中有三十餘架飛機表演排成「中正」二字，排列會場上空，二十萬觀衆一時歡呼雷動。嗣於林主席讀賀文時，飛機一架一架魚貫飛經台前，約達二十餘分鐘之久，經台前並放祝壽傳單。繼由數十飛機分別飛列「五」字，翱翔會場之上，表示五秩大慶，末有三機作技術表演，奇技美妙，深博贊揚，直至大會散時爲止。大會後，蔣院長代表何應欽假勵志社歡宴主席團，獻機代表，中央各院部會長，各省財政當局，各軍官，邊區來賓等。宴畢，蔣公壽辰獻機會特將本日慶祝盛況電洛陽呈蔣院長，作詳細報告。

洛陽祝壽盛大集會

蔣院長前因剿殘共，親赴西安指示，而于十月二十九日離陝赴洛陽。一面爲策劃晉綏陝甘寧五省剿匪等事宜，並派機赴幷，接閻錫山赴洛，面商辦法。閻氏當于三十日晨八時偕徐永昌傅作義及少數隨從，由幷飛西安，會同張學良賀耀組等，換乘專車于三十一日晨抵洛陽。是日適爲

蔣院長五秩壽辰，晨九時洛陽各界齊集西安廣寒宮前舉行祝壽禮，參加者二萬餘人。閻錫山，張學良，徐永昌，傅作義，賀耀組，劉峙，商震等均列席。冠蓋雲集，盛況空前。九時二十分蔣委員長及夫人宋美齡女士於萬人肅立恭迎中入座就位，九時三十分蔣致訓詞，題爲「盡忠報國，復興民族，一息尚存，此志不懈」，「全文如次：各位同胞：今天承蒙各界同胞慶祝中正的生日，感激之餘，實在愧不敢當。值此國難嚴重，民生凋敝，尤其是主權喪失，領土殘缺，就是主義未行，革命未成的時候，臨到這樣盛大的集會，本人心裏尤覺得格外慚愧惶悚，萬分不安，惟有希望我全體同胞，繼續加以督促勉勵；並願全國一致，不忘記國家今日的恥辱，不忘記民族來日的艱危。我們的主權，一日不能恢復，領土一日不能完整，就是我們國家一日不得自由，民族一日不得獨立，則我們盡忠報國，復興民族的的革命之志，必不可一日或忘。中正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誓當竭忠盡智，與我全國同胞相互提挈，勇返邁進。願我同胞共相奮勉，一致努力，實現三民主義，完成國民革命的使命」云。詞畢，繼獻壽糕致慶，由蔣夫婦向各代表及各界領袖分贈壽糕，旋即宣告散會。洛陽各界並於三十，三十一兩日晚提燈化裝遊行，日間排演新劇助興，商店居民均懸燈結彩，情況極熱烈云。又閻傅徐三氏在洛事畢，已于一日飛返太原，張學良氏亦已回西安。

段祺瑞在滬寓逝世

段祺瑞近因憂慮國事，年老體衰，致宿疾胃潰瘍症突然轉劇，經中西醫生救治無效，于二日下午八時四十五分在霞飛路一四八七號私寓逝世。享年七十二歲，身後遺子二女四。定五日下午二時大殮，擇期運安徽原籍安葬。二日並由其家屬電蔣委員長及各方報告噩耗，茲誌其逝世經過詳情如次：

胃疾轉劇因以不治

段氏自擺脫政治生涯以後，曾蟄居津門頗久。惟因年事已邁，久有胃痛宿疾，時發時愈，頗以爲苦。年前由津南下，息影滬濱，已較轉好，但肝火昇時，胃部仍覺痛楚，精神則尚佳。段氏日常自擬藥方配藥治療，於本年三月間，曾一度轉烈，後經延虹橋醫院英醫白雷生氏診治，不久即告復原。今夏以來，身體頗見健康。詎於上月下旬，病象突又變化，經續延白醫生診察，並照愛克斯光結果，發現胃部發炎潰腫，但當時醫生認爲尚不十分嚴重，經調治後，一星期來，未有特殊變化。但延至本月一日下午，病態突形惡化，且同時瀉出大量血水，因段氏素有痔漏舊疾，家人初尚以爲痔瘡出血，經即電召醫生診斷，斷爲胃潰滲血，病狀已險惡萬分。於二日又延寶隆醫院德醫米丁博氏及助醫王醫生等共同診療，並注射鹽水針，段氏神志仍清，但已不能發言，至下午六時許，段氏病狀已入彌留狀態，時醫生共同商議結果，雖續打强心針二針，但仍不見效；擬再行接血方法急救時，因年老血衰關係，已感不及，遂於八時四十五分溘然長逝。時段夫人及長次公子等均隨侍在側，段氏彌留時，除四女因在京，已去電召，餘二子三女均在滬，計長子宏業，五十歲，現任正豐煤礦「總理之職」。次子宏範，十七歲，肄業正始中學初中部。長五兩女早夭，次女適張道宏，三女適袁項城之姪鼎勳。四女適上海銀行京分行行長奚倫，六女適傅霖，段氏元配夫人，年已六十七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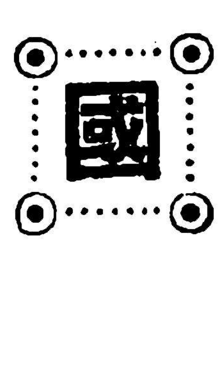


段祺瑞

段氏略歷

段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存年七十二歲。年二十二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留學德國習砲術於克虜伯砲廠；回國後，助袁項城練兵於小站。庚子協勦魯境拳匪有功，歷任新軍標統，鑲黃旗漢軍協統，宣統元年任第六鎮統制，次年擢江北提督。辛亥武昌起義，袁世凱復入軍機，奏任湖廣總督，未到任。南北停戰後，清廷召回馮國璋，以段繼任征南第一軍統總；氏旋率北軍

四十六將領電請清廷退位，俾建共和。是年民國政府北遷後，任唐內閣陸軍總長，授上將。□年五月代閣。十月黎副總統入京。因署湖北都督。辦理鄂省善後。三年復任陸軍總長，並管理將軍府。五年任內閣總理，力主參戰。六年下野，是年張勳復辟，氏在馬廠起義，率師平亂；迨馮國璋入京，復任內閣總理，八年辭職，任邊防軍督辦，直皖戰後，寓平養晦，民國十三年任執政府執政，十五年卸職，遂不復問政。二十二年移居上海，夫人吳氏，子二，宏業，宏範，女四，均適人。




美國大選開始舉行

美國總統選舉，依照憲法每隔四年於十一月之第一星期二日開始舉行，先由各洲選民，推出選舉代表若干名，（本屆為五三一人），俾於十二月間，選舉新總統。今歲又值大選之年，已於本月三日，開始舉行。本屆全國選民，共有七千五百萬人，登記者已有五千五百萬人，但據事前估計，星期二日之投票，大約僅有四千二百萬人。紐約警務當局，為維持選舉日之秩序起見，已由警察廳長范倫丁氏下令，所有紐約城中之著名莠民，有被人利用之嫌疑者，悉將加以拘捕。各處投票所開幕後，所有偵探人員，均將列為後備隊，全體警察，概不得請假。忠實投票聯合會，已雇就監視員一萬名，分配各處投票所，以防流弊云。天色黯淡，且有陰雨，美國人民紛赴投票所選舉其心目中之總統。美國許多處之賭博，皆料羅總統必獲勝利。但中等階級之傾嚮，仍為一疑團，或將突有驚人之變化。衆意羅總統可獲工界與失業者及青年之多數選票，但中等階級宣傳，正不知至何程度也。

美國海員罷工風潮

美國在此大選聲中，忽有海員罷工之舉，由西岸蔓延東部，軒然大波，方興未艾，影響所及且於大選形勢有關焉。初，太平洋沿岸海員，因各輪船公司與工團雖力圖以談判方法解決雙方之一切糾紛，但終歸失敗，乃於十月三十日正午宣告總罷工，參加者有五萬七千人，致閒泊之船隻已逾一百五十艘。太平洋沿岸各大港航業，全部陷停頓狀態。同時國際海員聯合會，亦於三十一日在紐約召集會議，決議贊成立時宣布罷工，為太平洋沿岸之罷工者作聲援。於是東岸各港海員，相繼起而響應，宣布同情罷工。據本月二日海員保護委員會宣稱，東部各港因表同情於太平洋濱罷工者所宣布之罷工，船隻因以不能啟椗者，現共有五十七艘。同時大西洋沿岸之工潮，已向內地蔓延，鐵路工人已拒絕裝運交由輪船轉運之貨物，木料等工業現均停工，以待工潮之終止。加入罷工之海員二萬人，現嚴守秩序，且正在組織糾察隊，聞輪船主人擬呈請政府加添海軍衛隊，保護閒泊之船隻。故在目前，美國頗有全國停航之危險。勞工部長裴金斯巳由華盛頓趕赴紐約，正在力謀設法調解中

西國首都形勢益危

西班牙近畿戰事，政府軍曾一度反攻獲勝，但未能持久，旋即敗退。政府軍係於十月二十九日在馬德里陣線之南區與東南區大舉反攻，獲有重要勝利。克復陀維持斯科，拉加爾柴蓬及西西那三鎮。此外政府軍復完全控制馬德里與阿朗育士間之鐵路線，並續向距首都二十五哩之伊里斯加斯方面前進。政界皆稱此次政府軍之反攻為「瑪恩河大戰。」西總理加巴萊洛並發表一驚人宣言，謂民團現已備有坦克車及充分之軍火，故能安然前進，而在二十四小時內使首都脫危險，據稱叛軍因民團猝然以坦克車飛機與鐵甲火車奮勇進攻，不及抵禦，遂被迫退卻。至革命軍方面，經休息補充後，復於本月一日採取攻勢，向馬德里推進。經力戰後，革命軍卒佔領京南之巴爾拉與休瑪尼斯二村，故馬德里現已在叛軍砲隊射程之內。京北方面，革命軍亦推進十六公里，佔領賽維拉，勒魯奈特，維拉芒蒂拉，與維拉努伐貝拉勃斯四鎮。馬德里東北面叛軍亦向前推進，佔領多勒穆卻，與約白拉格二鎮。據衛京里斯本消息，西國革民軍總司令弗朗哥將軍下令由西南會攻西班牙首都，隨時在意料中，下令該城可在四十八小時內陷落。國民軍之陣線現位於那伐爾卡尼羅，摩拉里迦，休瑪尼斯，巴爾拉，伐爾德摩爾，及西安波士洛斯等地，巴爾拉為最前之地點，距馬德里空軍站

佛太麥僅三哩，距京城僅九哩。聞西班牙政府已令馬德里南面受叛軍嚴重威脅之各鄉村居民立即退出，亦可見局勢之危急也。當此戰事吃緊聲中，馬德里內閣忽以進行改組聞。決將內閣易名爲共和國防會，會中包含閣員十八人，現總理加巴黎萊洛仍將担任總理兼綰陸軍。社會黨三閣員，即航空兼海軍部長潑里愛脫，內務部長加拉查，財政部長奈格林，仍當蟬聯。前總理齊羅爾將任宣傳部長。另有全國總工會（無政府主義派）代表四人將加入內閣，其中以奧利凡任司法部長，貝羅任工商部長，孟持西尼夫人任衛生部長，羅貝士任交通部長云。

國際調整會議席上

又不干西班牙內戰調整委員會，于上月二十八日在倫敦集會，蘇俄與葡萄牙兩國代表仍出席。該會集議六小時之久，專事考慮蘇俄責葡違反不干涉協定，及葡國反責蘇俄干涉西國事務，促成該國內戰等牒文。會後發表公報稱：「不干涉調整委員會除蘇俄代表外，覺指責義大利葡萄牙兩國違反不干涉協定之各節，實無明証云。葡代表對蘇俄所提出控制葡國各口岸之建議，不予接受。主席潑萊茅資勳爵說明英政府僅關心於防杜西班牙戰爭成爲國際戰爭之建議。義代表格蘭第氏指蘇俄之言論曖昧不明，謂蘇俄之態度，實使報紙爲之驚駭，並鼓勵戰爭之一方延長戰禍。於是蘇俄代表邁斯基氏起稱，蘇俄實欲將控制葡國口岸與潑萊茅資勳爵後此提出控制西班牙口岸與沿邊一帶之建議合而爲一云。葡代表並責蘇俄之態度惚恍不定，謂在蘇俄代表之前，殊難討論對葡國所加之指責，渠視該大使之出席，足以表示蘇俄仍以爲其本國受不干涉協定之拘束。旋格蘭第氏代表義政府切實否認對義所加之指責。蘇俄代表答稱，義國之聲明，其不滿意與德國之覆文同。邁氏並稱，義政府續在西班牙與瑪約加違反不干涉協定。於是主席宣稱，對義所加之指責，經澈查後，知無實在之証據，所指責之各節，或在義國加入協定之前發生，或從未發生。法代表戈爾平氏聲明法政府贊助不干涉協定之整個，今擬竭力使該協定發生效果，法政府準備研究控制海港之任何實際計畫，並擬參加其他政府所已同意之任何計畫。旋主席起稱，蘇俄之地位仍不明瞭，並詢問蘇俄是否以爲仍受不干涉協定之拘束，抑以爲已脫離該協定之義務。末乃宣布小組委員會定十一月二日重行集議，總委員會則定十一月四日集議。」蓋一場爭辯，仍未獲任何切實結論也。

一週大事日記

自廿五年十月廿八日起
至廿五年十二月三日止

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川越約高宗武談話
△須磨由日啓程返任
△戈定遠由京返平
△章士釗就冀察法制會主席
△西反政府軍佔加爾達柴鎭
△葡萄牙否認將承認西革命軍政府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蔣委員長由陝抵洛陽
△阿王出平南下
△西蘭公路恢復通車
△國府明令褒郵楊永泰
△何鍵劉建緒抵京
△日皇檢閱海軍

十月三十日　星期五

△西戰中心移至東部
△閻錫山令無護照外人離太原
△阿王抵京
△閻錫山徐永昌傅作義由晉赴陝
△外部對日駐軍在平津一帶演習提出抗議
△西政府軍克復京南三要鎭

十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全國熱烈慶祝蔣委員長五十壽誕
△須磨抵南京
△共匪一部竄至伊克昭盟鄂托克旗

十一月一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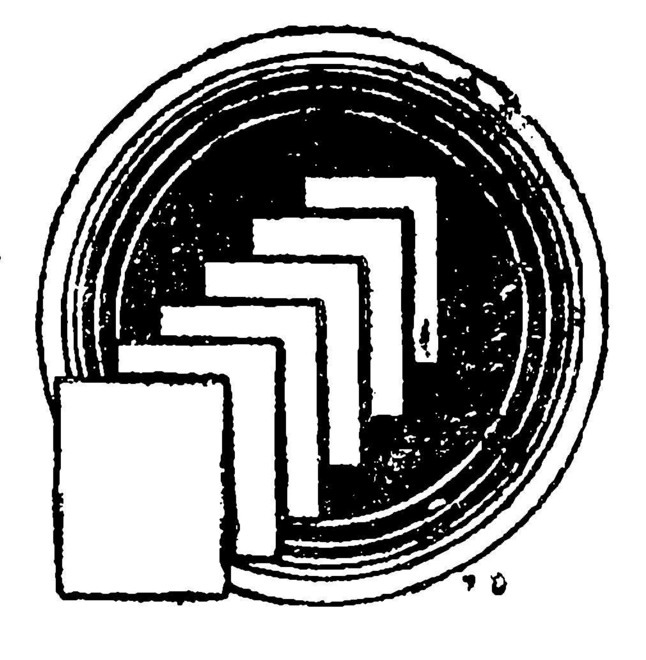
△閻傅徐等由洛返并
△蕭振瀛到滬準備出洋
△平津日駐軍擴大演習
△隴海路通至號鎭
△伊拉克新政府下令解散國會發生政變

十一月二日　星期一

△川越召喜多、佐藤、若杉等研究日政府之新訓令
△段祺瑞在滬逝世
△粵漢路又在耒陽出軌
△長沙發生兇案日人山岸受刀傷
△林主席來滬
△總稽查處開始在津辦公
△墨索里尼說明義外交態度

十一月三日　星期二

△林主席抵滬親至段宅唁弔
△宋哲元由平赴津
△平各大學停課一小時對日軍演習表示哀痛
△傅作義返綏



論評選輯

無法打破之難關

近日東京新聞報告，對於中日交涉，不曰：『談判形勢已臻微妙之時期』；即曰：『交涉已達著陰鬱的境地』。蓋已明白表示悲觀。乃據作日同盟社東京電：外務省首腦部迭經會議，仍決不變既定方針，而令須磨總領事於昨夜出發，轉回南京。且以華北及防共兩問題，與其他要求爲不可分，責成川越大使，努力邁進。此訊果確，極堪注意。吾人自始對於日本要求中所謂『華北特殊地位』與『中日共同防共』兩點，即認爲無可談判。邇來綜合各方消息，證明以上兩問題，在張川越第六次會議中皆無結果，而尤以『防共』爲無從商量。今後交涉如何再開，誠難預測。所可斷言者，日本既堅持『華北』與『防共』之原案，則籌備年餘之中日交涉，除整個破裂或將兩案擱起之外，別無途徑，抑『防共』問題，關係過大，如果僅爲原則抽象的妥協，則向來日本對華外交適用原則，廣泛無際，引伸無窮，其例至多，令人心悸，故此際縱爲空洞不著邊際之原則的協定，亦應絕對避免。至於具體事實的約束，則在在束縛主權，更斷不容政府輕許，此吾人所願正告當軸，不可有絲毫遷就者也。

夫防共之事，涉及思想，關係軍事，僅就內政問題，已屬十分複雜，如再牽入外交範圍，投進國際漩渦，實非中國今日之力所能堪；況就內政問題言：中國近年統制言論，取締思想，用兵剿共，其在思想上行動上已極端反共防共之能事，且亦甚見效力。如更進而締結外交的誓約，承認外國干涉內政，不特國民理智與情感兩均不許，實際亦不能認爲有此需要。不特此也，中國向爲和平民族，對任何友邦，皆無惡意，而中蘇壤地相接，中國在蘇俄邊境向不設防，如果輕於加入國際反蘇勢力，公然表示敵意，恐適以招怨買禍，尤非中國之本意，抑復無其實力，此又爲中國斷難接受日本共同防蘇提議之癥結，是皆實際問題，中國負責當局，義應鄭重考慮也。

再者吾人就遠處大處觀察：遠東大國，惟中，日，俄，在利害上並無衝突，儘有三國和平提攜之可能。日本衆議院議員齋藤隆夫近著『極東外交及國防之調整』一文，載十月分中央公論，縷述日本內外政治因『滿洲事件』來一轉換。先就財政言，六年以來，如所謂『滿洲事件費』，日本國庫已支出及應支出之金額，業達十一億餘萬圓，今後支出，猶未可限。次則國防計劃之樹立，謂日本因『滿洲事件』而退出國聯，國際情勢，與其謂爲變化，毋寧稱爲『惡化』。今日瞻觀世界，眞爲日本之友邦，有事之時，可以在精神上物質上執共同動作者，不特絕無一國，且儘有伺機欲加一擊者。日本於此，既以擁護『滿洲獨立』爲確乎不動之方針，自不得不樹立國防計畫，即軍備之擴張是也。因此之故，軍費加鉅而財源缺乏，於是不得不出於借欵起債，數年前公債已由六十億加至百億，照此進行則百五十億二百億之數，決不在遠，而民間經濟力有限，一旦消化力盡，將如之何？將欲打開此種財政狀態，大體有兩項見解，一爲增進國富，此在國民經濟力之增進與國費膨脹率相差甚遠之日本，甚不易爲。二爲國防費之縮減。由此檢討國防計畫之目標，遂及大陸政策之內容，而對華對俄之外交，乃成是文之中心論點，意謂中日親善必須於兩國精神物質利害完全一致之際，方能存在，苟非然者，任何努力，皆成空想，因是主張將此問題加入

國防計畫考慮之中，謀對華外交之根本的調整，而於日本陸軍國防計畫專事集中於對俄，言之尤為痛切。據齋藤所見，蘇俄對日，決無挑戰之意，日本對之，亦復如是，然則彼此猜疑，爭以無限國帑，投諸軍備競爭，兩國損失，何以逾此？是故日本國策之第一根本義應為調整對俄外交，解消對立狀態。次則論及日本大陸政策之方針，主張先謀完成滿洲之開發，反對懸軍長驅，導日本於危地。以上所說，實為日本智識分子之穩健意見，果能調整日俄外交，則中日共同防俄，根本不成問題，而吾人觀於日本政界有力人物已能公開發表此類議論，又可推斷此事在將來非無可能，尤以日政府新近任命和平主義之重光葵為駐俄大使，益可表示日本行將努力於日俄間感情隔閡之解消，然則此際尚欲防共，實即防俄，而脅迫中國與之合作，是非假藉題目，侵害中國主權而何？果爾則防共問題，終為無法打破之難關，其責任固絕不在中國也更為明顯矣。

月二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一段歷史的回憶

目前之中日交涉，經張川越氏六次會見尚無結果，駐京日領須磨已於前日攜東京之新訓令抵京，預料張川越日內必將繼續會談。此次談判重要焦點之一，盡人皆知為所謂共同防共問題，此事關係我國之獨立立場甚大，而不容含混退讓者也。因此吾人憶及中日歷史上之一段往事，願述之以供我政府及國人之參考。

民國七年中日間曾訂立一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因其時歐戰尚未停止，列寧代表新俄與德單獨構和，日本藉口所謂「因敵國實力之日見蔓延於俄國境內，其結果將使遠東全局之和平之安寧受侵迫之危險」，以「共同防敵」之帽子，套在中國頭上，要求訂立軍事協定。因此協定之成立，挾中國與之共同出兵西伯利亞，將整個中國劃入行軍區域，並為資源之供給，且藉此握得中國之中央軍權。若與軍事協定聯帶產生之參戰借款，聘日本顧問購日本軍械，以編練新軍，其用意至為深刻。當此之時，充此軍事協定之解釋，在精神上中國之獨立已不存在。蓋以一弱國在強迫方式下與強鄰共利害，軍事領土之主權兩俱殘缺，中國直為日本之附屬矣。然此段歷史終未成中國之大患者，厥有兩故：一緣文字有時限，二由當時政權之脆弱。當時之軍事協定，名為防德，實際為日本挾中國以侵俄，然以名為防德之故，則歐戰一停，協定即行失效，此一故也。迨直皖之戰，邊防軍一敗塗地，日本握得之中國中央軍權亦隨之消逝，此又一故也。

現在日本所謂之中日共同防共，其用意何在？明眼人皆知在於對俄，蓋充「共」字之解釋，可以推及第三國際與蘇俄也，日本因九一八以來之意外收穫，對華之侵略愈擴大，對俄之疑慮亦愈甚，擴軍備費，則感不足，其根本原因在此一點。吾人敢斷言，假設中國效民七之往事，與日本締結「共同防俄軍事協定」，則中日間一切瑣細問題，都可迎刃而解。然在自力更生途中之中國，絕不容隨便與人共利害，斷送獨立立場，隨時招致不測之禍。

吾人念歷史之往事，察目前之情勢，敢正告於我政府曰：關於所謂「共同防共」，我國絕對不能承認。此問題如竟著之文字，必將被人解釋為軍事協定。以此與民七軍事協定之事相較，則將加倍實現民七之實禍，而不能得共消滅之後果。蓋歐戰可停，帝德可覆，而共黨，第三國際及蘇俄之一齊覆滅，在事實上不能想像，吾人尤不希望國民政府一若民七政權之脆弱，以一倒了事也。為保持國家之獨立尊嚴及數載經營之復興基礎，望我政府堅持不動搖之態度，開誠以告鄰邦，以期共諒解。謹慎戒懼，而勿冒險！

（錄十一月一日津滬大公報）

華北內地設置外警問題

近來國人視線，多集中於南京之中日交涉，而於他方面之中日關係，頗形忽略，實則年來華北外交情形，日臻複雜，值得注意之事，不止一端，其最著者如內地設置日警，即為亟須慎重應付之一問題也。

外人在中國設置警察，本係國際例外之事，蓋因中國受不平等條約之限制，對於約定國家之僑華商民，許予領事裁判權而不受中國法權之管轄。在他國僑民人數有限，分子較純，並無特設警察管理之必要，獨日本因壤土相接，交通便利，僑民特多，流品甚雜，是以各地領事館皆有警察，人員之配置，其有日本租界各地方，警察人員既多，事務且極繁忙，亦事實使然也。

此事最初在東三省由租界商埠，推至內地，早經中國抗議反對，成為中日間重要懸案之一，惟反對自反對，而日本警權之擴張如故，蓋以此中

關鍵在於能否制止日僑之深入內地，尤其日韓合併之後，無數朝鮮人就食中國，良莠不齊，在日本決不肯放棄其警察權之管轄，在中國地方官廳對於韓籍浪人鮮民有時窮於取締。又每每藉日本之力，爲之約束，此猶之上年平津朝鮮莠民向各銀行大舉擠兌之時，關係方面，無法制止，乃請由日使館警察幫同禁阻，立即生效，是乃暫適處此，無可如何者也。有此特殊情形，故內地設警問題，在東三省當年迄無解決辦法。同時如果日本根據條約上權利，取締其本國人民，中國自亦無須堅持異議，無如此事內容，決非簡單，姑不問外僑超越條約範圍，雜居內地，非我方所能承認，即在商埠租界地方，往往因取締日韓人而連帶及於中國商民，不特直接侵害中國警權，且由是發生無限糾紛，蓋華人因與日韓人糾葛，而被日警逮捕，固所恒有，甚至因與日韓人之使用人發生問題，亦輒不免於日警之干涉，擴張復擴張，於是中國對於日警之存在，寖有談虎色變之感，此過去日本設警問題之經過也。

自來日僑在中國之活動，完全隨其國家政治力量而進展，塘沽協定以還，華北日僑，人數漸增，尤以察北冀東事變之後，北甯沿線與張家口，日韓僑民驟見加多，平津兩地，更無待論，因是本年六月日本之天津會議有決定擴大天津領館警察組織，多設出張所及分館之議，中經政府派員調查，核准所請，釐定經費，分別先後實行。據傳其範圍將包括北寧津浦平漢三路沿線之某某地點，多屬純粹內地，不容外僑雜居者，誠不知中央與地方當局於此，將何以處之？抑此一問題，包含殊廣，如外傳擴大組織，似並不限於冀察兩省，此其一。即以冀察言，察北六縣，同於淪陷，冀東二十二縣，更復另成組織，冀察兩省府行政權破碎至此，則對於此種交涉，將何從爲一貫的應付，此其二。以日，韓，台灣人流品之複雜，誠非日本警察之力，無由約束，然而是否即由此開放內地，聽其居住而默認日警機關之擴張？藉曰不然，則如何限制日本，朝鮮，台灣人之深入內地？此其三。果不得已而承認日本設警，則應如何指明其地域，確定其權力行使之範圍，使於取締自國人民之時，不致妨害中國之警權法權，此其四。以上四點，並關重要，非預有研討，成立方案，逕與交涉，求其解決，以杜弊害，則彼方一經見諸實施，即認爲『既成事實』，再欲挽救，勢已不及，此吾人所願以茲文喚起關係各方面之注意者也。

首都祝壽的一位珍客

（錄十一月二十九日津滬大公報）

今日爲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先生五十壽誕之日，先期全國各界爲祝壽紀念起見，紛紛醵金，購買飛機，獻之國家，推欽崇領袖之忱，爲加強國防之貢，遠至海外僑胞，亦復傾誠協力，共襄偉舉，精神一致，氣象蓬勃，此不僅蔣院長個人之榮譽，抑亦國家民族復興之兆徵，至足慶也。今日南京將有盛大的獻機典禮，各方代表，日來齊赴首都，雖主人謙遜，避地辭謝，而賀者雲集，典禮隆重，端足以昭示國民崇德報功之誠意，其祝壽客中有一值得大書者即綏境蒙政會副委員長阿勒坦鄂齊爾親王是也。

阿王爲伊克昭盟副盟長，兼杭錦旗札薩克，此來非以個人資格，實爲綏蒙會全體委員之代表，而該會包含西部內蒙古伊克昭烏蘭察布兩盟十二旗並土默特旗及察哈爾牧地右翼四旗，蓋占蒙旗之大部分，故此一珍客，極堪重視。按綏境各蒙旗北鄰外蒙，南接晉綏，地位至當衝要。去秋以後，百靈廟蒙政會流言繁興，綏境蒙古王公怵於世變之莫測，乃有籲請中央，分區自治之請，今春綏會成立，適陝北共匪竄擾，蒙邊震動，該會在中央指導之下，與晉綏當局合作，努力於訓練壯丁，策進防共，會中要人如康王潘王等悉皆担任防共重要職務，漢蒙協和，內外翕然，殆爲近六十年來未有之好現象。阿王此行，經歷綏晉，道出北平，僕僕風塵，遠道祝嘏，益可表現西蒙王公之欽仰中樞，崇拜領袖，翊贊統一，其精誠備堪稱許。吾人切望中央諸要人，代表蔣院長，宜有以慰勞此沙漠中遠來之珍客。其道初不在形式之周旋，飲食之讌樂，而在慰問蒙情，關切痛苦，舉凡經濟之協濟，武器之補充，交通工具之供給，教育方面之助力，但使中央力所能及，亟應充分幫忙，從優待遇，此在政府爲應盡之責任，其於團結蒙疆，有裨大局，爲效奇宏，可斷言也。

抑吾人於此更願以一言貢之蔣院長，即希望其今後更努力於遠大之事功，注意夫邊疆之危局是也。自來有大勳勞於國家者，莫不高張遠矚。不以一時之勳名自囿，而揆之國家現狀，尤非局促一隅，苟安旦夕之心理所可瓦全，年來內蒙情形，逐漸複雜，德王久被挾着，地方形勢混沌，西蒙

昭烏兩盟雖王公矢忠民國，決無可虞，而外力侵入，無日或懈，遠及阿額兩旗，甚至青海蒙古，莫不有外人活動，鬼影憧憧，陰謀百出，如不及早防維，凡事制於機先，則蟻穴之微，足壞全局，故吾人切望蔣院長此後更宜分其心神，顧及邊務，或多造機會，接觸蒙旗王公，或羅致人才，宣慰蒙疆各地，同時獎勵蒙民教育，造就蒙籍青年，務使黃帝子孫，與成吉思汗之遺裔，永保密切之結合，則不特目前足以共禦外侮，將來更可同造新邦。憶前清初期削平三藩之後，國基已見大定，然康熙帝仍復親征噶爾丹，蕩平大患，永奠邊疆。今日烏伊兩盟及土默特旗之王公世爵等祖先，即因從征之功，懋膺爵賞。康熙於班師之日，且在各該蒙旗地方，重修寺廟，並留甲冑弓矢刀戟鞍轡之屬以資紀念，此其用心之深，策劃之遠，規模之大，至今思之，猶爲傾服。方今國家形勢，不容苟安，個人功業，須策遠大。吾人因有感於阿王之祝壽南來，聯想及於蒙防之重要，敢附獻芹之義，惟蔣院長察之！

楊永泰氏被狙的善後

（錄十月三十一日津滬大公報）

湖北省府主席楊永泰氏於本月二十五日在漢口突遭狙擊身死。事出非常，舉世震駭，蓋棺論定，中外悼惜。惟兇手既經當場就逮，審訊計應已有端倪，乃事隔多日，案情迄未公布，足滋社會惶惑。吾人切望承審此案之各關係長官，速將研訊所得，呈報中樞，公開發表，依法究治，以伸法紀。此爲茲案善後應有之問題，然而吾人所重視者尚不盡在此。

吾人認爲第一應當注意者爲如何保全人才？夫國家今日方在建設時期，環境之複雜，辦事之困難，視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爲甚，而在他國自政府以至社會，皆知尊崇人才，寶愛善類，獨中國則數千年積習，人尚苟同，俗惡立異，以鄉愿爲高明，視棱棱爲美德，社會不容有瑰奇之行，政界尤不喜見異常之士，是以他國社會善能成全人才，培植向上，獎勵成功，中國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愈爲人才，愈受摧折，而國家今日丁非常時代，更需要多數非常人才，一般環境與歷史惰性，既皆以泄沓平凡之人物爲尚，於是中國建設乃隨時隨地隨事皆以無人爲苦，，顧一般社會對於極少數非常人才，依然不甚珍惜，是非不明，公道不彰，甚至坐令蜚語流傳，身毀名滅，其例甚多。楊案是何情節，誠非吾人所知，惟其人才氣縱橫，辦事精刻，的爲不能見容於俗世之典型人物，然而即其從政之經驗，治學之努力，已有數十年之培植修養，求諸並世諸賢，實多不同凡響，不幸兇人一擊，遂奪此非常時期之非常人才以去，國家損失，何可補償？而念及國家法律之威嚴，社會公道之力量，竟不能保此並世稀有之人才，尤足令人爲建國前途，懷抱無限的隱憂。吾人感於楊氏之犧牲，一面希望政府厲行法治，嚴辦茲案，永戢兇慘之暴行，確立人命之保障，一面更望社會，造成愛護人才恕道待人之風氣，一洗歷來疑忌仇惡之對人心理，則於保全人才，促成建設，爲效實至大也。

次則湖北省府主席之人選，亦爲值得公衆注意一大問題。夫國家建設，不應專重中樞而當以改造各省政治植其基礎，蔣委員長在鄂贛剿匪期中，已經著眼於此，可謂炯眼卓識，而上年武漢及南昌行營所謂『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之種種規模章制，又多出楊永泰氏輔佐擘劃之力。其初以鄂贛豫皖開其端，嗣則江浙川湘亦復承流宣化，同其範疇，至於改革項目則自政治機構，財政整理。以至組織民衆，訓練壯丁，莫不綱舉目張，體系秩然。迄今雖各省奉行，情態不一，然而湖北一省，要爲首要。若依實驗縣之例言，鄂省殆可當實驗省之稱而無愧。蓋在張羣氏主鄂時代，一切新政，固皆秉承行營原定之規劃，及楊氏繼張主政，以發案主動之人物，當實際執行之地位，種種設施，因益運掉圓活，卓著成績。今楊氏突遭意外，若在尋常省分，本不難立定替人，獨湖北新政方在測試改良之中，勢非特具經驗，了解新政之人，不足當『實驗省』首長之任，而其地居長江上游，綰轂東南，左右川湘，政治軍事，概當衝要，又非資深望重各方相宜之人物，不足肩此大任，以今日人才之缺乏，度中央當軸對此人選問題，必已極費考量，然正惟如此，愈見楊氏被狙之可惜。走筆至此，彌深感痛！

（十月三十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閏上巳玄圃修禊分韵得茂字　　吷盦

歲得。百。二。春。禊事。今。乃。復。緣流。醴。再。浮。抽豪。簡。重。授。吾雖。未。踐。約。念茲。並。朋。舊。君家。傍。湖。圃。蜿蜒。接。鍾。岫。野藻。川。競。縟。竹修。林。亦。茂。分曹。舉。逸。禮。正喜。春。未。騾。載賡。蘭。停。序。繭紙。書。應。就。

丙子上巳集秦淮水榭分得方字　　翼如

元巳。會。嘉。侶。歗詠。集。河。房。時鳥。流。靈。籟。黃柳。曖。以。光。遐契。永。和。歲。嬗跡。蘭。渚。觴。代異。運。同。撥。慷慨。激。中。腸。秦淮。一。勺。水。萬變。閱。興。亡。人事。有。盈。昃。天道。固。靡。常。惠風。宣。陽。和。黽勉。祓。不。祥。三戶。迺。覆。秦。憂勤。弱。亦。强。猛志。苟。不。懲。大。野。皆。巖。疆。茂弘。恢。江。表。英。髦。爭。騰。驤。無爲。泣。新。亭。行矣。收。朔。方。

丙子閏上巳翼如默君邀集玄圃分韻得庭字　　翼謀

春光。有。脚。去。不。停。何以。挽。之。閏。有。經。重三。重。叠。作。雙。陛。穀雨。甫。過。天。葩。馨。主人。好。事。妙。選。客。各襲。瓦。筆。掌。發。霆。蝨予。廣。座。苦。腹。儉。如隸。酒。戶。持。空。瓶。分曹。紬。字。競。奇。險。飄髯。自。倚。丁。香。屏。丹臺。花。發。箴。亭。秦。河舫。莫。憶。奇。寒。獰。海邦。時。沸。鱷。鯢。腥。西畺。遙。祝。禊。揄。寧。祓除。萬。怪。寶。茲。日。安得。長。繩。永。繫。羲。御。留。君。庭。

喜張菊生同年至　　堯生

舍人。臺。角。俯。雲。根。忽報。花。宮。客。款。門。一雨。新。晴。送。蟬。子。參天。濃。綠。蓬。龍。孫。德星。滿。坐。連。宵。聚。翰苑。齊。年。幾。輩。存。君自。大。名。天。上。月。偶經。延。閣。照。山。尊。

蘭　　疑盦

小草。從。君。命。以。蘭。移根。量。土。自。知。難。十年。幽。谷。蕭。蕭。雨。二月。空。庭。薄。薄。寒。生世。儻。曾。關。許。事。有情。原。不。拒。人。看。最憐。楚。澤。閒。言。語。溉淚。三。升。未。汝。安。

由川返蘇詩贈星伯　　松岑

十日。名。山。伴。我。游。別。時。相。送。到。巴。州。詩。如。濯。錦。江。頭。水。書過。饑。爲。王。氏。樓。湖。海。少。年。須。作。健。閨。蟾。思。婦。卻。生。愁。翔鴻。萬。里。多。歸。翼。蜀。道。相。望。天。盡。頭。

寄懷纕蘅貴陽　　仙喬

君到。巴。江。柳。尙。新。江。頭。不。及。送。行。人。每攤。蜀。記。思。能。始。遠贈。黔。書。等。餽。貧。滿。目。瘡。痍。多。難。日。百年。珍。重。此。吟。身。西南。半。壁。才。堪。仗。一省。當。官。百。苦。辛。

仲恂寄示還鄉雜詩奉答二首　　子威

賈生。祠。畔。見。斜。曛。交。臂。何。期。竟。失。君。廿。載。風。塵。燕。市。酒。一春。坐。臥。麓。山。雲。西。州。馬。策。捶。門。痛。（山謂樊）南。國。鵑。啼。倚。枕。聞。爲。想。姑。蘇。城。外。月。鐘。聲。依。舊。報。宵。分。（山謂寒山社）

不遺。在。遠。故。人。情。告。我。還。湘。一。月。行。淫。雨。兼。旬。春。寂。歷。新詩。一。卷。氣。縱。橫。今。年。酒。宴。猶。身。健。舊。日。弦。琴。覺。手。生。岸柳。江。蘆。迎。送。慣。武。昌。城。又。石。頭。城。

清涼臺　　伯臧

天池。穿。磴。出。乍。下。清。涼。臺。境。遂。巾。綦。少。年。深。灌。莽。閒。神斤。劃。峭。石。絕。澗。走。晴。雷。聖。處。人。誰。念。吾。貪。聽。水。來。

青城道中二首　　石遺

萬里。岷。沱。脚。底。過。纚。行。度。索。比。如。何。（度索橋）蒼黃。暮。色。青。城。道。安。得。陽。公。退。日。戈。

籃輿。追。逐。大。江。行。輸。汝。奔。流。日。夜。聲。流。向。巴。渝。過。荊。楚。入吳。快。下。石。頭。城。

奉和纕蘅先生南溫塘夜泛觀瀑韻　　冢士

南溫。塘。上。水。光。妍。行。郡。歸。來。獨。扣。舷。雄。瀑。自。喧。無。月。夜。詩心。清。比。在。山。泉。

玄武湖　　樹人

風景。河。山。兩。不。殊。六。朝。遺。勝。未。容。蕪。無。窮。詩。畫。無。窮。美。高柳。繁。荷。玄。武。湖。

被花惱（菊花依紫霞翁四聲）　　鐵尊

炎塵。不。許。近。東。籬。籬。角。有。人。垂。老。可。識。枯。香。爲。誰。抱。紅桑。閱。盡。孤。盟。歲。晚。病。骨。猶。能。傲。陶。宅。古。范。邨。荒。閉。門。拚。惹。西。風。笑。多。難。罷。登。高。明。日。（去）黃。花。又。開。了。南。山。見。否。滿。徑。蓬。蒿。舊。夢。尋。熟。到。便。餐。英。共。解。醉。如。狂。怕。還。比。新。亭。淚。痕。少。落。落。意。省。得。而。今。歸。去。好。



凌霄一士隨筆

上期拙稿所引「庚子西狩叢談」述人言李鴻章之更衣，或是外交一種作用，頗奇。更奇者，則有謂淸代中國官之章服能使外人畏懼。漢濱讀易者（辜湯生）「張文襄幕府紀聞」卷下云：

近有英人名濮蘭德者，曾充上海工部局書記官，後至北京爲銀公司代表，著一書曰「江湖浪遊」，所載皆瑣屑，專用譏詞以揶揄我華人。內有一則曰「黼黻爲厲」，大致謂：『五十年來，我西洋各國，因與中國通商，耗費許多兵餉，損失無數將士，每戰輒勝，及戰勝以後，一與交涉，無不一敗塗地，是豈中國官員之才智勝我歐人耶？抑其品行勝我歐人耶？是又不然。若論其才智大槪，即使爲我歐人看門家丁，恐亦不能勝任；論其品行，亦大半穿窬之不如。如此等無才無品之人物，何我歐羅巴之欽使領事，遇之便觳觫畏懼，若不能自主，步步退讓，莫之奈何，其故安在？余於此事，每以爲怪，研究多年，始得其中奧妙，蓋中國官之能使我西人一見而觳觫恐懼者，無他謬巧，乃其所服之黼黻爲之厲也。鄙人之意，以爲今日我西洋各國，欲圖救交涉之失敗，亟宜與中國商訂新約，以後凡外務部及各省與我交涉之大小官員，不准掛朝珠，穿黼黻，飭令改用窄袖短衣聳領高帽，如我歐制；如此，黼黻即不能爲厲於我，則我西人之交涉，庶不致於失敗矣。中國果能遵此新約，我西人即將庚子賠款全數退還中國，猶覺尙操勝算也！』云云。按如濮蘭德以上所言，其藐視我中國已極，然君子不以人廢言。其言我中國黼黻衣冠能使西人畏懼，雖係戲言，然亦未嘗無至理寓乎其中。孔子不云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且嘗揆之人情，凡遇人之異於己者，我不能窺其深淺，則有所猜忌，故敬

心生焉；洋人之同於己者，我一望而悉其底蘊，則無所顧畏，故狎心生焉。今人有以除辮變服爲當今救國急務者，余謂中國之存亡，在德不在辮，辮之除與不除，原無大出入焉；獨是將來外務部袞袞諸公及外省交涉使，除辮後窄袖短衣，聳領高帽，其步履瞻視，不知能使外人生畏敬心乎，抑生狎侮心乎？

其論奇而趣。辜氏就外人窺我之言中，看出一番道理，合於其主張中國文化勝於外人及尊崇有清之宗旨。此篇標題即曰「在德不在辮」，辜氏當清亡之後，至死不去辮！蓋亦本於此種理論耳。前乎此，復有言以狀貌懾服外人，以解決困難交涉者。袁枚「記富察中丞四事」，表彰託庸（滿洲富察氏），第一事云：

東粵近海南諸夷，中國兩戒之守，以廣州虎門爲限。乾隆八年，紅毛國伐呂宋勝之，俘五百人，其衆順帆泊虎門，粵東大駭。總督策楞召布政使託公曰：『外夷交攻，揚兵我境，剿之乎？聽之乎？于國體奚宜？』公曰：『當使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公處分。』策笑，有慍色，喈曰：『君直戲耳！紅毛雖夷，非癡人，其肯以萬里全勝之師受騙使耶？君言之，君能之乎？』公曰：『不能固不敢言。』策愈慍曰：『君果能，恣君所請。』公笑曰：『無多請也；請飭印知縣楊參將聽指揮，六日內復命。』印令者，才而敏；楊參將者，修幹偉髯有將貌者也。策許之。公出，召印令曰：『我欲使汝教紅毛國進表稱貢，獻所俘五百人，請制府處分。』印令驚，如策所云。公曰：『汝直未思耳。紅毛伐呂宋，涉大海數千里，糧能足乎？船漂浪擊風必損壞，不予此修篷艕，其能歸乎？此如嬰兒寄食于人，小加裁禁，立可餓殺，何說之不能從？制軍易吾言，不問，吾故未以此意曉之。』印令大喜，奮曰：『如公言，足以辦矣。』與參將楊領五（此字下疑脫一字，當再就他本校之。）人，短後衣，持彈，據獅子洋而營焉；密令米商閉戶遏糴。紅毛人來探，告之曰：『中國無他意，慮奸民欺汝外夷，以行濫物誘汝錢，故來相護耳。』紅毛人不解意去；然望其炊煙漸縷縷希矣。居無何，紅毛總兵求見。坐定未言，印令呵之曰：『中國夙以虎門爲限，條禁森嚴，汝兩國交鬨，不假旗疾過，揚兵于此，大悖。我制府性暴，好用兵，我等未敢遽白。所以守此者，欲斷汝糧，餓死汝，然後白制軍。』紅毛總兵意大沮，目參將。

參將禁聲，鬚髯怒張，叱嗟而已。總兵愈恐，伏地請曰：『誠然糧盡，然終非有心犯天朝也。公幸赦之，且敎之。』令徵露其意。紅毛人泣曰：『若然，誠天幸也。請代申此言。』令曰：『不可。吾爲汝告方伯大人，方伯大人爲汝告制軍，階級尚多，通達尚難，汝一旦失信，則我等先爲汝帶罪，故不敢也。』曰：『紅毛自具牒申請如何？』令爲不得已而强應曰：『可。』紅毛人把弩負韉，手加額，匍伏進表，貢所俘五百人，乞制府處分。策公大悅，竟以五百人仍還呂宋，而賞賜紅毛，聽其還國。………

如所云，託庸請印令楊將於總督，任折衝，印令幹員，楊將則惟仗「修幹偉髯」之「將貌」，以「鬚髯怒張」怖外人，用使帖伏就範，狀貌之關係外交，洵大矣哉！亦趣談也。（袁氏紀事之文，易涉輕率浮誇，此節情事，可信之程度如何，尙是問題。「記富察中丞四事」，見「小倉山房文集」卷八；其卷三十四有「慶遠府知府印公傳」，爲後此之作，卽此印令也。傳中「暎夷與呂宋讐殺」云云一節，亦敍此事，而頗有異同，可參看，則只言印光任之能，不復道及此「修幹偉髯」「鬚髯怒張」之楊參將矣。彭紹升「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有云：『大集敍事文，腹笥既富，摹繪極工，其獨到處，驚風雨，泣鬼神，不足喻也；顧其間傳聞互異，多有淆訛，……惟望悉心攷核，隨手更定，俾毫髮無所憾，而後卽安，庶可爲傳世行遠之計，不然，與爲失實，毋寧闕疑，此卽私心所深禱者也。』）

天津劉幼樵（嘉琛）近卒於里，諸曁周孝懷（善培）挽以聯云『共危舟，値大波，權活草間，零落已無幾老。』『舍此都，適樂國，知從烟外，欷歔時數九州。』氣適情摯。二人清末同官四川相得，爲患難之交。（周官勸業道提法使，劉官提學使。）

碧湘閣詞稾

陳家慶秀元

滿庭芳 坐月

靈濕吟肩。寒侵玉臂。一輪界破青天。闌干倚處。花影自娟娟。萬里長空如水。遙山外。非霧非烟。舉杯祝。良宵三五。人月正雙圓。　纏綿，無限意。難傳毫素。漫賦銀箋。但盈盈坐對。暗惜芳妍。欲喚嫦娥起舞。蟾宮遠，難集羣仙。凝眸處，含情欲語。幽賞不成眠。

千秋歲 賦碧蘿春曉茶

碧蘿春曉。一角君山小。穀雨至。清明早。纖條舒素手。隔林浮仙棹。鈎籃重。擕歸細細香薰好。淺醉還宜笑。舌本花爭妙。清入夢。芳盈抱。睡餘閒書譜。醒後添詩料。風生腋。綠窗鎭日爐烟裊。

齊天樂 寄玉娥白門集白石道人句

芙蓉影暗三更後。西方又吹暗雨。絳雪生涼。餘香纔潤。贏得天涯羈旅。新詩漫與。但繫馬垂楊。不思歸去。記憶江南。暮帆零亂向何許。　江淹又吟恨賦。亭皋正望極。林下眞趣。紅萼無言。玉容消酒。難剪離愁千縷。幽禽自語。待新雁來時。相和砧杵。笛裏關山，一聲聲更苦。

齊天樂 和清眞韻

水雲隔斷花南北。林飈漸吞天晚。萍末流香。蹋波穩夢。好把荷衣輕剪。銀屏月掩。正烟冷蘭釭。涼生湘簟。漫托微吟。楚騷清怨入詩卷。　蘅皋難問舊事。流塵驚歲月。幽懷何限。竹外吹簫。酒邊說劍。空使秋心宛轉。良宵意遠。時啁蕊調冰。玉盤初薦。觸起閒情。黛蛾愁更斂。

滿江紅 冒雨登小姑山

雲鬢風鬟。望小姑亭亭幽獨。恰便似，十洲縹緲。蓬萊遙矚。千尺飛來煙雨碧。一篙撑起春波綠。漸輕舟，泊向大江心。山浮玉。　絕壁聳。孤峰矗。淮水右。江南曲。嘆海門雄鎭。瓣香長祝。却憶彭郎曾奪取。含情不語蛾眉蹙。正春風三月我來遊。洗塵俗。

木蘭花慢 晚泊長江感賦

泊長江晚霽。又烟水送歸船。正風過潮平。雨收雲淡。日落山青。兩岸漁歌互唱。一聲聲柔櫓蕩前汀。莫向波心弄影。魚龍驚起滄溟。　扣舷我欲喚湘靈。難與賦娉婷。嘆笛裏關山。酒邊歲月。好夢誰醒。前朝故歡猶在。後庭花依舊隔江聽。遙指神京一髮。何人痛哭新亭。

探春慢 與澄宇郊遊過棣華園見牡丹盛開

芳草迷煙。暖風吹夢。緩緩閒尋郊野。十里晴嵐。一篙淺碧。景物似秋瀟灑。始信東皇好。尚留得春光艷冶。牡丹乍展芳心。國色倩誰描下。　攜手芳園小憩。喜詩賡棣萼。芸窗共話。織樹鶯梭。搖天柳浪。大塊文章無價。幽徑正徘徊。又橫笛牧童歸也。如畫。後日重來。綠陰初夏。

百字令 秋暮閒步郊埛感賦

楚江秋濟。正暮天雲斂。薄寒時節。負手西風來又去。驚起經霜紅葉。野草繁黃。疎林褪碧。一路烟村闊。豆花籬舍。是誰點染清絕。　却嘆駒隙流光。童年回首。歲序成空閱。欲倩魯戈留落照。喚醒中原豪傑。如此山川。依然風物。忍見金甌缺。歸途無語。滿襟飾碎明月。

摸魚兒 咏梅

正巡檐，笑看梅萼。飛來一片香霧。壽陽妝額還依舊。誰把玉龍偷譜。情暗訴。記林下清標。夢引羅浮去。廣平漫賦。怕冰雪精神。春風才筆，艷惹萬花妒。　水清淺。幾處灞橋烟浦。橫斜疏影如許。廬簾寶閣風光好。別有幽懷無數。孤山路。憶當日逋仙。曾結花儔侶。淡妝不語。認明月前身。瑤台舊事。寫入俊詞句。

清平樂 琪姊攜鴻兒親送梅花賦此爲謝

武昌春早。梅萼先開了。冷艷寒葩香縹緲。人與花枝俱好。　多君珍重相貽。更勞玉手親攜。幾日小樓妝罷。無端添個詩題。

文藝

平原

田濤

鐵路爬過了鄉村，爬過了溝渠屹立的崖岸，天光光的河水，伸進空闊的平野裏，環繞過荒凉的山麓鑽進一片陰沉沉的叢密的森林裏去。彷彿大地的一條隆起的血管。據說當要修築這鐵路時期，是出了極低賤的價錢强迫買來農民墾熟的田地做修路地基，這鄉村裏頗有幾家命運不佳的農家，良田都種在這裏，都被鐵路的地基佔據去了。因爲他們將田地看得比自己的性命彷彿還要緊，時常有一家老少男女從村莊裏走出來，爬臥在他們被侵奪去的地邊哭泣。但是經過大約一年的時光，再來看他們的良田已經給兩條漆黑的鐵軌爬過，爬在那隆起的土崗上，良田的黃土都壙堆了這寬大的土崗，兩旁卉成兩道荒溝，這田地自然不能耕種了。他們畢竟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奇怪的鐵路，兩旁夾着成行列的小柳樹，望去是那麼長長的，長到不知牠從何處來，往那裏去，有無頭尾。

看，一條長帶似的黑東西蠕動着慢慢的從牠身上爬過來，呼呼的響着，彷彿刮大風。在遠處耕作的農夫們看見了這怪物，便拋下工具一直往這里竄，但是那黑帶子比他們竄得快一百倍，他們跑到這里，却連列車末尾也看不見，黑帶子已經跑遠了。

電線杆排着隊，沿了鐵路的土岡漫步在田野裏，在空中拉開電線，給風吹得嗡嗡的叫。這簡直都是謎，使他們不懂弄這些幹什麼使用？電杆上安置着兩行白耳子，會爬樹的農家的孩子們看見小白瓶美麗稀奇，就爬上去用磚頭捶下幾個來玩，但是有一次一個運氣不佳的孩子，給鐵路上的人捉住了，把他倒扭起胳膊用繩子捆了去，交給鐵路房裏一個洋人，把他罰了十塊銀幣，從此這鄉村裏的農民知道了鐵路上的規矩厲害，本來有些常從鐵軌旁枕木上偷着起大鏍絲鐵釘的漢子，胆子也小了。農夫們曉得了鐵路給他們帶來不少禍害，簡直是一條毒蛇盤過這里，任誰也不准觸犯牠一下。

一

秋季寂寞的天空蔚藍而清澄，割收過的田地很淒涼。黃昏，滿田裏的秋蟲奏樂。遠處嘟的一聲汽笛，把天空裏的寂寞劈開一條裂縫，這比猛獸咆哮的怒聲還要強烈的怪叫，彷彿一枝無形影的暗箭一樣射過每個人的耳朶，聲音消亡在天涯。接着便聽見哄隆哄隆震得大地的脈搏跳動着。一條白帶似的烟霧飄浮在樹林枝梢上，給風吹得旋繞成彎了，隱進樹林裏。那黑大的怪物露出了頭，額前頂着一個圓大的眼睛，兩條胳膊在扔動着黑鐵輪，急速的旋滾，噴着煙霧，擒住鐵軌彷彿發了火怒的暴獅一般竄來。司機生的手指撲捋着那管轄速率的機扭與螺絲鐵釘，使牠的馬力開到頂點，車頭便像射箭似的向前竄跑，牠的不穩當的行動，又似一頭生了怒的公牛奔跳。剛剛噴出來的黑煙團，濃濃的遮住太陽，兩旁的村鎮，樹木，草原，丘岡，都波滾過去，遠處的高山也在慢慢的旋撑過身，一切都彷彿轉動起來。

嘟——又一聲汽笛，穿射過大地的靈魂。開過了白石柱的洋旗，火車的速率就慢了，兩旁的景物也就不那麼跳得厲害，只是平平穩穩的無聲的一閃劃了一塊影子過去，令你無法辨出牠是一株老樹的身幹。

到了車站，火車停滯住，於是一片喧鬧的人聲，紛亂一陣子。人們來來往往在站台上匆匆奔走，各有各的心事。車頭猛力把屁股往後一撞，噻——嘩啦嘩啦，彷彿一個人的骨骼在斷裂似的響着。每輛列車撞得都互相亂動，向後退了一大節，又一聲刺耳的汽笛的鳴叫，乘車的客人都要受這司機生號令的指揮，都紛紛的把上了列車，火車又開始蠕動，一條黑色的長帶嗚嗚的發着威嚴慢慢的爬進空闊的平原裏了。兩旁枯熟了的荳田與高粱地連結成一片向後退閃。

兩個煤童拉開了爐蓋，裏面燃燒着溶液似的紅色火燄，兩個滿臉塗遍黑煤的煤童，運用鐵鏟往爐嗓裏添煤。烟筒立刻又噴吐出濃黑的烟團。司機生望望鐘錶與指南針，以及汽壓錶上的度數號碼，又望兩旁波滾的大地。他那瘦瘦的臉上顯露出一些機皺與深思，也塗得有一塊塊的黑色，穿着一件給煤與烟染得黑灰色大衫，他的眼睛露着多情的神色，但是微微有些往裏陷凹了，眉稜隆露起來。額間有一塊緊縐的紋路現在也緩和下來。他的眼睛在望兩旁的景物，陰沉沉的西山頂上懸着一輪落月，山下浮着一帶白色烟霧，村落給陽光照着，樹林叢枝頂上是一片給彩色晚霞映照得紅亮亮的天空，盤旋着無數黑點似的飛鳥。一羣白羊在枯的萎黃色草原吃草，牛兒抬起頭向這裏探望。彷彿也驚怪着：「這是什麼怪物呵！」一羣立在最近處丘崗上看火車的孩子們，彷彿一座濃褐色的影子被甩了過去。他什麼也聽不見，只有漿天灌了他耳朶的哄哄的輪與軌磨軋的響聲。

抹過一座荒山麓脚，僅有的一片平原，這里更光明了。他的故鄉就在這里。每天照例的時刻經過了這里，他都要懷望着遠遠的一個小村落，映披着落日餘輝，隱藏在樹叢裏的白灰頂的土屋，黃褐色土墻，灰色磚壁。一條開闊的大道從這里通向他的故鄉，過來了，過來了，他隱見那條大道袒裸着褐色胸膊，埋在枯熟的荳田裏。大地翻滾着，眼望見那一條清清楚楚的大路，通進他故鄉的村落裏，……但是牠一掉頭一甩尾已經不見了。就如一條長大的木槓一樣轉移過去，現在僅能望見他遠處的一段。漸漸又隱埋在枯黃的荳田裏了。他的眼睛又望着故鄉的房屋，灰色磚壁和黃褐色的土墻。辨認着村落裏的那一間房屋是他的家，他家是一所矮小的平頂土屋，頂子也給白灰抹得亮光光，防備雨的滲透。裏面整天坐着他縐臉的老娘，她喜歡望着窗櫺剝荳角。她的頭髮都白透了，現在聽見了火車過來的

響聲，一定想起了他的司機的兒子。她替她兒子養大的老白母雞或許下了蛋，她聽見了牠的叫聲，抓一把綠豆去餵雞。那蛋快該積滿瓦罐了吧！等待她的兒子回去吃。或許她又跪在灶龕前面祝禱他兒子平安，長壽。駝背的老爹呢？現在正是秋收時分，那老吝惜鬼，一定在割收過後光裸裸的田地裏曲着腰扛着一座背峯撿拾遺失的穀穗吧！或許摘取被太陽晒乾枯的暴張了嘴的荳角呢！老爹是一輩子沒有見過火車的老人，這時節他如果在田裏一定挺直了腰，向着這里探望。司機生的黑臉呆板板的痴望着旋轉的大平原，在那一片乾透了的枯黃的荳田裏，他極想尋到他的老爹：他那瘦瘦的臉，灰白的鬍鬚，白髮還紮了一條小辮。雖然現在是秋天了，他爲了節儉下一件褂子，也往往赤裸着胸膛在田裏辛辛苦苦的工作……。火車放開十足的馬力飛馳進一片森林裏來了，一陣陰暗暗的黑影驟然蒙過他在光明中的眼睛，使他吃了一驚。他幻想中的白髮父母的影子，立刻嚇得碎成一片片了。

「先生，可了不得呀！」一個煤童忽然叫喊起來：「火車要撞頭了。」

他驟然想起了鐘表的時刻，汽壓錶度數的號碼，他心裏開始跳起來了，兩隻手忙亂不過來的發着抖在許多機輪上摒搖，胡亂的將機扭撥扯推旋。火車彷彿更與奮加了速率往前奔馳。一個高高的雪白的石旗杆劃了一片白影閃過去，這陰沉沉的樹林越加了黑暗的濃度。他伸探出頭顱向前面兩條並直的鐵軌盡處打望，一片車站房屋的灰色影子又從他眼旁閃飛過去，他失望了，在前面的鐵軌上一個噴射出黑烟的大怪物也奔來了。

「天呵！完了，一火車人的性命呀！」

他似燕子一般靈輕的從車頭上飛下來，摔在一片荊棘和荒草叢亂的土岡上，火車哄哄的照舊開了十足的馬力向前飛馳。

「客人們，請原諒我吧！」

他的手掌和臉都給荊棘刺破了，流出鮮血，染得他的衣衫陰濕了一大片他從荊棘荒草叢裏爬出來，望着那飛過去的火車的黑尾巴，他慚愧的潛逃入森林裏去，他臉上和手掌裏的血不斷的往下滴，滴到荒草上又滑下去，在他跑不上一百步遠的地方聞聽見大砲一樣轟炸的響聲，彷彿把整個的玻璃天空都震碎了，他腳底下顫跳起來。樹林中嗦嗦的飄落下許多黃葉，兩塊飛濺過來的鐵塊穿過樹林打在他的面前，他心頭浮着「罪惡」兩個大字，縐緊了担心與恐怖的臉。用他的紅血手掌批分開荒草往前行走。他彷彿看見那被榨擠碎爛的血屍一塊塊飛濺起來的幻影，……

二

幾天前肥胖的公安局長騎着白馬經過樹林裏曲折的小徑，發現了一條美麗的小鹿，牠的角剛剛分出一個小枝，穿着一身花紋的衣服，灼閃着兩個小眼睛，小蹄像孩子的小手掌，驟然碰見了公安局長的白馬，吃驚的躦進樹林裏去。局長的兒子美麗聽見爸爸把這小鹿形容得非常可愛，他背了他的小獵槍大胆的躦進樹林裏轉游了一整天也沒有尋到那小鹿。倒是聽見那驚天動地的霹靂似的轟炸聲。

「莫非是爸爸使大槍打小鹿了？」他側着小頭想。

可是這聲音太大了，把他的耳朵震得嗡嗡的直叫。又不像他爸爸大槍的響聲。美麗張着怪大的眼睛在樹林裏四面張望，但是什麼也望不見，只有無限的寂寞統治着森林，秋蟲的叫聲刺過了沉靜以外，什麼都彷彿睡着

，沒有一點風兒來搖撼樹枝。天空慢慢黑下來，他既想回家去，又想把那發出響聲的地方尋到，究竟是不是打死那小鹿。或許是一個獵戶，用了極殘忍的手段，把小鹿的肚子射開一個血洞。他很爲小鹿担憂。

一隻八哥在樹上叫了兩聲，美麗抬頭望見那八哥落在葉疏處的枝椏上，牠的頭髮蓬鬆着，彎彎的灰白堅質嘴尖，一對圓豆的小黑眼睛對他望看

「告我說，八哥，剛才誰放槍打我的小鹿？」

他記得爸爸嘴裏把小鹿形容出來的樣子：牠的小蹄像孩子的小手掌，剛剛分出一個小枝的角，穿着一身花紋的衣服，美麗一面望着八哥，一面從黃色制服的小袋裏摸出一片麵包屑來說：

「說出來，八哥，我給你吃。」

他的長筒槍在肩後斜斜的掛着，槍口用一團紙塞住，裏面已經裝備好了火藥。他的小皮靴與褲子沾着好些草籽。八哥裝作不睬他，低着頭，眼睛連看也不看他一下的合閉着。美麗生了氣，把麵包屑拋在荒草叢裏，舉起他的小獵槍來描準八哥，砰一聲，一陣煙霧噴在樹林中，八哥受了驚飛去了，跟了這槍聲走來一個人。美麗還抬着頭向樹枝裏尋望那飛去的八哥，那人在他背後喊：

「一隻小鹿，一隻小鹿！……」

美麗驟然擒緊小獵槍望見那人走來。

「在那裏？在那裏？……」

「跑遠了。」

美麗對着那人打亮，只見他的衣衫被荊棘抓得破開許多縫口，臉上刺破幾條殷紅的血痕。

「你叫什麼？」

「我叫陸林，」那人答道，用退縮的眼光望着美麗，又問美麗「你叫什麼？」

「美麗。你的臉是誰抓的？」

那人下意識的舉手摸臉。美麗又看見他的手掌也流出紅血。

「呀——你的手也破了。」

「小哥兒，你是來打獵嗎？」

美麗點點小腦袋，他的頭髮跟着飄顫。

「我找那小鹿。他跑到那兒去啦？」

那人不再答應了，却望着美麗的小獵槍發痴。…………驟然在林外呼了叫一聲銀哨。那人受了驚，打一個寒噤，他知道警察來搜捉他了。

「哥兒，修好吧，把我藏起來吧。」

樹林裏給灰暗隱滅了，已經望不清楚二十步以外的東西的面目。美麗要預備回家。他聽見森林外熟習的銀笛是他父親發出來的，說不定又發生什麼事又來森林裏搜尋什麼罪人了。他望見那人一臉哀愁的表情，乞求的面色。

「你犯了罪嗎？」

那人從衣袋裏掏出一塊白亮的銀幣，塞進美麗的手裏。美麗接去，白光眩目，歡喜得他飛舞起來，把那人帶到他避雨的茅草棚裏，用荒草蓋住他。留一個小小呼吸的縫隙，又把荒草壓蓋得結實些顯露不出是有意作假。他又把他身旁食糧袋裏的麵包完全掏出來，放進草堆裏，低下小腦袋小聲的說：

「陳林，麵包放在你腦袋前面，給草埋着，餓了就吃。」

美麗彷彿聽見裏面哼了一聲，這時候，天氣已經黑沈沈了，森林裏刮來一陣風，樹葉㗭㗭的飄落。接着他聽見外面送來踏啦踏啦的脚步響，又是銀哨的呼叫。

「美麗！美麗！」

有人喊叫他的名字。美麗在肩背上掛好小獵槍，把那一塊銀幣藏在自己的內衣的秘囊裏，就跳了出去，只見有兩個明亮亮的玻璃燈籠，照見兩個邁着匆慌的大步行走的警察，兩個蠕動的人影側面，掛着晃亮晃亮的刺刀。走到這裏，把玻璃燈提得高高的照着美麗的小面孔和烏黑的頭髮。

「哦，你碰見一個人嗎？」一個臉胖胖的警士問他。

「什麽？」

「撞了火車頭的司機生。」

「哦，」他彷彿明悟了似的：「那大砲也似的響聲就是撞了火車頭的嗎

「唔，唔，你碰見那人嗎？」

「沒有，沒有，」他搖着頭。

「你找到小鹿了嗎？」

「沒有，沒有，」他照舊搖頭。

「黑了，你還不回去，你的媽媽着急啦，怕樹林裏有狼。」

「有狼怕什麽？我有槍。」

「哼，」那警士彷彿有些輕蔑的：「回去吧，你爹爹派我們來找你。但是你眞沒有遇到那人嗎？」

「沒有，沒有，」他絲毫不動聲色的回答。

那臉胖胖發油光的警察懷疑的微笑着，玻璃燈儘舉得高高的，望着美麗的小面孔。另一個臉瘦瘦的警士也把燈舉過來，照樣懷疑的微笑。但是美麗的臉色依舊絲毫不變改，他那烏黑有些水潤的眼睛活潑的轉動着，望了這個警察的臉，又望那個底。兩個警察提起肩指的大槍，走進美麗的避雨小茅棚裏，美麗跟隨在後面。兩個警察向四週打亮，彷彿想把棚子看出個破綻來。最後終久視線落在那堆被壓扁了的草堆上去，美麗的面色驟然蒼白了，他看見警察們都從腰裏抽出刺刀向草堆裏探刺了進去，換移幾個地方又探刺，但是並沒有什麽變動，謝天感地！他們沒有覺出裏面藏着一個大人。

「美麗，快跟我們走吧，你爸爸在外面騎着馬等你哪。」

「哦！……」

他感激得幾乎落出眼淚來。

天色十分黑暗了，美麗跟隨着兩個提玻璃燈的警察，晃動着三條人影，在不穩定的光明下，看見兩旁的樹木與荒草，順了一條曲折熟習的路徑走去。

二

死靜的夜裏，稀稀疏疏的秋蟲的鳴叫，刺過黑夜的岑寂。森林裏黑黑得使人的魂靈感到恐怖，把天空塗抹得不見一顆星星。司機生陳林爬在草堆中，聽着耳旁那些受過壓迫的草莖嘶嘶的回復着牠們的彈力。森林裏發出幾聲小獸微弱的喚叫，就像不會說話的小孩子招母親那種哀情的泣喚。

他把耳朵的聽力伸探得遠遠的，彷彿將大地表面的靈魂穿通一條極遠的路徑。他恐怕猛虎或餓狼嗅到他的氣味，把他吃掉。

他又想起他的司機生活，駕駛着彷彿梭子一樣的機器，終日穿來穿去，已經使他感到厭煩了。兩年來他患着懷思病，那牽緊他思想的司機生活，使他苦惱。現在他的身體晃然又如搖動在火車上了，望着他故鄉隱現在樹叢裏的灰頂土屋，想起他白髮蒼然的老爹娘。……

茅棚外湧上一輪明月，清水似的月光從樹林枝葉的隙縫裏漏流過來，照見這面朝東方的茅棚一角，漸漸無聲的移溜進茅棚的進口，射在那堆乾草上，透過去映着那正在幻想着遠方故鄉的白髮爹娘的陸林的臉上，他的眼睛驟然受了刺激，一個幻球破成碎片了。立刻想到犯罪的恐怖，彷彿他剛剛從酣夢中醒來。他又把耳朵的聽力伸探出去，遠遠的有樹葉嗯嗦聲，漸漸的清晰過來，近了，響聲大了。……

「一定又是警察來捜了。」他想。

他心裏祈禱着，他的眼睛被嚇得緊閉住，呼吸似乎窒息了。聽天由命吧！……

那聲音近了，到了茅棚近旁的荒草裏，他聽見那荒草被撥得嚓嚓的響。又踏着枯葉，彷彿是順了近處的路走到這茅棚的進口來了。陸林儘管把眼睛閉合得緊緊的，聽見那聲音進了茅棚，呼吸短促的，彷彿在窺探這茅棚的四週有無藏人的嫌疑地方。他彷彿感覺自己面上蒙復的一層薄薄的細草給敵人發現出可疑的地方。他被嚇得心裏發抖，緊緊團縮着身子，不敢微動。茅棚裏照舊有嗦嗦的聲音，許久，在他身旁的草堆響着。莫非是敵人在撥草堆了？ 但是他的身子却仍舊彷彿給乾草壓得牢牢的。 他耐忍不下去，就慢慢的把眼皮拉開，從面前一層薄草縫隙望出去，那片清水似的月光照遍了茅棚裏面，外面的樹葉靜靜的睡着。呀！原來是一隻小鹿，已經伏臥在他身體一旁，給月光照得牠有花紋的一個側面，牠的頭低下去埋在前面，只露着兩隻分枝的角，後面顯出一個清晰的屁股。陸林奮燃起來，這一定是美麗所尋找的那隻小鹿了。他應該如何對付牠呢？黃昏，他曾望見過牠一次，牠跑得比兎子還快，他幼年雖然會跑，追得及獵犬和駿馬，但如今他連一隻小猪也追趕不上了。那小鹿慢慢的把頭抬起來，眼睛閃亮閃亮的望着月亮，彷彿在驚嘆着天上竟有這麼一個光明的東西。後來牠又把一隻小腿翹起向空中舐着牠腹部的毛。陸林鎭靜下來，悄悄的把手伸出去，伸在小鹿身後，趁小鹿不防，猛然一抓，把牠翹在空中的一隻小後腿抓住了，他的身體隨即也從草下跳出來。小鹿受了驚嚇，用全力想竄開，但是牠一隻後腿給那強健有力的大手掌握得緊緊的，幾乎把牠提起離開地面，牠的身體很幼小，氣力又微弱，雖然用四肢掙扎，但是牠逃脫不出那大手掌去。

「哈哈，跑不了了。」陸林勝利的叫。

他從腰裏抽出褲帶來，把褲子挽住，用褲帶將小鹿的腿縛住，拴在茅棚外角一株小樹幹上，小東西彷彿孩子一般嗚嗚的哀叫，睜着牠那閃閃發光的小眼睛向四處張望，隨後便向前猛力一竄，被縛住的腿受了震動，疼痛，牠那小眼睛帶了淚光，望望這里，又望望那里，彷彿要尋見援救牠的母親。

陸林滿心沸騰着，他想，明天美麗到這里，他看見這隻小鹿該如何快樂哪！陸林忘去了一切苦悶與恐怖思想，他撫撫小鹿的皮毛，搬搬牠的角

說：

「原來你吃掉我的麵包呀！」

陸林發現茅棚裏月光下殘留在草堆旁的麵包屑，他拾起來塞進嘴裏，坐在棚口一堆草上，一面望着掙扎的小鹿。小鹿的衣服給月光洗染得非常美麗。陸林那唯一的快樂是盼望明天早晨把這小東西送給美麗。

四

第二天早晨，太陽出來彷彿一輪血紅的幻球在空中滾旋着，把森林一片陰密的樹葉渲染得紅紅的，映現樹幹與荒草，一片赤條條的乾枯的荊棘，天真的美麗從一道曲折的小路上慢慢的走來，揹着他的小獵槍，想着他昨夜在夢裏射住了小鹿，看見了司機的陸林那一臉紅血。他一面走，一面蹦，順着小路穿進森林，一直向着他避雨的小茅棚走去，想看看藏在草堆裏的陸林那傢伙是不是還躺着。

陸林在茅棚口站立着，遙遠的探望見小巷一樣的小路上美麗的影子，大聲的喊叫美麗的名字。

「……你的小鹿捉住了。……」

美麗聽見這聲音，把小獵槍提在手裏飛快的跑去。

陸林在那裏揮搖着一隻胳膊向美麗打招呼，他臉上被荊棘刺破的傷口都給黑色的血塊凝固了，他的破爛的長衫在空中飄蕩，望着跑來的小美麗。小美麗的頭髮在空中飛舞，穿着綠色長筒絲襪的小腿匆碌的調換，小皮靴踏踏的響，彷彿兩根棒棍似的飛快的把他的小身體搬移過來，氣喘喘的睜開兩個興奮的眼睛低下頭，看那被拴在一株小樹幹上的小鹿。陸林也興奮得什麼都忘掉了，什麼也不感覺了，直到兩個警察把繩套套住了他的脖頸，他的眼睛照舊望着小鹿分開枝的角。——陸林被擒了，一聲銀哨子呼叫，一群警察從四週的樹林裏衝鋒一樣包圍過來。陸林做了俘虜，警察們把他捉去了。

美麗彷彿受了驚恫一般瞪大眼睛，望着那一羣黃制服的警察，彷彿牽隻羊似的把陸林牽去。直到他們隱滅在叢樹枝幹裏，他才彷彿失掉了什麼似的慢慢回過頭來，失望的蒼白臉色，痴望拴在樹幹上的小鹿，他的皮毛和小蹄顫抖着。

五

太陽晒着森林，晒着荒原裏如死一般岑寂的森林。

八天以後，森林旁一條荒溝裏臥着一具被槍決的死屍。一個肥胖的公安局長帶着他的孩子，經過這里一條小徑。孩子牽着一隻小鹿，穿着黃色小制服，長筒絲絲襪，黑亮的皮靴，揹着小獵槍，走到這里，便站住了，痴望着那具死屍出神，懺悔似的。小鹿舉起鼻子也往那裏嗅嗅。

「走呀！美麗。」公安局長捋着黑鬍子喊叫。

那孩子彷彿沒有聽見，他的烏黑的頭髮給太陽照得閃閃的發出油光，他的眼球有些呆滯，彷彿沉思到一個深遠的故事裏去。

荒涼的森林裏，刷過一陣吼嘯的大風，寂寞的樹枝彷彿有了魂靈一樣蠕動，一片飛舞的枯葉飄落下來。這陣風過去，接着又是無限的岑靜統治着森林，鄉村，光裸的秋田，整個平原的胸懷，深遠的天空，够多麼寂寞呵！……

混混兒（續）

王儁聞

二

日月很快的逝去，說話間一兩年過去了。我自己的平庸生活，雖沒有多少變遷，但世界與中國却起了極大的波瀾。東三省失落以後，天津也天天在風雨飄搖之中。這時眞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各種謠言，暴風雨般的襲擊着掃蕩着小市民們的怯弱的心。不幸那些謠言，不久却成了事實了。那天晚上火紅的砲彈，像流星一般由日租界向華界飛來；同時各處發現了漢奸便衣隊的騷擾。所幸「友邦」的要求一律承認了，這才暫時不致鬧起大亂子來。然而人心惶恐，都覺得大禍在後邊呢，不久就要臨到頭上。于是我也沈不住氣了。

在人山人海的擁擠中，好容易才搶上了火車，立着等到了該下火車轉雇大車的車頭，好容易才掙扎出來，但是進了幾個小店，竟又不是人滿了沒有空房間，便是大車座預定完了。于是我背着小行捲遶各店串。

走到這一家小店的櫃房門口時，忽然聽見裏面有一個極熟的聲音，在這樣高聲吵架：

「……大江大海都過得去，小河溝子還翻了船嗎？……你別把我當老憨庄稼採看了，睜開眼吧！……」

我再仔細一聽是表兄二秃子，——出門遇親友，分外叫人高興。于是我進屋一手拉了他一把。他轉身看我，還有些氣喘喘的却忽然一驚異的說道：

「咦，你怎末也回家呢？好極了，一路走吧！」

「什末事又跟人家搗亂？走吧，同屋歇歇吧，找到房間了？出門在外，少跟人家招是惹非的！」我要拉着他走開。

「不行」！他一甩我的手「他把我當作老憨欺負，那可不行！……」

「得了老大，他有眼不識泰山。朋友，算了吧，以後見面的時候還多着呢！……」一個旁觀者似的講和着。

我看了看周圍不見有還在盛氣跟他爭吵的人了，隨即硬拉着他走開了。

回到屋裏，他還大聲駡雜。店中夥計聰明狡猾，看出我們是親戚了，

便想在我身上討好，以消解他的氣怒。於是給我找好舖位，定妥車座，趕快又給沏了壺茶來。

不多會，表兄的氣怒烟消雲散了。一路很疲勞，當晚早早睡了。第二天搭了大車在路上走時，無事可做，只可胡思亂想。想了會我便懷疑起他爲什末突然想起回家來呢？一問，他便毫不掩飾地順口答道：

「在那里混不了了！」

「爲什末？你不是說過你在那里名聲很大路子很寬嗎？」

「說來話長，人反正是你欺我，我騙你。誰詭了誰，誰就是能耐誰就得便宜！哼，我若不是在那里名聲大，還糟不了呢。」他看看我，提口氣又繼續說下去了。「起初我有一個姓鄧的朋友，」他也是我們一流人物。不知道他甚末時候勾搭上了××，這會竟當上了什末同盟軍的司令了呢！」說時他的脖頸一挺，好似在表示：「你瞧我還有這樣體面的朋友！」或者是表示：「你瞧我們之中，還能用這流人物！」這時我不能不起點反應了，于是也一挺脖頸，表示：「行行出狀元，可佩服！」他顯然是對於我的回應感到滿足，因而說的更上了勁了。「他跟我說機會到了，升官發財的機會到了。你招一連人領到關外，就是連長；招一營就是營長。招齊了立刻點名，發餉發委任狀。我一想有理，是機會！」他又提了口氣。「咱當過兵，又是混混兒駐，招集些窮人那還不是一句話！我答應了，一兩天就招了兩三百人來幹。漢奸也有些能文能武了人物。有一個好像白面書生似的漢奸頭很佩服我，見了我，拍了拍我的肩膀，說我：『你眞是英雄，你眞是好漢！你的相貌又很魁梧。滿面紅光，嘿，官運來到了，不久就一定有官做！……』我叫他這一捧，當時心裏確實有些糊塗了。可是他說怕××人不相信我們是好漢，還必得在×租界外邊演習一下；假若有巡警干涉，咱們就同××兵營，有××給保險。接着他給了我一個第二路總指揮的委任狀，其它的人也馬上編號發餉發手槍炸彈。……當天晚上，我們就幹起來了。東門臉那條大街，就是我們的戰線。可是她媽的眞一幹起來了，中國保安隊一開槍，我們向×租界一回跑，××兵也開槍打我們了！他媽的錢沒有拿多少，人命先送上了一大堆。後來那漢奸便衣隊長，還說什末我們膽量太小，不中用，必得還練習練習。……眞他媽的可惡透了，還練習呢！……」

我忍不住笑了。

「你笑什末，這都是眞事呀！他們明說是招漢奸便衣隊，一來怕走漏了風聲，一來怕沒有人肯幹呀。……」

「那末，你還可以幹下去呀。」我冷笑着說。

「哼，幹什末也不是容易的！」他並沒有猜疑到我那話是在譏諷他。「鬧下這亂子以後，中國衙門裏抓得很緊。据說，抓着立地就槍決。他媽的那些大漢奸頭目，都跑到××地里保險去了，可苦了我們這些小雜子了！我的名聲本來大，又明着招搖過幾天。中國衙門里簡直指出名子來要我。我還不起早趕快溜走，等死？」

「不過，你可以暫時躲躲，等平靖了，再找你的上司還幹呀。」

「你以爲漢奸就容易當嗎？」他瞪圓了眼看我。「哼，大魚吃小魚，那地方也是一樣！他用着你了，給你說好聽的，拿錢引誘你。用不着了，一撇，管你死活呢！這一回他們先說每人一天大洋一元，臨時僅只發四毛。說這是試驗費。試驗成功以後，才發整餉。還是漢奸中間吃下去了呢？

還是××人壞了良心？那咱可不知道了。總而言之一句話，漢奸也不容易當，××××狠毒透了！」

「那是，那是。」我順口回應着，略沉一沉又問：「那末，在家住些日子，還打算出來混嗎？」

「不打算再出去了？」我吃驚不小。

「是的。在家隱了。」他態度非常安詳的答道。

「那爲什末？在鄉下吃的不好，多末不熱鬧，還是過些日子到外邊混去吧！」

「水流千里歸到海；樹高百丈，葉落歸根，歲數到了，也該回去守着老家過日子了。家裏雖說窮，可究竟還是自己的家呀！再一說，我大哥死了，家裏沒有人頂門戶過日子也不行呀。……」。

這一套話，我覺得好似跟他不調和，同時，又認爲他那種摸擬上流人的虛僞做作，是他頂俗氣的一點。並且也不當做眞話聽進耳朵裏。然而我在路上所念念不忘的，是担憂表兄回到家鄉之後，將要給我姨母，那一種苦頭吃。

到家後不多久，就聽說天津那里又平安了。我赶快又回去。走時太倉促，也沒有到姨家去看看，大概我姨母初見了多年不見的兒子，一定要喜歡一陣；但是過幾天便會嘗到苦頭了吧？我這樣暗暗猜想着。

寒假回到家里，在母親及親戚們的談話中，聽到了許多關於我二表兄的流言，例如他怎樣欺負他的守寡的嫂子呀，性情太暴燥，動不動就要和人動刀子拚命呀，……等等。我去給姨拜年，祖母不敢讓我去，生怕一言不和，表兄再動刀子扎我。我非去不可，她又囑付我若去時，務須懷中帶把短刀，防備表兄萬一發起混仗性子來時，好有拚護自己的武器。最初我還不相信，微笑着跟她爭辯。可是她接着很莊重的向我述說了許多關于表兄動刀槍嚇人的事實以後，我也想起在天津時他曾經親口向我說過他常跟其它的土混混兒動刀子拚命，以致現在腿上在胸膛上留下很多傷痕的話，而漸漸覺得——你要知道我那時的意志還非常薄弱呢！——那些流言或有幾分可信，心中確實也有些畏怯了。然而我又一想：不去了吧？未免太近於怯弱了，去吧，帶武器也不中用，身體太笨，臨機不會使用，碰巧摔個跟頭反倒會傷害自己。于是我打算見到了他，說話時要看風使船，隨機應變，絕對避免衝突。所以我在祖母面前將一把尖刀藏在懷裏，一出大門立刻拋掉了。

在路上走着時，我老這樣來回的想：「眞是泰山好移，秉性難改呀！他那股子在外邊耍混混兒的脾氣，回到家裏，那還能使得？……可是他欺負他那守寡的嫂子，究竟爲什末？難道是因爲不肯跟他苟且曖昧嗎？……」

這時是舊歷正月初幾。到時我一見姨家大門緊緊鎖着，便以爲他們一定都去賭錢去了。于是繞街打聽賭局的所在，往那裏邊尋找。村中所有的賭局都找遍了，却沒有找到一個。我回去時，路過她家的大門，順勁看看：大門依然用鐵鎖鎖着。于是我不免有些沮喪。這時快到晌午了，街道中的積雪都溶解了，來往行路極其不便。我低着頭尋找較爲乾硬的土面下脚，往村外走去，打算回家好吃午飯。但是我剛出村頭，忽然出乎我意料之外的表兄迎面向我嚷道：

「唊，你什麼時候來的，大林？你看這眞不對，我們也不知道。……」

我猛然停住步，抬起頭來笑着回答道：

「我到你家大門口一看，鎖着呢，我以爲你們一定是賭錢去了。可是我找遍了賭局，也沒找着……。」

「你以爲我還那樣胡鬧嗎？」他搶上嘴，打斷了我的話頭。「到了老家了，不能再那樣了！」

「那爲什末，不是一樣能抓錢嗎？」

「入鄉隨鄉。在家過莊稼日子不能跟在大地方一樣。若說幹那玩藝，咱還不是老手？可是太找老鄉親們的罵了，咱不能那樣……。」

他說得那般近情入理，叫我覺得他前後若兩人，于是我不自由地發起楞來。況且這時候村中頂勤勉的莊稼人也都穿上新衣裳，新鞋襪，即使不賭錢，也要在街上向陽處袖着手閒談。他竟扛着把鐵鍬，像幹活的模樣，這跟新年節的景象太不調和了。于是我詫異的問道：

「大新年上，拿這鐵鍬幹什末？」

「成天沒有事，閒得怪難受。」我們向他家走着。「這街上流的雪水，我想一定很肥。挖道溝，讓水流到咱地里去，過些日子天氣暖了，種上瓜菜，自己吃點，再賣點，不好嗎？……」

「你倒會過日子，唉！」我自言自語的望着他發楞。

「到那裏說那裏。不會過也得學呀！……」

到了家裏坐下，他又向我述說他這回在鄉下過莊稼日子的經驗。他雖然是個混混兒，流氓氣十足，我覺得，他却有超人的聰明和魄力。他最近的經驗的心得是：只凭耕種幾畝地，弄到一家溜飽就不容易了，若想富起來，簡直不可能。「碰上好年頭，一畝地可能出產多少糧食？有數的！即使都賣了，可能得多少錢？」他搖搖頭，聳一聳眉頭，皺紋微微縐起，臉帶出極世故極爲難的樣子來，望着我。我乾笑了笑，沒有答腔。沈一沈，他繼續說道：「除了完錢糧，除了上黑差雜捐以外，剩不下幾個！够自己家里人吃的，那就是好日子！……在鄉下跟在大地方一樣，只凭自己賣力氣掙錢，一輩子也富不了。若想發財，非幹官事不可！」

「那末，你說幹什末官事，就能發財呢？」我順口問了一句。

「那可多了，那可多了！」他當即回答道。「是個官事都比種莊稼地能賺錢。……你仔細想想，這年頭，那村里有光指望耕地混財主了的？」他瞪着我，沒等我回應，自己就答覆了：「沒有沒有！」

我沈默了會，衷心地贊美道：

「是的是的，你的眼光真不壞。」

「不光說說就算完事，還真得下地幹呀！……」他挺直脖子像向我証明什末似的「到了麥天秋天，脫下長袍短掛，就下地幹嘛呀！幹完了自己的，再給人家打短。他們都說：『你行—嗎？』把「行」字拉的很長，瞧不起人似的。我真氣了，我說：『我幹不了，或是活出少了，你們不給我工錢呀！……』不行？你硬幹，你不怕累，那還不行？……過完了秋，我又到各地里拾柴禾。大兄弟，我這不是向你瞎吹，你扭頭看看，草棚子裏慣有多少柴草？——滿滿的！」我扭頭看了看窗外的草棚子里確實是滿堆着草。

「只凭我家那幾畝鹼地，吃燒老不够哇！我除了打短，又給村里看青，早起晚睡，見天累得同死狗一樣。這才能使一家大小有吃的有燒的，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真不容易兒你算行！能大能小。」

「可是，」他嗤了一口氣，才說下去。「累得那死狗樣子，至多能不缺

吃不缺燒的。這還是遇上好年頭了，若趕上寸草不收的大歉年呢？」那可不行了。並且那樣幹下去，見天受那末大苦，萬萬不會混財主了的！我想來想去，老覺得那樣攪不行。我看着在咱縣里包牲口稅或包烟捲稅倒能賺錢。我村里劉二財主，」不是跟你那里還保着點老親嗎？他包下牲口稅和官秤稅來了。不過他有錢，缺乏人。假若我有一百元錢加入股東，再加入人力，我想一定能賺筆錢，至少也較種莊稼地强。可是我沒有本錢，地畝又太不值錢。就這幾畝尚且不够吃的，那能還賣呢！我正要找你去商量商量呢，你這一來，眞是好極了！……」

他最後這一番話，可叫我吃驚不小！我立刻懷疑了：他方才所說的他那種刻苦耐勞的精神，許是故意扯謊，在取得我的信任後，好張嘴借錢吧？或許他看見我來到了，才扛出鐵鍬，跑到村外衩着我裝像吧？……于是我趕快打岔，廻避他的要求道：

「幹那個，很多人也都賠錢了。再一說，幹那種事挨駡太多，你已經名聲很不好了，更不該……」

「誰說我的名聲不好？」他急忙插上嘴問。

「親戚們都那末說呢。」

「怎末個不好勁吧？」

「性情太暴，一不順心就要動刀子拚命，……」

「有什末理，我說了他們都不信。有的事他們明明欺負我，——狗急了還會跳牆，况說我！」

「還不只那個。你對于咱嫂子，大夥也都說不應該那樣。」

「她怎樣，你們也知道不？」他很着急的樣子，滿臉通紅，爆起一脖子青筋，眼睜得又圓又大，逼近我問。「好極了，你問起我來了，我早就要說呀。若是你不相信我的話，等會你姨回來了，咱當面對証！偷偷摸摸惹得四鄰議論紛紛，爲甚末不痛痛快快地改嫁呀？你要知道，在鄉下可不比在大城市里：笑貧不笑娼。像她那樣給家門丟臉，給祖輩墳上抹灰，那可不行！」

正門風懲奸淫的神聖責任，竟輪到他身上了，眞有些滑天下之大稽！瞪着他，我禁不住笑了。

「這可不是說着好玩的呀！」他非常憤慨的逼視着我，申辯道。「在家鄉不能比在外邊：咱十幾輩的祖先都埋在這里的呀！一丟臉就丟十幾輩的臉呀！家門名聲臭了，還能混下去嗎？」

我趕快將方才那種輕佻的態度，變爲莊嚴，他逼視我的目光，這才轉移開去。

不久他又轉提到借錢包稅的事上了。我以上有老人不敢擅自作主推辭，同時勸他仍舊回天津瞎攪去。

「不能再出去瞎鬧了，在家頂門戶過日子比什末都要緊呀！」他這時像一個世故極深的老頭，心內蘊藏有無限感慨般的反駁道。「你看看，把門戶弄得這樣臭，還怎樣一輩一輩的傳下去呢？在鄉下可不比像在大城市里呀！……」

在回家的路上，回味着今天從他身上所得到的感覺。我老認爲他決不像大夥所傳說的那般可怕，不可親近。在另一方面，我却又很佩服他的能幹。然而常常又懷疑他所說的那種肯吃苦耐勞與整頓家風的精神，祇是有計畫地扯謊，好開口跟我借錢。不過他這一天給我的整個的印象，雖然消

稽，却是極其不平凡的。

回到天津不多久，我就聽說，他究竟逼着他的嫂子改嫁了。

二

××戰爭××協定之後，不是還有一次光榮的×××同盟軍的起義嗎？因為我縣東鄉新劃定的非戰區，北接×××邊境，而直接受了影響，起了騷動。據同鄉人說，我表兄二禿子在那一會可發了狂。他騎着一匹小黑毛驢，背着一口明光光的鍘刀，敲着破鑼，往各村莊里跑，嚷：

「快當亡國奴了，你們還不醒醒嗎？……有人出人，有錢的出錢，咱們跟××××拚一場！……」

同時，他又往各廟會集市上去喊叫：「誰買賣×貨，就是漢奸……漢奸就是陳世美，就該用鍘刀鍘！……」

鄉下人對于鍘陳世美那齣戲，沒有不熟悉的，對于包公那位鐵面無私的陰陽官，沒有不敬的。他，竟以老包自居，正好又背着包公慣用的鍘刀，刀柄上那塊紅綢子隨風飄舞，活像是剛鍘了人還帶着鮮紅的血跡。他騎着的彷彿即是在黑驢告狀中顯靈性的那匹黑驢，還常常撅打着尾巴，噴着鼻子，「嗯啊嗯啊」的號一陣。它跟他的銹白鐵筒嗓子與破鑼聲，雖不至於怎麼不調韻，然而却活像一般人所想像中的陰曹地府的寃魂呼叫一般森人。這在那時對於任何平凡事都要附之以神秘性的農民心理上，自然要印上了一個不可思議的恐怖的陰影。

他第一次來，大夥驚慌得簡直不知所措了。過後，却又三一夥兩一羣的聚在一起，用着嚇得呆楞似的目光互相對視，以自己的疑神疑鬼的心理猜想他。總而言之，他們認為他們遇見了一個怪物。所以他又來時，大夥多半趕忙關上家門，爬在房頂上偷偷看他。只有那幫窮棒子們，叫他吸引住了。他們一見他來，最初也常常跑回家去，然而在一脚門限裏一脚門限外的當兒，一回思，不自覺地又轉回身來，圍上他去攀談了。

他這樣幹法，從政治的觀點上看來，雖不甚高明，却能驚動了半殭睡狀態的農民。不管我們國民的精神多末萎靡不振，可是仍然保持着一種自大自尊心，當亡國奴是絕對不甘心樂意。不過，同時他們又覺得大亂大劫的年頭快臨到了，對於不可思議前途隱隱感到憂懼。大富戶家裏有槍有護院的，對于只背着一口鍘刀的二禿子有些瞧不到眼裏，然而來募捐時，不管心裏多不高興多不願意，臉上總得假笑着奉承，多少捐助個。各村各莊的窮棒子們由好奇的去隨便答訕，漸漸熟悉，更仔細聽了聽他原來沒有什麼可怕可躲的，况且照他的說法，跟着去幹，不只可以出口氣，又能混盌飯吃，碰運氣還許鬧個小官做，「唉，窮着也是窮着，跟他麗合麗合去吧！」於是那幫鄉村中的流氓地痞，以及貧窮而同時又有相當膽識的人們，都成了他的隊伍了。

（未完）

在城市裡（十九）

張天翼

十爺在上一輩裏是頂小的一個，生下來的時候——老太爺老太太都跟得了一筆意外財產似的高興。他們什麼事都順着他，遷就他，怕他使性子。他從小就手頭很鬆，動不動就拖這位二姪少爺陪他玩：

『二圓子，我們來擲開。一開一文錢。』

於是大太太推推二少爺：

『去嗄，去嗄，十爺喊你陪他玩嘍。』

可是二少爺一開抽屜要拿錢做賭本，大太太可又把嘴巴貼上兒子的耳朵：

『不要拿錢，不要拿錢！……你跟十爺借就是。你說你沒得錢。』

那時候他們才祇八九歲。唐啓昆還記得十爺那付獃相——右手出着牌，左手玩着自己的辮子。他對開子還不很認得熟，一逢到他出牌就先偏一偏腦袋看看，咕嚕着：

『我望望瞧——要一張什麼牌。出一張么五就是順子！』

『瞎說！什麼牌都配不起來。』

等到十爺放下牌一鬆手，二少爺就一把搶到自己跟前——

『哈哈，一二三靠大六！』

有時候這位小叔爺可使了性子：他不服輸。他搶着嚷着，叫屋子裏的人都騷動起來。老太太對這些事有種特別的敏感，立刻一拐一拐地走出了屋子，心疼地看看十爺，歎着氣。大家都把視線釘到了二少爺臉上——怪他不該惹叔叔生氣，可是誰也不敢開口：得罪了大太太不是玩意賬。

大太太可並不護自己的孩子：

『二圓子你作死！倒頭的小鬼！』

二少爺呢——怎麼也捨不得丟開這個玩意。反正全是十爺的本錢，的是別人的，贏了的可連本一把撈，帶回屋子裝進抽屜。於是他總是讓着點兒。一面他把他面前的制錢偷偷地放到自己袋裏，苦着臉瞧着勝利了的十爺：

『他媽媽的我又輸了。……欠着你的！』

『唵，你欠我——嗯，嗯，三——二——三十二。』

這位小叔祇贏牌，錢不錢滿不在乎。末了他又抓了一把送到對面——

『哪，借給你做本。』

唐啓昆還記起那一次——他倆打書房裏逃出來，到廚房裏躲着賭錢，挨老師打的可祇有他二少爺一個人。可是他還老是跟十爺在一起，他想出許多新花樣來玩：叫十爺把泔水倒到茶壺裏，叫十爺罵五娘一聲『爛貨』——雖然他連自己都不知道這名稱是什麼意思。

唉，那種日子過得眞快活。

他跟那些叔叔們推牌九的時候，他跟十爺總是一同下注的。他推起莊來也是十爺掏一把錢給他做本。他一打後門溜到街上——就有些小鬼頭迎上來：

『二少爺！二少爺！……』

街坊上把他當做太子看，替他做事，陪他玩『狀元紅』——二少爺把十爺那裏得來的錢又一串串輸給他們。

這一手——他自己也承認做得傻。一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有點不大自在。

『我太大方了，那個時候。』

接着他又埋怨自己：

『老想着這些個做什麼呢！如今，……』

如今——他忽然記起了一件什麼禍害。五成着急，五成懊悔——把胸口塞得滿滿的。他覺得他用錢的手太鬆。他怎麼也得節省一下。他怎麼也得弄一筆錢來對付端午。於是他重新又跟十爺談到那些正經事。

『何雲蓀那傢伙狡猾得很。就是跟我談成了——也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華幼亭那塊一定要請你想下子法子哩。十爺，十爺，嗯？你不做得他是不放心的。』

十爺祇歎着氣回答了這樣的話：

『好罷，我去試試看罷。不過我的景況也是！——上回子代你還了那筆錢——我眞我眞——唉！』

唐啓昆用牙齒輕輕地刮着舌子。他感到貼了本似的，怪自己不該對十爺太恭敬。他憑他在官場裏混過一時的經驗，知道他實在做錯了點兒事。嗯，一個人客氣不得。你越對他多禮，他越不買賬。你一大聲大氣的，他倒乖乖地依順起來。

晚上跟母親談起十爺的時候，他於是用了批評屬員的那種氣派，拿手掌很很地拍着桌沿：

『眞是該死！……十爺這個樣子眞不成話，眞不成話！』

『怎幹，怎幹？』大太太全身都來了勁，湊過臉去逼緊着嗓子。『他又出了什麼玩意頭啊？』

兒子右手着急地搖了一搖——『不是！』又去敲他的桌沿：

『十爺太對我不起，十爺太對我不起！』

五二子正在那里寫仿。那支『小大由之』一給擱到紙上，她舌尖就頂出到嘴角裏。大人們的話她似乎全沒聽到，祇有在蘸墨的時候——拖筆拖得很久，光閃閃的眼珠很快地轉動着瞟她爹幾下。

那兩母子在那里奇怪着：怎麼連十爺不肯幫忙。大太太疑心到十太太：

『說不定是十娘搗的鬼。』

『十太太說爹爹不好，』五二子把筆臨空着，臉子稍爲側過點兒來。『十太太說——嗯，嗯，「我們家那位二少爺呀——」嗯，嗯，「沒有一句話靠得住的」。十太太說我們花了他家好多少錢。……』

祖母眼睛看着爹爹一直沒動，這里把嘴唇一縮：

『你望望瞧！』

唐二少爺可滿不在乎，有點嫌五二子多嘴似的：

『我曉得。』

他祇着急錢的事：要不攪什麼五六千塊來——那簡直不得了。他想要請母親再切切實實跟十爺談一下。十爺向來承她老人家的照顧，向來怕她，聽她的話的。雖着做娘的還盯着他，眼睛霎呀霎的，他知道她這還沒打定主意。他決計要把他娘兒倆中間一點小事先說一說妥當。

『我其實是爲的娘：去年子公上當了你的首飾——不贖不行。十爺祇當是我爲私：他不懂得我，糊塗嘛。你去跟他談下子才談得通哩。』

大太太看看五二子。五二子可滿不在乎的樣子在蘸着她的筆。她簡直比大人還懂事：肚子裏許多心思不叫放到臉上來。那些首飾——她一直替祖母耽心着：照爹爹這樣子花錢法，這筆家私怎麼也贖不同的。

『怎麼爹爹要用這許多錢嗄。一吃起飯來就是十幾塊。』

以前祖母在半夜裏把五二子喊醒來——跟她談過：將來她老人家這份私房準是這位孫女兒的。她老人家還說：

『往後就是你的陪嫁。』

孫小姐可把臉子鑽進了被窩裏，叫大太太瞧着這睞勁兒非常得意。於是祖孫小聲兒計算起來：在外面放着債的，一共有五千多，存在咸隆錢莊的有三千。這些數目連爹爹都不知道，都是舅公公經手拿去生利的。家裏人知道的祇是這些首飾。

『並不是我連你爹爹都要瞞，』大太太說。『的確是的，不能讓他曉得。你看，這些個首飾不是給他當掉了啊？……幸虧老太太給我的那一箱——你爹爹不曉得。』

這孩子雖然打了個呵欠，可是一點睡意也沒有：

『不能讓爹爹曉得。』

可是今兒個——『不贖不行』。這句話也在她們耳邊響着，還感得到他嘴裏呵出來的熱氣。

老年人歎了一口氣，似乎覺得自己把兒子逼得太厲害——有點兒不大忍心，又好像耽心着許久的事一下子解決了，叫她鬆了鬆勁。

二少爺一走出房門，五二子就放下筆，到房門口張張外面有什麼人沒有，悄悄地跑到大太太身邊。

『爹爹那句話靠不靠得住呢？』

『贖總要贖的哎，』祖母很信得過的樣子。

孫女兒嘴角往下一彎，埋怨地斜了大太太一眼：

『嗯！』

這一手——她老人家可沒想到。她等着這孩子的下文，眼睛四周的肉都皺得堆起來，好像對着刺眼的陽光似的。腦子裏忽然閃了一下那種不吉利感覺：她希望兒子不至於欺她，然而他在她跟前向來沒一句話做到了的。

她不願意想到這上面去，也不願意對五二子提起。要不然——她就會覺得自己空盪盪的抓不到邊，會覺得這世界太可怕。

『連自己親生兒都靠不住啊？』

接着又在肚子裏答：不會的。

五二子這麼不相信她爹爹，她老人家想到這是一家子裏不應該的事。於是她彷彿故意要撇開這些傷害似的，把臉掉了開去：

『你爹爹待我倒是……』

那女孩子堵起嘴來：

『你望着罷！……爹爹說的話——沒有一句算數的。』

（未完）